

6

雙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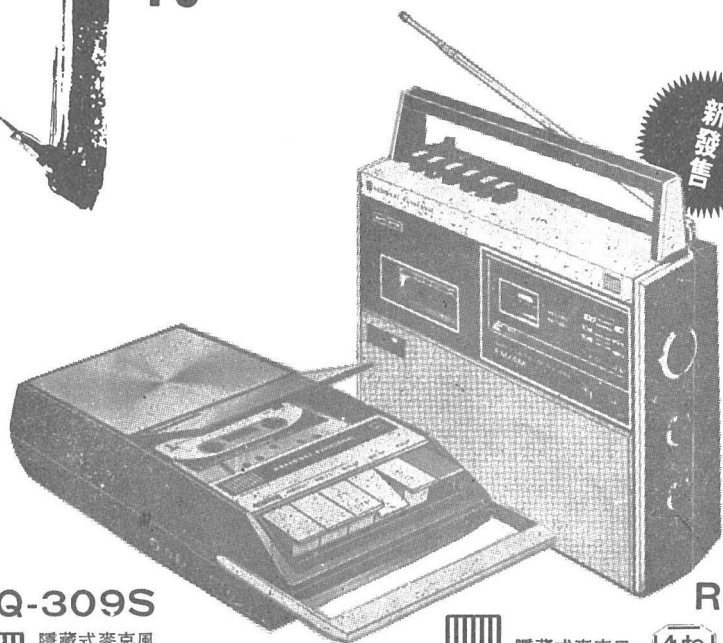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一日

書目
書評

**CRITICISM &
CATALOGUE**

不同凡響！

'73年新推出二大奇葩



RQ-309S



隱藏式麥克風
(BUILT-IN MICROPHONE)
感度最靈敏，隨時隨地都可錄音



自動停止切電裝置 (AUTO-STOP)
錄音或放音完畢自動切斷電源

●三種電源開動方式 ●錄音音量自動控制
●伸縮提把換用方便

RQ-434S



隱藏式麥克風



自動停止切電裝置



隱藏式FM/AM收音機

可享受全品種FM/AM收音機，同時可錄下您所喜愛的音樂
就寢前將開關定於“SLEEP”位置，可一邊欣賞錄音機或收音機，一邊安心入睡，到時自動停止切電裝置即可自動切斷電源。

入睡開關：

●自動錄音電平控制 ●FM自動頻率控制



國際牌FM/AM收音錄音機

國際電化商品股份有限公司 總代理
NATIONAL ELECTRIC APPLIANCE SALES CO., LTD.
57, PO-1 ROAD, TAIPEI TAIWAN, CHINA. TEL. 311833 • 311831 • 373186-8

書評書目 第六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九月一日創刊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七月一日出版

CRITICISM & CATALOGUE

JULY 1973

P. O. BOX 39-33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 1 •

發行人 洪 敏 陸
出版者 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編輯者 書評書目編輯委員會
社 址 臺北市博愛路57號(四樓)
信(稿)件請寄：臺北市
郵政信箱三九——三三號
電 話 三 三 三 七 六 三
劃儲戶 一 九 二 七 四 號
印刷者 協林印書館
臺北市貴陽街二段232巷4號
內政部登記證 內字第一七四號
臺政郵政管理局新聞紙執照 三三二二三號

國內	國外
每册	每册
一年(六册)	歐美地區
二年(十二册)	亞洲地區
新臺幣 六〇元	每册港幣 二元
新臺幣 一一〇元	一年期港幣 一〇元
	二年期港幣 一八元
	美元 〇·五元
	美元 二元
	美元 四元

稿 約

- 一、我們歡迎一切談書論書的文字，批評請就書論書，不要涉及人身攻擊。
- 二、短評和一、二千字的書評，是我們最渴望的，一般來稿請勿超過七千字，但特別的稿件不在此限。
- 三、文字請務必流暢。
- 四、截稿日期為每逢雙月一日，如在截稿期前寄達，當可在次月出版的本刊上發表。
- 五、文章不願被刪改的作者請在稿件上註明；如需退稿，請附回郵。
- 六、本刊稿酬每千字八〇至一二〇元。

國內總經銷
遠東圖書報社
地址：臺北市博愛路四十二號二樓
電話：三六四八七二

期六第 錄目 刊月雙 目書評書

版出日一月七年二十六國民華中

- (述論) 譯英經詩的 Pound 與 Legge 介論 [32] 洪添古
 (介評) 「擊衝的來未」評 [3] 國系張
 (介評) 「索何」評 [16] 燕柏林
 中的「THE HIDDEN DIMENSION」評 [46] 平必
 (介評) 譯
 (介評) 「論導學號記」評 [58] 峻基胡
 (介評) 「吒哪的裡榜神封」評試 [12] 原心丁
-
- (筆隨書讀) 書的忘難最本幾 [116] 軒亮
(筆隨書讀) 後讀「流交之化文西中與港香」 [25] 之幹盧
(筆隨書讀) 誤錯項一的中「論導學號記」 [66] 弘正林
-
- (稿特) 「變家」談 [81] 等鈞鼎王
-
- (評短) 員店和店書 [44] 青霍
 訪專界版出 [67] 寧榕程
 書新月兩 [120] 旂士黃
-
- (紹介家作) 緹章 [54] 瑜文崔
-
- (場市書) 「展書」看我 [29] 文康
 我與「評書」 [56] 痴白
-
- (載輯) 書讀不何 [114] 軒亮
-
- 引索評書 [I] 邁方
 後編 [127] 社本
 箱信評書 [128] 等城萬柯

賢統古：計設頭刊

楚菊王：計設面封

中汪：字題面封

「讓未來等一等吧」

張系國

書名：未來的衝擊

著者：杜佛勒

譯者：蔡仲章

出版書局：志文出版社

編號：新潮文庫七十八號

頁數：四百六十四頁

「地球上的居民不僅可以種族、國家、宗教、或

意識形態來區分，且可以他們在時間上所處的地位來

區分。當我們考察目前地球上的居民時，我們可發現

有一小部份人仍以狩獵或覓食爲生……另外還有部份

的人……以農業耕作維持生活……這兩種人合計約佔

全世界入口的百分之七十。他們是屬於過去的人。

另外還有百分之廿五以上的居民是生活在工業化的社會裏。他們是廿世紀前半期的產物，一方面在機械化及羣衆化教育的環境長大，另一方面却依稀的記得他們農業化的過去。他們是屬於現代的人。

此外，還有百分之二或三的人口，既不屬於過去，亦不屬於現在。他們處身於技術變動及文化變動的暴風中心，集中於聖塔蒙尼加、加里福尼亞、劍橋城、麻賽諸塞、紐約、倫敦、及東京等地，這幾千萬個男女都過著未來式的生活，這些未來生活的先驅者現在所過的生活，正是其他人未來生活的寫照。」

——「未來的衝擊」五十四頁

(一)

「未來的人」是杜佛勒先生的「未來的衝擊」一

書所討論的主題。「未來的人」和其他的人有什麼不同呢？依照杜佛勒教授的說法，「未來的人」的主要特色，是「他們已開始涉身於一種新的，加速化的生活步調中，他們比其他人過得更快。」這種「高速的生活步調」，因此是未來的人類的生活方式，也是引起所謂「未來的衝擊」的主因。

在我們進一步討論「未來的衝擊」的主要論點之前，首先必須檢討本書作者的哲學態度和他的分析方法。

有句老話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所謂「當局者迷」，就是當我們沉緬在某一個特殊的環境裏，往往爲面前的環境所迷惑，因此再也看不到別的事實，再也無法瞭解，除了面前的環境外，還有其他的環境存在。如果我們能跳出這個特殊環境，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一看，也許立刻可以發現，自己原先所執著的想法，並不一定絕對的真理。

美國的一些社會學者，往往犯了「當局者迷」的毛病。他們單以爲，美國社會所發生的問題，美國社會所產生的現象，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是人類社會共通的問題，共有的現象。這個看法，充其量只

是一個「假定」而已。杜佛勒先生所分析的「未來的人」，至多只佔全人類人口的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他們的問題，至少在目前，還並不是全人類共通的問題。因此，所謂「未來的衝擊」，至少在目前，只對這少數人有較大的影響。至於那百分之廿五以上的「現代的人」，尤其是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過去的人」，他們所面臨的問題，顯然截然不同。杜佛勒撇開這些絕大多數人的問題不予討論，只討論絕少數人的問題，這當然是他這位「未來學家」的偏好。就我們讀者而言，我們却不能不先明白，杜佛勒所討論的問題，現在並不是大多數人所面臨的問題，將來也不一定

是大多數人會面臨的問題！

那麼，杜佛勒爲什麼要大張旗鼓的討論所謂「未來的人」的生活方式呢？這背後也有一個假定，就是這種生活方式，將來勢必爲絕大多數的人類所接受。這個假定，又是美國一些社會學者的共同傾向。他們以爲，社會的改變是無可避免的。而且，改變的速度一定越來越快。最重要的是，改變的方向，一定是朝著所謂的「美國方式」(The American Way)前進。

因此，儘管在表面上，這些美國學者是自由主義者，種族平等論者，在骨子裏，他們仍是文化上的「大國沙文主義者」。他們儘管說得天花亂墜，其實只在灌輸一個觀念：「不管你們高興不高興，你們遲早會接受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生活方式，不錯，是有些問題。但是，這是未來的生活方式！所以，你們必須準備接受這未來的衝擊！」

以上所述可歸納成兩點：①「未來的衝擊」一書所討論的，是百分之三以內的人類的生活方式，以及這個生活方式所產生的問題。②「未來的衝擊」的基本假定，是這個生活方式，遲早會爲絕大多數的人接受。

我們讀「未來的衝擊」一書，必須認清作者的的基本假定，才不致貿然接受作者的結論。

其次，我們必須明白作者使用的「分析」方法，是所謂的「聲東擊西法」。杜佛勒基本上是一位通俗作家。爲了提高他的文章的「可讀性」，所以他引用了許多小故事，東拉一段，西扯一段，不明就裏的人，或許會欽佩作者的博學。但是，如果我們仔細閱讀此書，就會發現，他所引用的故事和他的論點，時常

並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

例如三十七頁討論「加速的推進力」時，作者先引了一個小故事：「一九六七年三月初，加拿大東部，一個十一歲的小孩因老而死」。這個故事，究竟和討論的主題——變化的加速——有沒有必然的關係呢？其實沒有。「小孩的早衰」只是作者隨便引用的一個隱喻。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作者所提及的許多新技術，有些的確已成爲事實，有些則仍是科學家們的幻想。作者並沒有嚴密指出這些「證據」的真實性。因此讀者若不細察，往往會爲本書的花樣繁多所震懾。其實這位「未來學家」往往沒有分開，什麼是「現在存在」的事物，什麼是「未來可能存在」的事物。因此，我們讀「未來的衝擊」，必須時常提醒自己，書中有許多地方不過是作者自己的猜測，不可盡信。尤其不可爲杜佛勒先生聲東擊西的手法所惑。

(二)

其次，我們討論本書的主題——所謂「未來的衝擊」。本書最可信也是最精采的部份，是作者對「一時性」的分析。

「一時性 (transience) 乃是每日生活裏的一

種新的「臨時性」。它是一種非永久性的感覺……在今天，這種非永久性的感覺正愈來愈形尖銳……我們全是「一時性」時代的居民。」

——「未來的衝擊」六十一頁

的確，在今日地球上某些大城市裏，已經出現了「一時性」的時代。物品一用即棄。人們不斷更換汽車，衣物，公寓，職位……人與人的交往關係，也逐漸「一用即棄」。人類關係的持續期間，逐漸下降，人爲了「趕上時代」，必須不斷的吞噬「情報」，消化「知識」，以保持自己「不落伍」。至於人在組織之內，也成爲「一用即棄」的角色。今天，甲可能擔任某個職位，明天，他可能已轉移到另一職位，乙代替甲原來的職位。類似這樣的「組合性的人」，的確可以代表某些大城市的人們的生活方式。

作者在分析了「一時性」之後，接著討論「新奇性」——未來社會的另一特徵。「新奇性」可說是現

代商品的一個特徵。在大量消費的社會，為維持人們大量消費的傾向，商品必須不斷推陳出新。因此，商品的「一時性」和「新奇性」正是一體的兩面。

除了商品的新奇性外，作者又對「科學的進行方向」，「經驗的工業」以及「破裂的家庭」做了許多大膽的預測。在這幾章裡，充滿了道聽途說的論斷。作者的科學知識，似乎並未超過「時代雜誌」科學版的範圍。我們對他這些大膽的預測，必需抱著相當保留的態度。

「未來的社會」的特性，除了「一時性」和「新奇性」之外，作者以為還有「多樣性」。所謂的「多樣性」，意指人們可以隨心所欲，選擇各式各樣的生活方式。依照作者所說，「未來的人」可以在許多「次文化」內，隨意選擇適合他自己個性的次文化。

但是「未來社會」表面上固然多采多姿，事實上並沒有那麼多的生活方式，可供人們自由選擇。而且一旦「生活方式」本身變成「一用即棄」的項目時，「生活方式」也不能再成爲一個可依賴的對象。杜佛勒自己寫道：

「……即使（一個人）選擇了一種次文化或生活樣式，他仍然保留著自我的某些部份。他順應著這個集團的要求，並且獲得了這個集團所予他的歸屬感。然而，這種歸屬感跟過去的，已大不相同了，他秘密地在準備另起爐灶……從這點看來，每個集團的會員資格皆祇是表面性的。他經常停留在『無所隸屬』的狀態下，而當他對集團的價值和樣式，缺乏強烈的隸屬感時，他無法獲得一種明確的標準，以作爲面對『選擇過多』時的決定根據。」

——「未來的街琴」三〇三—三〇四頁

換句話說，在『未來的社會』裏，所謂的「次文化」，所謂的「生活方式」，都和服裝的樣式一樣，成爲隨時在改變、一用即棄的東西。因此，這樣的「次文化」，並沒有永久性。從表面上看來多采多姿的未來社會，雖然提供了衆多的選擇機會。但是人們所

能選擇的生活樣式，只有「表面裝飾」的用處，而且隨著時尚而改變。這樣的「多樣性」，因此只是表層的「多樣性」，骨子裏仍是均質的。而人們表面上似乎擁有無限的自由，其實只有隨俗飄流，並不能運用他們的自由，真正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

(三)

以上所描述的「未來社會」，相當契合現代某些新都市的社會狀態。但是這樣的「未來社會」，是否令我們嚮往不已呢？如果我們仔細研究目前這些城市居民的生活狀況，我們不能不說，這不一定是人類所要的。杜佛勒也明白這一點。他在「適應性的界限」之中，提及人類對不斷的變化，有生理層面和心理層面的適應限度，如果超越了這個限度，不僅個人可能崩潰，整個社會也可能崩潰。

奇怪的是，在描述了「適應性的界限」之後，杜佛勒所提出的「生存的策略」，並沒有推翻這個（可能是病態的）未來社會的藍圖。相反的，他只指示了一些如何適應變化的「急救術」。例如他提及，如何減少變化對個人生活的衝擊；如何訓練完全具有「組

合性」的年輕人，使他能適合任何未來的狀況；如何控制技術的發展；如何利用「社會未來會議」，決定社會發展的方向。換句話說，杜佛勒根深蒂固的想法，仍以爲這樣的「未來社會」，一定會出現。因此個人只好設法適應這種未來的社會，並不能根本改變未來的社會。

就是因爲他潛意識仍認同於美國式的生活方式，所以杜佛勒根本沒有意思要改變這種加速的生活方式。雖然他指出了「未來的衝擊」的嚴重性，但是他仍認爲這種衝擊是無可避免的。所以，他只教我們如何避免過度緊張的生活，如何適應未來的狀況。一言以蔽之，他認爲

「變動是人類所必要的……變動就是生活的本身

。但是，沒有目標、沒有節制，猖獗無度的變動不僅會侵害著人類的生理防衛，同時也會破壞了他的決定過程——而此種種變動乃是生活的敵人。」

這段話似乎無懈可擊。如果猖獗無度的變動，對人類有害，那麼唯一的途徑，就是控制變動的速率。但是，杜佛勒並沒有指出，變動的方向是否應該大幅度的修改？如果變動的方向改變了，我們是否可能有截然不同的新社會？杜佛勒筆下的「未來的社會」，無疑是目前美國社會的延展。如果只是延展美國式的生活方式，所謂「控制變動的速率」，也無非是控制每年消耗可口可樂的數量，每年生產新車的數目而已。這種生活方式的本質，又何嘗改變了呢？

杜佛勒所說的「預想中的民主制度」，也是美國式的民主制度的延展。他以為「在有關未來的問題上」，可以利用「持續性的公民投票」來解決。換句話說，他仍遵照美國社會學者一貫的「壓力集團」的構想，以為由不同的壓力集團，例如「工業界、勞工、教會、知識份子集團、藝術界、婦女界、種族及宗教團體、學生團體」等所組成的「社會未來會議」，可以解決社會變動的種種問題。但是前面我們已經說過，所謂的「次文化」，不過是另一種「一時性」的流行玩意而已。在基本上，所有的壓力集團，仍共同遵奉著「美國生活方式」的神明。因此，即使杜佛勒所

說的「預想中的民主制度」在美國成爲事實，也不過能緩和各壓力集團間的衝突，減緩變化的壓力而已，對所謂「未來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美國式的生活方式」，本質上並沒有多大的改變。

因此，如果我們細讀「未來的衝擊」一書，應該可以體會到，它所說的「明日社會」，就是「美國社會」的翻版。它所說的「未來的衝擊」，也就是其他的社會逐漸改變爲美國式社會時，所可能遭遇到的「陣痛」。它所說的減輕未來的衝擊的辦法，也就是使這轉變過程能順利進行的方法。

一言以蔽之，「未來的衝擊」，等於替「美國式的生活方式」，做了一次更富技巧的推銷工作。

(四)

因此，我們必須問：是否這種美國式的生活方式，是否這種高速的生活步調，就是未來的唯一生活方式？是否「進步」的唯一指標，就是向這樣的未來社會邁進的程度？

杜佛勒自己也寫道：

「正如個人可從不同的生活型態中，從事自覺性的選擇一樣。今日的社會，也能從各種不同的文化型態中，從事自覺性的選擇。這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現象。」

——「未來的衝擊」四一四頁

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價值指標。它們所選擇的未來社會，也不相同。但是這種選擇，必須是在美國式的未來社會之外的選擇。如果一旦接受了美國式的未來社會，那麼所謂的選擇，不過是可口可樂或蘋果西打之間的選擇，福特汽車或別克汽車之間的選擇而已！這種選擇，正如唐吉訶德向風車衝刺一樣，面對的是一個虛幻的目標。

其實每一個國家，現在都面臨了一個重大的選擇。這個選擇就是：是否要接受這種「一時性、新奇性」的生活方式？還是根本上就選擇了其他不同的途徑？

對於杜佛勒，這個問題已不再存在，因為他是美國人，他已接受了這種生活方式。他又是「未來學家

」，他所關心的，只是這佔人類總數百分之二、三的「未來的人」。

對於我們而言，這個問題却有其迫切的意義。我們一方面「全面發展經濟」，一方面又「復興中華文化」。我們在實質上向美式的生活方式邁進，在情感上又眷戀著中國式的生活方式，不過在這兩方面應該多做一點協調的工作。

再說，在臺灣究竟有多少「未來的人」呢？如果照杜佛勒的定義，倒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屬於「過去的人」，也許有百分之十幾的「現代的人」。「未來的人」，究竟是鳳毛麟角了！也許，只有臺北某些高級住宅區裏的人們吧？

生活在「過去」的人們，並沒有能力奢望「未來」。《未來的衝擊》一書能翻譯成中文，固然是好事，增加我們對所謂的「未來社會」的了解。但在另一方面，也顯示了我們毫無保留的「現代化」的弱點。因為「未來的衝擊」在美國是暢銷書，所以我們就立刻譯成中文本。但是人家所討論的，是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二、三的少數人的問題。大部份還都是「過去的人」的我們，又何須將目標指向這樣的「未來社會」

呢？

世界未來的真正問題，還是國與國之間的貧富差距的增大，以及人與人之間的貧富差距的增大。一個所謂的「發展中」的國家，即使採取了美式生活方式，大步邁向「未來的社會」，其結果，恐怕也祇是產生了百分之幾的「未來的人」，而他們和在同一個社會的「過去的人」，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國家和所謂的「已開發」的國家，其貧富差距也越來越大。

我國「經濟起飛」，已經有好幾個年頭了。這些問題，也越來越嚴重。農業發生危機，漁民、礦工、鹽民、勞工……的生活都有待改善。因此，我們的當前急務，是如何妥善運用現有的資源，如何制定合理的經濟發展政策，如何將工業技術，運用到改善「過去的人」的生活上面去。

至於那「未來社會」，我們可以大膽的說一句：讓未來等一等吧！
一九七三、四、五

本社電話·333763

大地新書預約

社址：台北市安東街
309巷8號之一

① 大荳田裏放風箏

雨 僧著

雨僧的散文文字洗鍊，感情真摯細膩，她洒脱的創造出一個揚着歌聲、笑聲、樂觀、光明的一生。

② 蛇

朱西寧著

朱西寧是文壇重鎮，一篇作品一個里程，一部書一個高峯，「蛇」是朱西寧最新的短篇小說集。

③ 月亮的背面

季 季著

「月亮的背面」是人性的背面，它發掘了人類內心隱蔽的感情。這是季季的短篇小說集，她近年來的力作均收集在這裏。

①號定價26元，預約18元 ②③號定價各28元，預約各20元。七月十日截止郵撥戶19252號（郵票通用）

大地出版社

試評

「封神榜裡的哪吒」

註

丁心原

一個古老的章回體小說，却以具有新意念的姿態，重新被創造了出來。

作者奚淞從封神演義裏挑出了哪吒的骨架，另外賦予血肉和個性；更透過這個形相，表達了一些足以令讀者深思的看法。

像九灣河裏的水一般，這個故事藉着太乙的回憶，哪吒的托夢和四娘的追述，汨汨地流了出來。作者主要想表達的，包括

了個人在環境束縛中的掙扎，內心自我追尋式的探求，和對人生價值的估價。

哪吒註定了將付出極大的代價來尋求真我的命運，是導因於他從出生起，便具有異乎常人的秉賦。對於這種天賦，父親「由嘉許變了冷然的臉色」，「在淡薄的鼓勵言辭的背面，有異樣的神情」；而母親於撫愛他之餘，「在快樂中，隱藏着她自己都不願意看見的不安」。對於哪吒出生時一切異常的景象，和他稍長後異於一般兒童的力氣，父母親敏感到一些潛伏的不祥感，他們只能以逃避的方式，不去正視哪吒的特殊，而竭力以自己的想法來塑造他，勉強他走上一般人所認許的正軌——將仕之途，這就是常人應付問題的一貫方式——逃避。哪吒努力朝着父母的希望去

做，却時時在矛盾及痛苦中，不停地掙扎着。

這一切潛伏着的不安明顯化，就是哪吒心底殘缺的形成。他超人的力量是他無法迴避的缺憾。他無法控制自己，心底有着對血腥的憧憬，儘管「我多麼愛那些天空飛着的雁，林中無罣礙的獸，和我曾經有過的一些同伴。」可是「鳥獸成了屍體，同伴不是被我的力驚走了便是受到傷殘，我簡直不能測度出我有多大、多強、背叛我的、我自己的膂力。我的心在身體的經歷和磨鍊中漸漸定型，那形狀如果不是意味着殘缺又是什麼呢？」於是他嘗試着

尋求解脫：「愁煩的時候多看天上的雲」，「用這種凝望來計算什麼事也不作的時間，有時竟忘了自己正在長大，恍恍惚惚地感覺到了快樂」。然而他失敗了。他「忍不住要去嘗嘗使大力得到鮮血的滋味」，「只要是活着的東西走進我的內裏，便成了死亡」。最終，他只有以肉體的生命作為代價，來彌補這種因殘缺所造成的不幸，和平撫因愧咎而造成的不安。

這一切不幸的根源，歸之於命。哪吒生於丑時，而在封神演義中，丑時生是犯了殺戒的。奚淞根據這點予以發揮，對命運提出抗議。封神演義的混天綾，在這裏轉形為紅紗巾，作為一種束縛，同時也是血腥的象徵。它隨着哪吒而生，當它在河中漂離哪吒時，也就意味着他註定被暴力所控制的命運的解脫。

另外一個完全由作者塑造出的人物——四猥，完全達到了陪襯對比的功用，表面上「一美一醜；一強一弱；一個高貴一個卑賤；但哪吒犯了血的罪，使得他在實質上殘缺一如四猥的外表——儘管四猥一直崇拜他如神明。這幾個具象在意念上的象徵，是作者精彩的手筆，然而安排了另一次更大的犯了血的罪案，來作為哪吒解脫的關鍵，難免令讀者迷惑這究竟是幸或

不幸，更難免要埋怨命運的作弄了。

哪吒結束了本身與塵世的孽緣之後，才發覺世上還有太多的苦難和不公平。這一點，我認爲是奚淞所想表達的最嚴肅最深入的主題。那些窮人，那些爲了生活而出賣色相的婦女，如果真有一種大滿足出現，他們將不再爲生活所困，然而怎麼可能達到這種天下皆圓滿的境界呢？於是有人註定要受苦。戰爭所帶來的苦難，「成千的屍骸、嚎哭的婦孺、旋飛的兀鷹——這是爲明天的世界奠基，可是明天的信仰又是什麼？」令人懷疑甚或否定戰爭的價值，然而戰爭總是不可避免的，這種人類本性所造成的缺憾，正是哪吒本身殘缺的擴大，哪吒犯了殺戒，人類不也是嗎？他爲自己惋惜，也爲全人類抱屈。他自己尋到了解脫的途徑，但人類的這項殘缺有彌補的辦法嗎？這是個只有在沒有空間及時間的情況下，才變成無一處不和諧的世界。天穹的確很藍，而天穹下的事物却遠不如那片藍色來的美好。奚淞留了個問號給讀者，因爲他自己也找不到答案。

哪吒本身很矛盾。他得到解脫之後應該快樂，可是他仍在哭泣，仍想加入世間的不完美裏；只因爲他在獲得小我的超脫之後，却無能爲力於人類大我幸福的謀求。因此最後他作的選擇是在永生池邊作一朵蓮花，以一個有生命却無意識的形相作爲靈魂的歸依，仍舊屬於塵世，却不再介入任何的紛爭了。這有點像所謂歸隱式的作風，尋求個人靈魂的超脫。

總而言之，哪吒有意義地重生了。奚淞給予這篇作品一些很美的畫面，很凝重的氣氛，和很深的寓意，儘管有些小疵，仍是一篇很有潛力的小說。

一九七三、四

註：「封神榜裡的哪吒」，奚淞的短篇

小說，原載四十四期「現代文學」

（民國六十年九月出版），後收入

鄭明埏主編之「六十年短篇小說選」

（大江出版社印行）。

評西方文壇的

林柏林燕

梭爾·貝羅 (Saul Bellow) 的小說「何索」 (Herzog)，於一九六四年由海盜出版社 (Viking Press) 出版。(此海盜社偶而亦從事於名實相符的盜印行爲。) 一九七一年始由顏元叔、劉紹銘二位合譯成中文交今日世界社出版。這本書在國內並不轟動，事先也未見連載，一開始它就以單行本出現。不過，對於梭爾貝羅其人及其早期作品，諸如「擺盪的人」、「抓住這一天」，此間都有了譯本 (晨鐘和新風)，何欣、鄭臻二位也都有過譯介。但對於梭爾貝羅這本近期的傑作「何索」，除顏元叔先生那篇「淺談何索」發表於幼獅文藝，對其寫作技巧、故事內容有扼括性的介紹之外，真正討論「何索」的，迄今未見。

其實，何索是一本相當耐讀而頗具現代意識與趣味性的小說。就以梭爾貝羅本人諸多作品當中，無疑的，「何索」是最佳代表作。「擺盪的人」雖係梭爾成名之作，但與「抓住這一天」等，嚴格說只是「何索」創作上的雛形，而集作者才華之大成者，則非「何索」莫屬。

作者梭爾貝羅是當代猶太籍的美國作家，屬於傑出的新秀一代，其在美國文壇的地位可謂多方注目，逐漸看好之中。由於何索的小說形式與情節結構，它可能不適合大眾化的連載，由於「何索」所塑造的是一個兼歷史學家、大學教授、哲學家、人生評論家、婚姻評論家、政治社會評論家於一身，而且還帶點不失其赤子之心與色情狂的高級知識份子，腦海中子虛烏有的批判意識；因此個人稱它為牢騷小說。——一本書皆趣的牢騷小說。

何索其人的故事，對何索這本小說而言，只是附帶的思想背景。以四六八頁，約四十萬字的篇幅而言，其故事、人物可謂相當簡陋：

「索何」說小騷牢

與馬德琳離了婚的大學教授何索（已是二度離婚），無所事事，偶而跟女友鬼混。那一天何索離開紐約，擬往瑪薩葡萄園的友人家（故事開始），到友人家又即返紐約。（有如蘇東坡一次夜訪友人，結果中途興盡而返。）第二天，女友拉夢娜約她幽會。過兩天，何索突然心血來潮，帶着手槍，心有未甘地到芝加哥找馬德琳和她的情夫蓋斯伯。（在潛意識裏，何索不服這位搞大眾傳播的，能優於自己這位大學教授。）何索夜伏窗外，看到蓋斯伯正替他女兒朱妍洗澡（何索與馬德琳之女），也看到馬德琳在洗碗，一家人正享「天倫之樂」哩，何索報復之念頭全消。（由此可見何索赤子之心，夜潛伏窗外，窺伺他人，身帶手槍種種，可顯出其文人的不穩定性。）翌日，他託朋友把朱妍接出來，帶她去兜風，聊盡思女之情，未料出了車禍，何索還受了輕傷。（窩囊至極）警察因他身帶無照手槍，把他拘留在局裏，結果還引出了何索最不願意見到的馬德琳來，非得由她來證明何索是「什麼玩意」，證明朱妍是何索的什麼人。何索受盡霉氣，最後還是何索的哥哥保釋他。（大學教授的頭銜不管用，何索的學術地位根本與警察局無關。）何索在百無聊賴之下終於飛回東部的露德村之本居地。（大概從此可以埋首於學術工作矣。）

以上前後情節不出四、五天，其小說活動地點，雖由紐約、瑪薩、芝加哥所串組而成，事實上其真正的活動地點，大多在於何索這個人物的大腦。而其活動內容，可歸納成兩類：一是回憶，二是批判。（批判自己，別人，一切的一切。）回憶是對故事的交待，大致上說，在與馬德琳結婚之前，何索與馬德琳之間有個日本女人綾子（指其回憶內容而言）；在與馬德琳離婚之後，何索與馬德琳之間有個花店老闆娘拉夢娜。因此在小說結構上，回憶分成婚前、婚後、離婚三個架構，而真正的情節，在於

離婚後，前半部，只是回憶。由於大半部是回憶，其小說人物的故事發展極其單純，而作者把敘述的結構次序整個打碎，以便何索這個人物的批判意識與回憶可以隨時交揉在一起，作一種四散放射式的奔放，等於是介紹何索這個人物所思所感，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而不是何索這個人物的故事。論故事本身毫無感人的地方，一個平凡的，婚姻失敗的大學教授，寂寥、自我嘲諷，衆多批判，加上一點情慾的衝動，如此而已。然而，何索的批判意識，對於今天西方文明之下的高級知識份子而言，何索等於能搔盡衆癢的代言人。他那種帶着悲憫、尖刻、憤世、自嘲、幽默的批判，讀後直接襲來的感覺以痛快形容而猶感未盡。痛快於其文筆的犀利，淋漓細緻；其感觸的敏銳，猶令人戚戚然。其批判意識的背景，可說是西方文明與社會之下所產生的。「何索」這個人物的思想正如何索這部小說之結局未有結局一樣，作者無意於把何索的思想定「型」成「家」，或成「鐵定」之論。這是「何索」這部小說可貴的地方，這也是小說與論文最大的分野。主要的，作者能把這些瑣碎而廣泛的批判，溶合在何索這個人的背景，情況，身世，生活裏，做一

個穿插交揉的映照與反映；而純粹的論文在這方面只是懸空的理論而已。換句話說，即使像白鯨記（*Moby Dick*），有三分之一在炫耀作者豐富的海洋知識，讀來可厭；像「鏡花緣」，作者太喜歡賣弄其詩詞造詣，這些都是小說的敗筆。而以一個大學教授作爲小說人物的何索，儘管這個人物學識豐富批判廣泛，却無此敗筆，這是相當不容易的。

幾乎對於政治、社會、歷史、人生、婚姻；何索都有所挑剔，處處有他的見解。他給艾森豪總統寫信，給州長部長寫信，給其他教授名流寫信（多半即與式的信，寫而未寄出；顯然作者用這種方式來表達何索的思想），不管識與不識，他都有他的觀點。在讀者而言，除非能真對西方文明及其社會（大部份指向美國。）有充分的認識與了解，便無法體會何索這些批判意識的真正價值。不過，文藝並不局限於這種狹窄的現實對象，「何索」也不是如此膚淺之作。因此站在純粹小說鑑賞的角度，看看何索這位歷史學家，神經質地發表其人生、歷史、婚姻面面觀（事實上，「何索」若非小說的話，可以此標題命其書名）確是相當動聽的。其批判思想正如何索未完成之許多學術

論文一樣，令人感到片斷的可愛，而非系統的偉構。全書充滿了即興式的嘲諷與感喟，於是從整個情節看起來，要不是何索這個人物的大腦有它精彩的天地，其情節是相當沉默的。此所以個人稱它爲「牢騷小說」原因之一。

小說以派別而言，有寫實、有浪漫等；以主義分有人道主義、自然主義、存在主義等；以性質而言，有抗議小說、心理小說等；却沒聽過什麼「牢騷小說」。但這絕非什麼「貶詞」，事實上所有的文學作品或多或少，都是由於作者鬱結的牢騷而產生的。即使敦厚如「詩經」，亦多「可以怨」之作；屈原的「離騷」更是中國文學第一篇牢騷之作。杜甫是對當時的動亂與民生疾苦發生牢騷。托爾斯泰是對當時的農奴制度發牢騷；德萊塞是向美國初期的工業社會發牢騷。「少年維特的煩惱」是向失戀發牢騷，海明威向戰爭發牢騷，而芥川龍之介則乾脆向生命本身發牢騷。可是，我們不直接稱以上作品爲牢騷，很明顯的心理因素，是由於牢騷一詞太過狹窄，無法概括它們。主要的這是文學形式的表達問題：

屈原以至於芥川，他們都另有其優美的文學形式

，但何索却以直裸裸地發表牢騷的方式，變成一種主要的表達方式，（尤其用寫信的方式來表達，在小說裏本是無可奈何而要不得的，但何索大量寫信的表達方式，反而變成一種風格，這是極爲有趣的。）於是，在何索的「牢騷信」滿天飛之下，舉凡政治、社會、歷史、人性、婚姻、性愛、哲學、科學、以至於女人、服裝等，何索的批判，像一把犀利的刀，四散式的，即興式的在剝割，不像具有統一性之美的主題，而變成嘮叨的主題。（小說風格當然是統一的）此所以個人稱之爲牢騷小說的原因之二。

以狹義而言，所謂牢騷，乃是指何索這個小說主人翁的「Type，一種 Model」。托爾斯泰，海明威都有牢騷，但表達在作品裏，這些牢騷是隱而不現的。他們所塑造的小說人物，沒有何索這類喃喃不休的典型，也沒有何索那種高級知識份子喋喋不休的悲劇感。換句話說，何索是一部直接把牢騷以牢騷的方式表達出來的作品。這是個人稱之爲牢騷小說的原因之三。

那麼，這些牢騷從那裏來？從表面上看，是客觀環境使然；也就是今天西方文明到處呈現不平衡與混

亂衝突的環境，反映出一個知識份子身心不平衡之下與現實及傳統摩擦的悲劇。而這個摩擦，在小說題材的處理方面，作者却以何索的婚姻失敗、現實失意作為整個牢騷的爆發點。乍看好像由於婚姻失敗，個人失意，而終於禍延政治、社會、歷史、哲學、女人等，甚至也禍延埋在土裏的死人，何索也不放過地加以批判為「發赤發青」。是的，何索婚姻失敗；妻子對他「不服」（妙在以離婚代替上訴），不服他的學問（因為妻子的學問也不弱，尤其對俄國文化方面頗有造詣，且能在房事之後即刻閱讀百科全書）也不服他的肉體（乏善可陳，有時還很「自私」）。在魅力上，一個學問淵博的大學教授反而搞不過一個口若懸河；近乎江湖郎中搞大眾傳播的；在學術上，何索也不是什麼第一流的貨色。最後被警察扣留的那一段，居然還把何索當作恐怖份子看待。從瑪德琳這位前妻的口中，何索更被形容為一文不值，不成東西，於是何索失意了，因此牢騷頻頻。以上，只是從故事發展的角度去看。顏元叔先生說：「何索的問題不出在學術上，却是出在婚姻上。」這是指其故事發展的外在動機（external source）而言。如果我們把「何索

」看成是一部探討婚姻的小說，那將大錯特錯。因為作者只是選擇了「婚姻失敗」，作為故事可以向前推進的題材而已。易言之，何索縱然婚姻不失敗，甚至是一個從未結婚的單身漢，而作為一個西方的高級知識份子，作者還是要假藉何索去表達作者的內在牢騷（internal source）的。

對於何索，顏元叔作了一個發人深省的結論：「作為一個現代西方知識份子，何索喪失的不僅是一個女人而已，他喪失了整個社會。」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欣賞角度。事實上，企圖追究何索這個小說人物的牢騷頻頻，在社會上對他自己有何不良後果，這本非文藝欣賞最佳的角度。換句話說，何索的為人可與不可，根本不是文藝的主要任務，除非小說寫得像「閱微草堂筆記」那樣善惡分明，因果必爽。是的，何索從警察局出來之後，已決定不再寫牢騷信，不再批判，不再嘮叨，但這是小說手法的收尾結束而已，在骨子裏何索四十萬字什麼牢騷都表達完了。如果說何索的主題是因為怕喪失社會或有何不良後果，而勸誠人不要發牢騷，不要嘮叨的話，那麼何索一書根本就不必出版，或以三國演義中「擊鼓罵曹」這一段短短的文

字，也就收到主題效果了。因此，個人認為「何索」的主題，在於牢騷本身。這些牢騷的內容，就是主題。「婚姻失敗」、「不再牢騷」，這只是題材和手法。

所謂牢騷，狹義言之，即純屬個人事件不平之鳴。這種不平之鳴，最後所喪失的豈只是社會而已，也可能是老命一條。三國演義中的「擊鼓罵曹」是一段牢騷文章，平劇裏的「擊鼓罵曹」，更是一齣「牢騷戲」，表面上禰衡似乎義正詞嚴，其實，以講究自我推銷術的今天（毛遂自薦的現代化），擊鼓罵曹應該是最惡劣的推銷術。儘管胡少安那三通「夜深沉」的擂鼓擊得分外激昂，但禰衡那種罵盡曹操手下人爲飯桶、酒囊、肉袋、衣架；別人只配去牧牛、放羊、看墳，而天下之大儼然捨我其誰的狂妄，可謂慢死有罪。如果說何索的牢騷也是禰衡式的牢騷的話，也就沒有多少欣賞的價值了。但「何索」却不是這樣膚淺之作。

在這裏，個人認爲稍微分析一下古代東方知識份子與現代西方知識份子之間的內涵，責任感與自我意識之差異，似不失爲了解「何索」的另一條途徑。（古代東方與現代西方，在比較上無何可以對比之處，

個人所以如此相比，於緣現代西方仍沿十八、十九世紀之文明而來；而現代東方仍保有其傳統而來；却不願作短兵相接之對比。）這個題目太大，我們只能籠統地說：古代知識份子在「學而優則仕」、「非仕則隱」的兩大內涵之下，其責任感，仕則治國濟世，以至爲生民立命，爲天下立心；隱則膽爲口說，發爲著述。而兩者皆重自我對「歷史祖先」而言的自我完成，也可以說，這種自我完成由於春秋大義以及倫理傳統，使他們更重誠正修齊的一種自我意識。因此，不管仕與隱，他們的牢騷大致上都與個人際遇及當時政治有關。我們不妨拿屈原、司馬遷、韓愈、蘇東坡和陶淵明作爲例子。這五個都有滿腹牢騷。（有牢騷的當不止這些）以牢騷而言，陶淵明、屈原的牢騷格調最高，蘇東坡次之，司馬遷純屬偶發事件（李陵案），而韓愈則可以說最沒有立場（非文學立場），純爲官運亨通與否所左右，似爲格調最低者。（至於禰衡的漫罵式牢騷，求官心切，終致喪生，已不在話下）這些人都跟政治有關，或被讒、或受刑、或被貶；「一肚子不合時宜」的蘇東坡最後被貶到海南島，貶就貶了，個人立場未變；韓愈因「諫迎佛骨」而被貶，

但立即在「祭鱷魚文」及一再上宰相書裏，作誠惶誠恐，知過能改狀，以求復官，是最無骨氣者。陶淵明是純粹的隱逸詩人，然其「桃花源記」及「歸去來辭」亦純粹對當時之政治而發。以上在解釋古代知識份子牢騷之型態。

然而，時至今日，由於學術的龐大，分類的細膩，國際關係溝通的密切（已非古代小國寡民的環境所產生的政治思想所能想像），加上民主與自由思想以及科學物質文明等。首先，所謂「學而優則仕」、「不仕則隱」的內涵沒有了。仕與不仕，變成純職業上的差異，與光宗耀祖無關，個人之成敗得失，甚至以金錢去衡量。國與國之間更重功利主義，實業鉅子或軍火商人往往亦能操縱西方之政治。在這種情況之下，西方知識份子之自我意識：則更偏向於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在尊重人權之下，甚至認為國家是為個人而存在，而且縱然想隱，也隱不起來，即使隱居深山，也得繳納所得稅；因此今天的西方知識份子可謂偏重在自我對「存在本身」而言的一種自我完成。

那麼，作爲一個西方知識份子的何索，他的牢騷是什麼？無疑的，它在探索今天西方文明社會中，一

個知識份子身心的不平衡（一種自我完成受挫的內在衝突）與整個人類的悲劇感。那麼，何索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呢？請看何索這個小說人物的自述：

A、有時，他不禁疑心起來，這究竟是不是精神崩潰的徵兆呢？但這並沒有使他害怕。他在第十七街租了一間小公寓，有時，躺在沙發上，他便胡思亂想，覺得自己真像一間個人滄桑史的製造廠。而自己的一生，從出生到死，都在這時一幕一幕的呈現眼前。他把心事記下：

〔我想不通。〕

把自己一生再溫一下，他發覺到這一生實在搞得烏煙瘴氣。他這一生，套用一句流行話，是完蛋了。但既然這一生本來就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完蛋就完蛋了，有什麼可悲哀的？躺在那霉得發臭的沙發上，他神遊古人，遠及十九、十六、十八世紀，最後從十八世紀裏想起一句自己極爲欣賞的話：

〔悲傷是懶惰的一種。〕

他臉貼着沙發睡着，繼續自我檢討。他算是聰明人呢還是大笨蛋呢？照目前情形看，他實在不能自認聰明了。其實，他性格也有精明世故的一面，只是他

選擇了朝白日夢的方向走而已。結果處處受人利用，處處吃虧。還有呢？呵，他掉頭髮了。……

B、他有妬忌心，但對競爭無特別興趣，故不能算是一個真正有偏執狂的人。那他學問怎樣？現在他被迫得承認，他實在不是一個怎樣了不起的教授。當然，他不缺熱心誠意，問題是，他這輩子永難成爲有系統的學者。他的博士論文，「十七、十八世紀英法政治哲學的自然觀」，寫得真是有聲有色。此外，他還寫了幾篇論文和一本叫「浪漫主義和基督教徒」的書。但自此以後，他所有做學問的大計，一個又一個的胎死腹中。……

他記下：「我的生命不是痼疾，而是一種永無休止的康復過程。是自由主義者中產階級的修正本，是進步之幻影，是希望的砒霜。」

以上兩段是了解何索的兩個重要輪廓。他的牢騷首先發自對自己的批評。他自己跟自己相對，絕不留情地批評自己的結果是：「對自己的靈魂，不敢正視。」但我們絕不能以爲何索是什麼精神崩潰的白日夢幻者。他只是流露一個教授的自嘲式的幽默而已。事

實上，他對人對己的批判，都出於極其理智。在這裏，我們無法把何索的批評逐一引證。但在這數十萬字的小說裏，何索這個人物以一個現代知識份子的眼光，一個歷史教授的學力，其批判的對象廣及政治、歷史、宗教、社會、愛情、科學、醫學等；我們看到他的心靈奔馳於古今之間，也看到他跟黑格爾、普魯東、盧梭、斯賓諾沙以至於美國總統，州長，名流以及更多的當代學者大事駁辯。（辯論雙方都是何索自己，好像下圍棋，身兼黑白，攻守包辦，更像屈原的「卜居」、「天問」，自我猛批猛問一頓，但何索却没有屈原的舉世溷濁我獨清那股清高狀。在小說手法上，以書信方式與當代人物駁辯，信寫而未寄，應是小說寫法之一絕。）

在這些衆多批判裏，我們要找到一個統一的結論是不可能的。因爲這只是小說，正如何索說的他不是一個成系統的學者。如果勉強要給這些廣泛的批評作一總體結論的話，那些只能說在今天西方文明的精神價值混亂之下，所有的宗教、哲學、歷史學、社會、愛情等，在何索的眼裏都危機重重，變得荒謬而都值得重新檢討。即使是女人瑪德琳，也是要不得的，因

爲她更是典型的西方文明之下的產物。反之，何索一再對於東方女子的綾子倍加讚賞，這不知是否作者的有意安排，但我們可以看出，何索對瑪德琳的種種無法承受，只能以「在性慾上爭雌雄真無聊」自嘲，也是相當辛酸的。

梭爾貝羅是有相當經濟感的作家，我們可以從「擺盪的人」看到一個經濟失敗者的迷惘與恐懼。在Money is everything的今日社會之下，何索也是受相當壓力者之一，加上靈魂的不安，何索則是更大，更多方面的擺盪人。當然，我們不會把一個小說人物的諸多批判觀點，予以認定爲具有正確性的主題或真理。但作爲一個東方讀者，却是不乏共鳴。儘管「何索」結構繁雜，但對那些沉悶龐大的有關西方文化文明之經院式鉅著而言，「何索」倒是要言不煩，條理清晰。讀「何索」，正如促膝面對一位歷史教授，娓娓向你發他的牢騷——婚姻的牢騷，歷史的牢騷，人生的牢騷，哲學的牢騷，社會政治的牢騷，以至於人類的牢騷，最後他還眞言不諱地談他因寡人之疾而帶來的要害之疾。當然，順便也把那個女人狠批一頓。這些眞可謂如泣如訴。在現實社會，說眞的，能像

何索這樣天真可愛，牢騷頻頻，頭頭是道的教授，也恐怕只有這位小說人物吧！

我們都是現代的忙人，請
讀每年從全國報章雜誌中
慎選的短篇傑作，是這一代
中國作家心智的結晶。

五十七年短篇小說選 隱地編

五十八年短篇小說選 隱地編

五十九年短篇小說選 隱地編

六十年短篇小說選 鄭明娉編

六十一年短篇小說選 思兼編

年度小說編委會主編。大江出版社印行。定價每冊18元。
• 優待本刊讀者一律八折。五冊合購優待價65元（含掛號郵資）。
• 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郵票通用。

「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讀後

盧幹之

曾任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羅香林教授，於其任職香港大學時之一九六一年（民國五十年）適為香港大學金禧紀念，那是一件富有歷史價值的事情，該校為擴大慶祝，特於是年三月間開始，直至十一月間有一連串的節目，諸如邀請英、美、澳及世界各地的學者來港講學等等，並出版羅香林教授著作「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雖為一小島，但却是東方之珠，已為舉世所矚目，其優越條件是由於交通便利，輪船遍航全球，空航互通世界各大城市，在以往，人們只知香港為一貿易市場，係貨物轉運站，或以為香港只是一個商業港口而已，所以有人說「香港無文化」、「香港是文化的沙漠」，可是事實並非盡然，我們讀了「香港與中西文化交流」一書之後，就可知香港對文化方面之成就與貢獻，茲將閱讀心得分三點縷述之：

(一) 作為中西文化交流人物之介紹

我們談中西文化之交流，自然要談到作為該項工作之人物，如歐美傳教士、中國留學生、中西文譯述者。「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一書，述及作為中西文化交流工作之人物頗多，要者有倫敦傳道會會士理雅各博士（該書封面圖片）及創辦西醫書院之馬禮遜氏，最早自香港留學美國之容闈，與在港協助聖經、四書五經翻譯及創辦中文報紙之王韜等。理雅各氏為英國蘇格蘭人，生於一八一五年，一八四〇年至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一八四三年遷港自任校長，英華書院為香港第一間正式學校，其功永垂不朽，彼矢志研習中文，曾赴穗及華中、華北及山東省曲阜孔子墓，一八六一年遂將所譯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依計劃於香港出版，英文之四書譯本，蓋自此始。復得王韜之助，又譯書經、詩經及易經與禮記、春秋左傳等。一八七六年，牛津大學設立漢學講座，理雅各為第一任教授。理氏並以英文撰作「孔子生平與教訓」、「孟子生平與工作」，此二書於儒家精神，多所闡發，享年八十有二，而卒於牛津，為後來國際研究漢學者所景仰。

容闈氏為廣東中山人，生於一八二八年，七歲時入澳門之馬禮遜紀念學校，後該校遷港，乃由該校資送容氏赴美留學，為中國之第一位留美學生。容氏留美時，既感能受大學教育，治高深學問；且了解美國民治精神值得效法，時思回國倡導洋務，促進建設，俾西方學術灌注中國，並將中國文化介紹西方。容氏於耶魯大學畢業後，即於一八五四年多返國實踐理想，中國登上維新科學之路，容氏之功不可埋沒。

王韜氏為江蘇人，生於一八二八年，一八六二年來港助基督教會翻譯聖經中文本，辭句淵雅，富古文辭氣息。彼號「天南逸叟」，人稱之為「紅毛狀元」。先是王氏在滬為西人傭書，後因上書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主張與西人和好，事為清軍所悉，嚴令緝捕，王氏為避禍，受西人介至港，即助理雅

各翻譯四書五經。王氏不但介紹中國學術文化給西方，亦將西人培根學說，笛卡兒學說譯介中國，後隨理雅各返英，曾在牛津大學以華語演講孔子學說，由理雅各以英語口譯，聽者感動，皆為鼓掌。王氏除致力於翻譯外，提倡洋務。一八四七年理雅各返英後，王氏譯務稍閒，乃創辦華文循環日報，自主筆政，其言論主張，影響與貢獻至鉅，故王氏之對中西文化交流實為一大橋樑也。

(二) 中西文化交流香港之地位

香港對中外交通佔有重要之地位，自唐宋時代始，九龍半島已為中外海舶之經行處或下碇處，故中外貿易之運輸，多以港九為輪轉。誠如故港督金文泰氏所說：「香港在中國地圖上不過是一個小點，然而因為它的海洋貿易，它却是一個世界上極重要的地方……」。而香港之能於中西文化發生交流作用，亦以中國文化界之在港傳播有以促成之故；加以英人統治後，雖然歐美各國人士紛至沓來，但居民仍以華人佔百分之九十以上，異國人士要了解華人，或想統治華人，於是對中國文化發生興趣與研習之必要。所以，香港能發生中西文化交流與滙合作用，其影響至大者，則為洋務運動與變法維新，香港處於放射作用，洪秀全、孫中山先生、容闕、王韜等之言論與思想，均孕育於香港，亦受西方基督教教義及西方文化之薰陶；而中國文化之傳介西方，亦由香港之英譯四書五經，由於涓涓不息之源泉，日積以富，故香港之於中西文化之交流，肇開風氣，有其不可忽視之功能也。

(三) 中西文化交流香港中文之新運

「漢學」之地位，在今天已成爲舉世所重視，英、美、法及各國著名大學，均設立漢學院，專門研究中國之文學、文化，以了解中國之學術，吸取吾人之儒家精神與優良道德，每年全世界漢學家雲

集舉行國際漢學大會，提出學術研究所得，共同討論。我們可以說：中國文化過去有其輝煌之歷史，今後亦將有其燦爛的前途。香港對於中文之發展，先是基督教會之英譯四書五經，後是王韜等之創辦華文中國日報，進而滿清滅亡遺老區大典太史兄弟、賴際熙太史等之避港，藉文酒之會，吟詩作賦，設「學海書樓」講學；再由港督金文泰氏之於港大創設中文系，聘賴際熙太史為主任，從此中文地位穩固起來了。現在的港大中文系，有鄧志昂中文學院、東方研究院（現易名為亞洲研究中心）。港大成立於一九一一年，中文系則成立於一九二六年，對於中國學者甚為重視，迄至目前，曾先後以名譽博士分贈胡適、許地山、錢穆、容啓東（現任中文大學副校長、崇基學院院長）等。一九六四年，以中文講授為主的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了，而一九七二年港府則宣佈中文為法定語文，至此，中文在香港更為人們所注意而發揚光大，吾人對於中文之新運，前途光明，可為預卜！

羅香林教授，任職香港大學歷十七年，羅氏於一九六八年自港大退休後，即轉任香港珠海書院文史研究所主任（珠海書院前身為廣州珠海大學，亦為教部唯一批准設立碩士班之學府），孜孜不倦地指導學生從事學術研究工作。香港為我國之一小島，由於我國版圖廣大，故國人對香港未加留意，自一九四九年國內學者紛紛避難遷港，而羅氏以其治史方法，發掘香港史實，除「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著作外，尚著有「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國父在香港之歷史遺蹟」，均屬圖文並茂，內容充實，讀者若能以此三書同閱，則於香港概況有所認識也。相信由於羅香林教授對香港史實研究之引起動機，隨其門下作研究之同學，將必有「香港之教會……」、「香港之教育……」、「香港之居民……」、「香港之生活狀況……」等作品出版。聞羅氏現正撰寫「香港與中國文化之關係及其貢獻」一書，若是，對於香港文化地位之提高，必有裨益，而羅氏對香港所作之貢獻，至大且鉅也。

附註：「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全書以道林紙二十二開本精印凡二百七十餘頁，約二十萬；另有英文提要四十頁及精美圖片五十二幅，承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資助，由中國學社出版（日本出版已將全書譯為英文本），該社通訊處為香港麥當勞道二十二號二樓。

我看『書展』

康文

我所以把書展兩個字用雙引號標住，只表示一點，它已經變質了。

筆者從有「書展」這項活動以來，幾乎總要前往參觀一番；使人痛心的是「書展」的水準似乎一次比一次「差」，就拿最近一次屏東書展來說，已經流落到只是似乎出版商集合起來擺地攤的地步，走進會場，到處都是使人眼花瞭亂的彩條，攤子上什麼都有，毛筆呀、字帖、玩具，負責人來回走動，自願自的聊天，訂價不比書店便宜，如果嫌貴，店員小姐杏眼一瞪：「誰規定書展就該便宜？」也難怪，不這樣，每天的場地租金賺得回來嗎？

「書展」的變質，原因很多，從最早的中華體育館「全國圖書展覽」（可以說是比較像樣的一次）以後，幾乎每一個地區的書展都掛過「全國」的字眼，使人有名實不符的感覺。

筆者對「書展」的期望甚高，因為它不但能把「讀書風氣」帶至每一個角落，還可以給參觀者比書店還多的選擇機會，爲了免於「書展」的讀者越來越少（目前只剩下青年學生），形式愈來愈低級，誠懇的提出幾項建議，或許對未來的書展活動不無好處。

場 地

紅綠紙條的招貼可以免了，還有一些店員爲了多銷出幾冊書，竟然大喊大叫，還高叫什麼「買一

送一」，依我看，賣書和賣豬肉畢竟不一樣，還是含蓄些好。

關於出版社的招牌，設計要新穎別緻，海報可以貼，但必須別出心裁。

在會場放置幾個盆景，點綴一下，更可使氣氛顯得高雅。

在攤位後招呼的先生或小姐，氣質很重要，千萬不可像某些態度惡劣的店員，抱着便當啃，旁顧左右，大聊其天，更是不應該。

書的選擇

歷次「書展」展出的書，已毫無水準可言，出版社藉機會把祖傳三代的臭襪子都擺上了，連禁書也打了八折。

建議有關單位，應事先對所展出的書加以審核，否則每次掛上「主辦單位」之名，有何意義？

否則，總有一天，小本也會上了攤位，反正賺錢嘛！

書價

不可否認的，去參觀書展的人，都希望買到的書，能比書局更便宜，即使不能便宜，也絕不可賣得比書店還貴。

翻版、盜印的書應拒絕讓其展出，否則，書市場將更紊亂了，像翻版的「西潮」才賣十五元（真便宜），遠東的「西潮」定價四十元，八折三十二元，難怪遠東的「西潮」一本也不動。

書展會場同一本書的價錢最好能統一，否則前面攤位售價三十二元，後面一問十五元，不呼上當，也以爲進了黑店，更容易引起許多糾紛。

這一點該怪攤位呢？還是怪寄售的出版社？

每次書展的會場是最令人詬病的，臺北還好，其他中部、南部地區，多半又小、又擠，如果是夏天，又熱又臭（汗味也），使人不敢領教。

書展的場地，最好能找單層、寬大的地方，如體育館、中山堂等，有冷氣當然好，否則起碼也要有通風設備。

每一個書展攤位最好不要一個挨一個，至少使參觀的人可以從容翻書，以選擇自己喜愛的書。

臺北的「中華書城」、「中國書城」，偶爾也會辦個「全國圖書展覽」，我們認為實在沒有必要，因為「書城」本來就是出版界羣集賣書的地方，如果再掛這麼一個招牌，實在多此一舉。

會場佈置

嚴格的說，「書展」，應該只是展覽書而不可以賣書，否則也應該把書展會場和販賣部門分開，使人啼笑皆非的是，如今的所謂書展只賣而不展，商業味實在太濃了。

書展可以辦，益處很多。但絕不能像目前這樣，愈辦愈爛。但願，未來的書展，能真正達到像宣傳的那麼好。



· 32 ·
論介 Legge 與 Pound 的詩經英譯

古添洪

在一九五八年袁同禮編的「西方論著中國書目」一書中，提到的詩經全英譯本有五：其一是 James Legge 譯的 *The Book of Poetry*（一八七六年初版於倫敦，一九三一年上海 Chinese Book Co. 重印）其二是 I. Cranmer-Byng 譯的 *Book of odes*（一九二七年出版於倫敦），其三是 Arthur Waley 譯的 *The Book of Songs*（一九三七年初版於倫敦，一九五二年再版），其四是 Karlgren Bernhard 譯的 *The Book of Odes*（一九五〇年重印自瑞典斯德哥爾摩遠東古物館學報。此書有中文原文，韻脚中的古音特別以斜體字括號標出），其五是 Ezra Pound 譯的 *The Confucian Odes*，（又名 *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 一九五四年哈佛大學出版部出版）。上述五譯本中，以 Legge 為最早，是採取直譯的方式，務求準確；Pound 的譯作，最有創作性，與 Legge 剛相反，追求詩情，不惜重寫。因此，本文對這兩篇風格迥異的譯本分別作一介紹，以見詩經英譯的大概。

一、關於 James Legge 的譯作

作者 James Legge 對中國古典文學有很深的學養，在翻譯詩經以前，已譯有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尚書等五種；詩經以後，譯有春秋及左傳，合為八種；總名為 *The Chinese Classics* 中國古典名著八種。據作者自序，他翻譯此書時，身在香港；譯稿曾經水難，曾一度延期，因此亦得以重改機會，精益求精。作者自謂對詩中蟲魚鳥獸的譯名用功最深。他又自謂：「這一次的翻譯，希望能給學者們目為最忠於原書的譯本」，從此可見他的譯書態度及信心。原書中英對照，除了譯文外，尚有一篇很長的緒論，詩下有註解，書後有索引，足見其用功之勤。緒論特別值得一提，一共分為五章。第一章是詩經的早期歷史及今日的版本，第二章是詩經的編纂、註家、大小序（大小序全翻為英文），第三章是詩經的韻律學、古音及藝術價值，第四章是詩經地理及當時的宗教、社會情形（並附錄 M. Edouard Biot 的從詩經看中國古代的風俗習慣一文），第五章是主要參考書目表。從這篇緒論中，確實見出他的詩學造詣，並非泛泛之輩。如上面作者自序所說的，他的要求是對原文的忠實，是翻譯的準確性，這點，他確實做到。

如 *The dream is showing its tail all red;*

The royal House is like a blazing fire.

Though it be like a blazing fire,

Your parents are very near.

魴魚鱗尾

王室如燬

雖則如燬

父母孔迺

(汝墳)

幾乎是逐字翻譯。兩次「如燬」，都同時譯作「like a blazing fire」。

又如：Small are those starlets,

Three or five of them in the east

Swiftly by night we go;

嚶彼小星

三五在東

肅肅宵征

(小星)

這更是準確精細的翻譯了。嚶，毛傳：微貌。譯者就翻作 Small。小星翻作 starlets，不翻作 star，更覺其小，童星我們稱之爲 starlet，可見其小。肅肅，毛傳：疾貌。譯者就翻作 Swiftly，一點都不馬虎。其他的字，如彼、三、五、東、宜、征，都是一字譯一字，非常盡責。所以，從「忠於原書」的立場來說，該書可以說是做到了。

但事實上，在學術的立場來說。仍有許多的缺點。最重要的有兩項：一是譯者自作聰明的新解，恐怕不能獲得我們的確認。二是譯者譯於一八七六年，距今差不多一百年了，詩學有了長足的進步，當時的錯誤，作者沒法更正，近人的新解，作者沒法收入。

先論第一項，如葛覃：

I have told the matron,

Who will announce that I am going to see my parents.

I will wash my private clothes clean,

And I will rinse my robes.

Which need to be rinsed, and which do not?

I am going back to visit my parents.

言告師氏

言告言歸

薄汚我私

薄澣我衣

害澣害否

歸寧父母

第一個歸字，一向都解作「出嫁」，但譯者却把它解作回家看父母。譯者也知道歸字的傳統解釋是「出嫁」，但他認為最後一行的歸字是回家（一般人把歸寧看個複詞，解作出嫁後回娘家，誤），所以他便把第一歸字也解作回家。譯者的解釋是這樣的：「毛傳根據他對詩經的通盤解釋，把（第一個）歸字解作出嫁，但我們認為它與末句的歸字同義」。於是，就產生錯誤了。原來，歸寧的歸字也解作出嫁，歸寧並非複詞，是出嫁以安父母之心的意思。詳見我的碩士論文國風解題。把前面的「歸」字解作歸家，是錯誤的新解。

再說第二項，如女曰鷄鳴

Says the wife, 'It is cock-crow,'

Says the husband, 'It is grey dawn.'

'Rise, Sir, and look at the night, —

If the morning star be not shining.

女曰鷄鳴

士曰昧旦

子與視夜

明星有爛

詩中的「士」，譯者翻作丈夫。鄭箋：「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此不留色也」。譯者大概根據於此。屈萬里先生引荀子謂：「未婚夫謂之士，義見荀子」，認為詩中的士是未婚夫，並非丈夫。我在國風解題中亦引證他篇及古禮證明士是指未婚夫。此外如將仲子篇，譯者把「仲子」譯作 Mr. Chung，是相當不好的，用 Mr. 來稱呼，多麼不親切，不知「仲」字並非名字，而只表示排行（伯仲叔季，桑中篇的孟姜亦如是），這是男女親密的稱呼法，翻作白話是「二哥哥」。這些都是由如出版時期早所不能避免的缺憾。

除了上述的學術上的缺點外，由於譯者用的是直譯法，也帶來了直譯法本身所不能逃避的缺憾，失去了原來的韻味，詩意頓失。試以下列一段翻譯為例：

Beyond the Wei,

The ground is large and fit for pleasure.

So the gentlemen and ladies,

Make sport together

Presenting one another with small peonies.

洵之外

洵訐且樂

維士與女

伊其相謔

贈之以勺藥 (溱洵)

原詩是非常輕快有韻味的，三四五言雜用，非常活潑，樂、謔、藥押韻，尤其是謔藥緊接用韻，有調謔的韻味。翻成英文以後，所有的節奏都失去了；而英譯的本身不但不能保持原有節奏，本身亦沒有節奏可言。此外，詩中的傳神處，他也沒法翻出來，譯者把「謔」字翻作 sport，真是大煞風景。「樂」字翻作「fit for pleasure」——適於歡樂，爲了配合 ground 之故，也太死板了。另外，加上連接詞「so」，更把詩中的跳躍性完全喪失了。因爲譯者非詩人，他只做到了譯的準確性，但却無能把它譯成「詩」。這是他能力不足的地方。

Legge 的譯作，雖然有上述的誤失與缺點，但筆者認爲他有一大佳處，就是這種直譯法，有助於「對讀」，對一些中文不能了解準確，但有相當閱讀能力的外國人來說，對着中英文來讀，可透過英文了解中文，從中文去欣賞詩趣。所以，我認爲此書的最大佳處，是適用於「對讀」。

二、關於 Ezra Pound 的譯本

Pound 的譯風和 Legge 完全站在相反的地位。我們絕對不能以直譯的態度來看，否則一定啼笑皆非；我們也不宜以學術的眼光來看，否則也像走錯了門（當然，他的譯作也非毫無根據，甚至有他的創見，此創見甚至能應付得了學術眼光的要求）；讀他的譯作，最宜以「讀詩」的態度，讀它欣賞它，讓詩意流入心間，並約摸地把握周朝民間歌謠的情調（指國風言）及其他詩感。書前有一篇 Achilles Fang 的序，可看作 Ezra

Pound 譯作的態度及理論基礎。序者首先提出：「不幸地，許多起漚剝洗的工作尚未完成，我們目前還不能對詩有滿意的認識。所以，所有的翻譯者都得勇於下筆，翻譯者往往也得作註解者」。這是第一個態度，是說譯者得加以新的解釋，使全詩貫通。序者繼續提出：「一個詩經的翻譯者，也得遭受另一種困難：中國的學者們從沒有告訴他詩經裏的詩學與抒情。雖然近人俞平伯和朱自清提供了許多觀念，使我們能把詩經看作詩，但翻譯者仍得依照自己的需要而加以改動」。這是第二個態度，是說譯者須把詩經譯作「詩」，要把握詩的因素，就不能不作一翻調整。總結這兩點，序者引用了 Rossetti 的話：「斬斷一些死結，作貫通性的主脈決定」，以上，我們可認為是 Pound 的譯作態度。

在沒有討論 Pound 的譯作時，我們從他某些特殊的安排，可看出他對詩經的觀念。第一、他把十五國風看作歌謠，這沒什麼特別，但他把每篇的篇名均去掉，也許他認為這本身不是詩題，是後人強加的。小雅，傳統都分爲七輯，但他却把它分爲八輯，但看不出特別的用意來。大雅和頌的編排一樣；但他仍然認爲商頌是最早的詩，竟然不相信王國維的考證（王氏認爲商頌是宋詩），不知他所據爲何了。

現在我們看他的譯作特色，例如葛覃：

Shade o' the vine,

Deep o' the vale,

Thick of the leaf,

the bright bird flies

singing, the orioles

gather on swamp tree boles.

Shade of the vine,

Deep o' the vale,
Dark o' the leaf

here 'neath our toil
to cut and boil

Stem into cloth, thick or fine
No man shall wear out mine.

Tell my nurse to say I'll come,

Here's the wash and here's the rince,

Here's the cloth I've worn out since,

Father an' mother, I'm comin' home.

葛之覃兮

施于中谷△(段氏三部)

雜葉萋萋▲(段氏十五部)

黃鳥于飛 (雖與萋同韻，但並非押韻)

集于灌木△(段氏三部)

其鳴喈喈▲(段氏十五部)

葛之覃兮

施于中谷

維葉莫莫△（段氏五部）

是刈是獲△（段氏五部）

爲締爲綌△（段氏五部）

服之無斃△（段氏五部）

言告師氏

言告言歸（雖與私同韻，但並非押韻）

薄汚我私△（段氏十五部）

薄澣我衣△（段氏十五部）

害辭害否▲（段氏一部上聲）

歸寧父母▲（段氏一部上聲）

原作和譯作，形式是大大不同的。就分章來說，兩者都是三章；但原作三章均六句，而譯作一章六行，二章七行，三章四行。韻律方面，原作首章是二五（谷木）三六（妻嗜）押韻，二章三四五六押韻，三章三四（私衣）五六（否母）押韻；韻律是相當活潑有變化的。譯作第一章押韻不甚明顯，五六句結尾均是 *-oles*，一四句主要元音皆是 *i*。二章韻律清晰，四五句押 *-oi*，六七句押 *-ine*，第三章一四押 *-ome*，二三押 *-ince*，足見非常有韻律感，而且也是非常活潑有變化的。所以，英譯雖非與原作同樣的韻律，但同樣有韻律，同樣有變化。原作一、二章是迴環型，雖然譯作是首章六行，二章七行，但同樣是迴環型，都用了「Shade of the vine, Deep of the vale, Thick of the leaf」作開首，並且譯者把 *of* 的樣式，寫作 *o' of* 及 *of o' o'*，產生變化，足見譯者的用心。根據上述的抽樣分析，我們不難了解 Pound 的譯作，雖然用了意譯，改變了許多；但對於韻律的要求，非常下功夫，把握節奏，使成爲可讀的歌謠，這是他的成功處。當然，

Pound 的譯作，並非每首都做到這個地步，但最少是他翻譯的態度，並且也是成功的。至於這種譯法的學術理論，我們可認為：詩經國風既是民謠，並且是從方言譯為雅言，已失去了本來面目，那麼，這種試圖追求原韻律，把握民謠特色，加以創造，未嘗不是可行的。當然，這種努力，不大可能真的能把握原韻律，但最少可保有歌謠的特有韻律，而不是死板的詩就是了。奧立德 T. S. Eliot 稱讚他為「為我們當代重新發現中國詩的人」，也並非完全無據的了。他能夠有這種成就，主要是基於他本身的天才，他本身是詩人，而且他是一個詩體家，善用他的技巧，才能翻出如此美好的詩篇。

當然，Pound 也有他的缺點，主要的是：他仍然有許多對原文認識上的偏差，如 Legge 對「歸」字，「仲子」等錯誤，他仍然承繼了下來；這對於一個外國人來說，是很難避免的吧！但他也有一些好的見解，如卷耳篇：

采采卷耳

不盈頃筐

嗟我懷人

寡彼周行

陟彼崔嵬

我馬虺隤

……

- 41 •
- 傳統的解釋，如朱熹、方玉潤皆解作思婦之情，以為首章是實寫，二章以後是虛寫（幻覺），及至俞平伯意見又相反，以為二章三後是實寫，首章是虛寫，是役人思家的詩。Pound 則採取二筆法，以 She 作為首章的主人，以 He 作為二章以後的主人，是採取對唱的方式，這個見解相當出色，因為歌謠往往是採取對唱方

• 42 •
式的，對唱的見解朱熹已曾提出。

Pound 的譯作，由於追求歌謠的韻律，事實上太破壞了原詩的體制，而且也太不顧及詩經的傳統了。如
關雎··

“Hidi Hidi!” the fish-hawk saith,
by isle in Ho the fish-hawk saith:

“Dark and clear,

Dark and clear,

So shall be the prince’s fere.”

誰敢相信這是關雎的首章呢？並且，關雎裏有「鐘鼓樂之」等句，王國維釋樂次謂：「金奏之樂，天子諸侯用鐘鼓，大夫鼓而已」，但譯者只翻作··

Lute sound in lute sound is caught,

touching, passing, left and right.

Bang the gong of her delight.

結 論

綜合上述的分析，我們認為 Legge 的英譯，是直譯的，最忠實於原文；並且，有註解有緒論，是最有學術味的。它的缺點是他增入了個人對詩經的不穩妥的解釋，並且此書太老，許多錯誤的見解沒法更正，許多新見解沒法收入。並且，譯作雖忠實原著，但却失去了原作的韻律，完全失去了詩的韵味了。這本書的最佳用途，是有助於外國人的對讀，了解原文，而加以欣賞。Pound 的譯作，是創作性的，是認定詩經的原身，是詩，是歌謠，譯時務求有歌謠味，有詩味，尤其是歌謠部分，創作性更強，因為歌謠本經過譯為雅言的階段，

他這種試圖以歌謠形式翻國風，來追求原韻律的努力，是可以成立的。但它缺乏對讀的可能，學術性無法要求，因為他對原詩的體製破壞太甚了。但它能給我們詩的感受，讀他的譯作，能隱隱約約地把握了詩經創寫時代的脈跳。總之，兩部譯作各有其價值，不可偏廢，但兩者可努力求進。前者可打破直譯，而追求詩的表達；後者，可避免原體製的大破壞，但這就得更大的天才與耐心不可了。

晨鐘新書

■ 婦女問題新論

楊美惠 譯著
精裝特價 25元

本書在海外專欄連載時，曾引起廣大讀者之關懷，現由本社專輯出版。

■ 第二性

桑竹影 精譯
精裝特價 25元

三法國女權健將：西蒙·波娃名著，首卷由歐陽子譯，卷配合楊美惠之「婦女問題新論」提前出書，使中西婦女解放運動有個比較的機會，不但現代女性必需人手一冊，男士們更不能掉以輕心，以免孤陋寡聞。

社址：台北市光復南路二六〇巷四〇號之一
郵撥：一六二四八或 中國書城 本社門市部

333763

者讀的市北臺 ■

333763話電個撥要只刊本閱訂 ■

社本來片信明張一寫者或 ■

費收府到並，刊本上奉刻即們我 ■

！用利就上馬不何您，便簡續手 ■

(時4午下至時11午上：間時公辦社本)



書店和店員

霍青

入夏以來，臺北市重慶南路似乎有一番新氣象，這條文化街上的書店大多推陳出新，令人頗覺可喜，搬家的搬家，裝修的裝修，好像非常蓬勃的樣子。對讀書人來說，這是很好的現象，喜歡逛書店的人，只要踏進重慶南路，都會有煥然一新的感覺。

可惜的是，雖然書店蓋了大廈，而且也粉刷了一番，門面新則新矣，在佈置方面依然很傳統，喚不起讀者更大的慾望。所謂傳統式的書店，似乎都具備下面兩個特徵：

第一、書架高不可攀，壁壘森嚴。讀者跨進書店以後，只能觀望低處的幾本暢銷書，對於份量較重的書籍，只能瞻仰而已。

第二、店員林立，如臨大敵。這個特徵，似乎是書店的共同特色，店員對於每位進來的顧客，往往過份緊迫盯人，造成顧客心理上的壓迫感。

在重慶南路可以說找不到任何一家比較現代化的書店，記得幾年前，峨嵋街的文星書店還沒有關閉之前，

那是讀書人的最好去處，因為它定期出版新書，書櫥的擺設很別緻，而最重要的是，顧客進去以後，每本書都可以拿得到，讀者在那裏可以放心取閱書籍，沒有任何的壓迫感。如今，書店已成爲純粹的商場，文化的氣息非常淡薄，一手交錢，一手拿書，如是而已。

大致說來，有幾家書店仍有可取之處，如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雖然書架高了些，但是店員的服務態度很親切，店員的素質也比較高，他們熟悉書店裏的書籍，顧客尋問書目和價格時，他們瞭若指掌。筆者曾經看到商務印書館的店員，教顧客如何查閱字典的四角號碼，這種素質恐怕不是其他商業性特重的書店所能比擬的，值得稱道的是，書籍無論大小，只要買書，必開發票，這種書店在重慶南路除了商務以外，只有世界、中華而已。

有些書店就不同了，店員對於書目一竅不通，服務的態度又常常使人不愉快，買書原是很高貴的文化行爲，但是，表現在幾家二流的書店裏，就顯得非常庸俗不堪。有一次曾到某書店，欲購中譯本「萬獸圖」(Animal Farm)，該店店員以爲買圖表之類的文具，竟回答：「請到隔壁文具店看看。」這種店員的素質實在令人不敢領教。

如果說，書籍的推銷是一種文化戰，那麼，書店應是重要的據點，店員則是文化的尖兵了。在文化推廣的過程中，據點如何佈置，尖兵如何運用，都是值得思慮的。目前一般書店的老板，往往把眼光放在商業行爲上面，對於書店的佈置以及店員的修養都忽視了，這是很可惜的事。希望不久的將來，臺北市能夠出現一家現代化的書店，並且提高店員的修養，那麼，我們的出版界或許能夠更具一些文化的味道。

評 THE HIDDEN DIMENSION 的中譯本 必平

自「書評書目」出刊以來，連續刊載了幾篇批評翻譯外文書的文章，誠然予那手握字典就大搞翻譯的作不小的當頭棒喝，甚是大快人心。筆者就在讀完「評 *Body Language* 的中譯本」一文後，恰接到預約的家 *The Hidden Dimension* 中譯本，隨手翻了幾頁，發現該書譯文的離譜，較「未來的衝擊（震盪）」、「行為語言的奧秘」二書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按該書原作者為 Edward T. Hall，內容牽涉極廣，大體而言，由生物生理、社會文化、領域和行為的觀點，探討建築和都市上的空間本質，並喚醒世人注意這原為我們所忽略的現象。

中譯本原名「隱藏的空間」，三山出版社印行，六二年三月一日出版，書凡二百頁，特價二〇元，譯者為關紹箕君。然譯文幾為原文的「全錄」，只是換了方塊字罷，讀起來有多吃力可想而知；且多語焉不詳，交待不清，其草率、謬誤之多，已達不可饒恕的地步，尤有甚者，竟刪去全書中極為精彩的第八章。譯者可能對該書涉及的幾多基本知识並不十分了解，以致鬧了不少笑話；據筆者概略統計，該書犯嚴重錯誤的句子占三成強，而真正交待得清楚明白的，竟不足十之二、三，聞之令人髮指，若任其流諸社會，其害匪淺。筆者雖仍在學

，唯不憚才疏學陋，欲借貴刊一角，予以披露；下面乃筆者就該譯本第五章中，比較明顯的錯誤挑出來，以「鑿」讀者：

○變化的層次，圍形，圓牆，通向天花板的樓梯，以及小的比例——這些都是新的經驗。萊特——這位利用結構，利用最粗陋的磚塊的藝術家——然後以平滑而鍍金的灰泥，把外表塗了整整的半英尺，才把它們隔開。走過這些廳堂時，旅客幾乎禁不住，要用手指在凹槽上劃過。但萊特的原意，並非要讓人在凹槽上撥弄指頭。磚牆的粗糙，使人有切碎一隻手的危險。有了此種設計，萊特便以人和建築物面貌的親近，增加了空間的經驗。（六一頁第三行）

The changing levels, the circular, walled-in, intimate stairs to the upper floors, and the small scale are all new experiences. The long halls are brought to scale by keeping the walls within reach. Wright, an artist in the use of texture, used the roughest of bricks, then separated them by smooth, gilded mortar set in from the surface a full half-inch. Walking down these halls the guests is almost compelled to run his fingers along the grooves. But Wright did not intend that people run their fingers along the grooves. The brick is so rough that to obey this impulse would be to risk mangling a finger. With this device Wright enhances the experience of space by personally involving people with the surfaces of the building.

原意應作：「層次設計富有變化，樓梯也予人親切之感，形成圓弧嵌於牆內；就是一些細部的設計也給人清新感。長廳的大小適中，牆壁就在伸手可及的地方；這位善於處理質感的藝術家，以最粗糙的磚砌牆，而磚縫的灰漿凹進了約半英尺深，灰漿也砌得光滑明亮；當人經過大廳時，都要忍不住伸出手指，在縫上摸摸。不過，萊特原並不打算讓人去撫弄那平滑的灰縫，假如你忍不住伸出手指去摸，粗糙的磚塊可能會割破你的手指。萊

特就是利用這樣的手法，將人的感受融入建築外貌之中，以加強空間感。「我們發現關君很嚴重地把“texture”誤為「結構」，何異於牛頭馬嘴？而「鍍金的灰泥」實為捕風捉影；讀者必也悟到關君對砌磚似乎毫無概念！

①其次

In America, the conventional idea of the space needed by office employees is restricted to the actual space required to do the job. Anything beyond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is usually regarded as a “frill.” The concept that there may be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is resisted, at least in part because of the American’s mistrust of subjective feelings as a source of data.

這一段譯為：在美國，辦公室雇員所需要的傳統空間觀念，受到他需要辦公的實際空間的限制。任何一件超過最大需求的東西，通常被認為是一種「矯飾」。這個觀念或許是能忍受得住的新需要，至少部分是由於美國人不相信主觀的情緒，會是資料來源的緣故。（六二頁第八行）

關君竟把「最低需求」誤為「最大需求」，就算是手民之誤吧。但最後一句應作：「任何有其他要求的想法都給限制住了，部分可能是美國人不相信主觀的感覺之故。」這樣就明白了，若如關君直譯，難免令人摸不着頭腦！

②下面這段文字，關君譯文的拖泥帶水，也十分可觀哩！

One of my subjects was a woman who had occupied a series of offices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Doing the same job in the same organization in a variety of offices, she noted that these offices provided spatial experiences. One office would be adequate; another would not. Reviewing these experiences with her in detail brought out the fact that, like many people, she had a habit of pushing herself from the desk and

leaning back in her chair to stretch her arms, legs, and spine.

翻譯：我的訪問對象之一，是一位已佔有許多不同空間的辦公室的婦人，在不同的辦公室裏，她做着同樣的工作，她告訴我，這些辦公室產生了不同的空間體驗。一間辦公室有足够的體驗，而另一間則無。像多數人在回顧這些體驗的細節一樣，她也有一種把自己從桌前推開，以及靠椅臂、兩腿和脊椎的習慣。（六三頁第二行）

應譯作：訪問中，有位女士曾在好幾個不同的辦公室工作，且一直在同一單位擔任同一職務；她發現這些辦公室給她的感受不盡相同，有的寬敞，有的則不然。根據我們和她對這些體驗的仔細檢討，才發覺她也和別人一樣，時常把座椅向後一挪，便靠着椅背伸伸懶腰，舒展一下手脚。

④

One woman (non-contact) in my sample, a normally cheerful, out-going person, who had been thrown into a temper for the umpteenth time by her modern but badly designed kitchen, said, "I hate being touched or bumped, even by people who are closed to me. That's why this kitchen makes me so mad when I'm trying to get dinner and someone is always in my way."

這一段翻譯：在我選樣中的一位婦人，她是一位經常笑容滿面外出的人，他爲了自己那間時髦却設計得很差的廚房，發了好幾次脾氣。她說：「我討厭碰到或撞到什麼東西，就連走近我的人，我也厭惡。這便是爲什麼我想要弄飯吃時，而偏偏有人老是呆在廚房裏，使我悶得幾乎要發瘋的原因了。」（六三頁第十六行）

- 其實“Out-going woman”應是「退休的職業婦女」，所謂「笑容滿面外出的人」，牽強附會之至！而“even by people who are closed to me”此句從屬於前半句，應作「即使是很親近的人」才對，關君的譯文有點不近情理吧。

⑤讓我們再來看看，關君對於自己看不懂的地方，怎樣偷工減料！

One would expect that since two different systems of nerves were employed, kinesthetic space would be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from thermal space. This is precisely the case even though the two systems work together and are mutually reinforcing most of the time.

關譯：你也許會想，這兩種不同的神經系統既已使用過，那麼，運動空間在本質上是與溫度空間不同的了。（六五頁第五行）

由於他把前一句的意思根本看反，後一句就看不懂，既然說不上來，乾脆一剪，就六根清淨了。其實，原意爲：「讀者或許會想，這兩種神經系統所從事的工作既不相同，運動的空間和溫覺空間本質上也應完全不同罷！其實，仔細研究，兩者雖各有所司，對空間的感受却有相輔相成之效。」

⑥至於“……are little more than curiosities.”絕不能古古板板地譯成「這些都不過是一點好奇心罷了。」這句乃指前述的「生氣時的臉紅，窘迫時的羞紅，……，只是很普通，一點也不足爲奇的現象。」而Combine with what we know of behavior in lower life forms, they can be seen as significant remnants of displays — behavioral fossils, you might say — which originally served the purpose of letting the other person know what was going on.

也譯成「與我們在低等生物中所知的行爲結合在一起，它們可以視作是顯著的炫示殘餘物——你也許說它是行爲的化石——它原來的目的是要讓旁人了解事情的進展。」（六七頁第三行）可以說，與原文相差十萬八千里！

原著意思是說：「我們再參考低等生物的行爲模式，上述的現象可視爲很有意義的『顯示行爲』的部分遺跡（或可稱爲行爲化石），『顯示行爲』本來就是用以讓別人曉得你想幹什麼的。」

④下面這一段，我們可以看出關君連英文的動詞，名詞都分不清！結果，簡直不知所云。

On submarines, a frequent complaint of the crew is about "hot bunking", the practice of sharing bunks, so that as soon as one watch "crawls out of the sack" the relieved watch takes their place. we do not know why one's own heat is not objectionable and a stranger's is. possibly this is due to our great sensitivity to small temperature differences. People seem to respond negatively to a heat pattern that is not familiar.

關譯：在潛水艇上，水手經常抱怨的便是「熱氣四溢的舖位」。睡在同一舖位上的習慣，使得一個人，很快便看到有人「從大布袋中爬出」。我們不曉得，為何一個人自己的熱氣，是不難聞的，而陌生人的却很難聞。可能，這是由於我們大的敏感度到小的溫度都是不同的。人們似乎愛向一個不熟悉的熱氣模式，作出消極的反應。（六八頁第四行）

應譯作：在潛水艇上，通常都是幾人合睡一個舖位，水手經常抱怨舖位殘留有別人的體熱；因為值班人才從舖上爬起來，卸班者立刻睡上去。我們不了解為什麼人都討厭別人的熱氣，自己的却一點也不厭惡；這可能是我們對微小的溫差極為敏感，因此對不熟悉的熱氣，很容易產生抗拒作用之故。

關君不僅沒把“watch”搞通，就連“to”字他也直截了當地當作「到」，於是，譯出來就醜態百出了。
⑤再如

The fact that humans can exert little or no conscious control over their entire heat system may explain why so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the matter.

這一句如箇簡單單譯成：「由於人類不能隨意控制週身的熱覺神經，所以很少研究這問題。」不是很好嗎？關君偏偏這麼說：「人類能從他的完整熱力系統中，發揮一點或無意識的支配的事實，或許可解釋為何在這種物質上，只有那麼一點點研究的緣故了。」什麼叫「無意識的支配的事實」？是什麼「物質」？關君恐怕也說不

出個所以然吧！(六八頁第十二行)

①接着，我們再看看下面這一段，由於關君在時間、所有格上，頗有旋乾轉坤的能耐，讀者只有暈頭轉向了。

I remembered vaguely detecting the peripheral visual image of her putting her hand on the table while she listened. My fist had been within heat range, which turned out to be a full two and a half inches! In other distances, I have been fully aware of the heat of people's faces at eleven to eighteen inches as they leaned over me while looking at something in a picture or a book.

關譯：當她在聽講時，我稍爲想起了偵察她放手時的表面視覺印象。我的拳頭在熱力的範圍之內，它向外彎曲了整整兩英尺半，在其它的實例上，我當人們在注視一張圖片或一本書，而斜靠我時，我便注意人們臉上的熱度。(六九頁第八行)

原意爲：我憶起剛才曾由眼角依稀看到她在聽講時，也是把手放在桌上，而我的手和她的手，相距剛好是兩吋半正在體熱發散範圍之內！另外，當別人倚在我身旁一起看照片或書報時，距離在十一到十八英寸內，我也可以感覺到臉上的溫熱。

②最後看看由六九頁第十三行起的一整段，關君一點都沒把觀念說清楚，他的譯文，予人「不求甚解」之感。

The blind are a good source of data on sensitivity to radiated heat. However, they are unaware of their own sensitivity in the technical sense and do not talk about it until alerted to look for thermal sensations. During the interviews the subjects had mentioned the currents of air around windows and how important windows are to the blind

for non-visual navigation, enabling them to locate themselves in a room and also to maintain contact with the outdoors. Hence we had reason to believe that it was more than a heightened sense of hearing that enabled this group to navigate so successfully. At subsequent sessions with this group, repeated instances were reported in which the radiant heat of objects was not only detected but had been used as an aid in navigation. A brick wall on the north side of a given street was identified as a landmark to the blind because it radiated heat over the total width of the sidewalk.

中譯本：盲人在輻熱力的敏感度上，是一個很好的資料來源。然而，他們在專門的感官上，並不留意自己的敏感度，同時，直到他們小心尋找溫度感官為止，是不會談論它的。……在訪問期間，受訪者說出了環繞窗戶的氣流，以及對盲人非視覺穿梭是何等重要性的窗戶，能使他們在房間裏找到自己位置，並且保持與戶外的接觸。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一種高度的聽覺器官，能使這個團體很成功地穿梭。在這個團體的往後集會裏，重覆的實例報告出：盲人的輻射熱力不止偵察過，而且還可用來作為穿梭的幫助物。在一條街道北邊的一堵磚牆，對盲人而言便是一個界標，因為它從整個寬度的人行道中輻射出熱力。

原意應為：盲人乃研究感受輻射熱力的最佳人選，然而，在我們問到他們對溫熱的知覺前，他們從沒留意到自己感官的知覺技巧，也從未討論過這問題。……訪問中，盲人曾提到窗口襲襲流動的氣流，可見窗戶對他們摸索方向有多大的助力，能讓他們認出自己在房中的位置，並保持和室外的關係。由此，我們相信該就是有此這種強化後的聽覺更深一層的感覺，才使他們能自如地摸索。進一步與他們討論，也一再得到證明盲人確可偵測到物體的輻射熱，還以它為摸索前進的指標；某條街北邊的一堵磚牆，就被盲人當做指路標，因為它發散的熱，籠罩在整個人行道上。

請讀者比較一下，關君的洋涇濱中文，諸位怎能看得懂呢？上面這十段，還只是中譯本第五章前三節裏挑出來的部分毛病，而最後一節「觸覺空間」假如也要寫出來，譯者幾乎得將它全部改寫了！

今年普立茲小說獎得主

韋緹

崔文瑜

在美國文學中，南方文學始終佔着很重要的一環，人材輩出，舉足輕重。韋緹女士 (Eudora Welty)，就是其中之一。

年前，韋緹又寫成了一本新小說，名叫「樂觀者的女兒」 ("The Optimist's Daughter")，全書一百八十頁，仍由紐約蘭登書房印行，售價美金五元九角五。這是她繼兩三年前長達四百多頁的巨著「重聚」 (Losing Battles) (筆者曾於五十九年七月撰文，在大華「讀書人」週刊上評介過) 後，又一力作，受到文評家的一致讚美。月前，今年美國普立茲獎揭曉，其中小說類得主，就是韋緹的這本新著。其實在此之前，「樂觀者的女兒」，已先後被「新聞週刊」和「星期六評論」書評家，選列為一九七二年的少數優秀作品之一了，此次榮獲普獎，實非偶然。

韋緹生在美國最南方的密西西比州的傑克遜城，她也長在、而且現在還住在那兒。她的世界就是密西西比，或說就是傑克遜城，但是可貴的是，她生活圈子的有限，却並不影響她的創作視野。她的小說既不單調，也不重覆，因為她描繪的是人。人好像都長得差不多，可是語云：「人之不同，一如其面」。人受着遺傳、環境、教養的影響，可以表現出種種面貌。這還是就表面上來說，更複雜的是人性。這個人是好的壞，由於外在和內在的因素，可使人對人之判斷，產生許多不同的看法。這也就是為什麼韋緹所寫的是美國，而且只是美國南方的一個地方，可是放諸四海，却或多或少地引起一些感受的原因。一部作品的價值，也就在於其世界性或普遍性，而非區域性或特殊性。在今日英美文壇上，早已有了定評和地位的韋緹，多年來一直受到人們的注意和重視，理由亦在此。「樂觀者的女兒」這個故事，不像「重聚」，也不像使她成名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三角

洲婚禮」(“Delta Wedding”) (1946)，講的都是一個人口多事情雜的大家族過去的事，背景也是棉花煙草等農家的、鄉下的。「樂觀者的女兒」講的却是現在的、城裏的、人口單純得多的小家庭的事。

書中的主角，這個女兒，是月桂 (Laurel)，嫁到了北方。丈夫過世後，她就從事布料的設計工作，在芝加哥過得還不錯。等到聽到她父親麥法官 (Judge Mc Kelva) 患上眼病，遂南下探望。麥法官也是獨居的，因為他太太，也就是月桂的母親，貝綺 (Becky)，早已過去了。新近，麥法官又娶了一個比他年輕三十幾歲的女人，名叫費 (Fay)。費知識淺陋，出身微賤，嫁到麥家，才擠身上流社會。她自私、貪婪、卑劣，而且沒有感覺；和有教養、有感情、聰明穎慧的月桂，剛好成一鮮明的對比。大家都看不出，費有那一點可取，可是麥法官却愛她得緊呢。可能他見人所不能見，再說爲了家的和諧，不得不容忍她的缺點，他之所以自稱爲樂觀者，就在他這種處世哲學。老法官終於不治，送葬弔祭慰問，在這亂哄哄的背後，月桂一個人却突然想靜下來，好好想一想。全書的重要性，即在她這種心靈的探索。

「樂」書的重要角色，除了上述四個人外，還有一個旁觀者，柯蘭 (Courtland)。她是一個智者，她能置身於人生的好惡情感之外，看到一個真理。人的缺點，也許不會都是他自己的錯。韋緹一向心存厚道，對於被討厭被遺棄的人，素來有着同情心，描繪起來也儘量委婉，因此許多文評家就認爲，此次韋緹對費這個角色的塑造，有點特別。不厚道嗎？其實文人下筆，太過仁慈，可能有失真實感。

現年六十六歲的韋緹，受過高等教育，終生未嫁。她過的生活，平淡而知足。對寫作，始終最感興趣，而我一直以嚴肅慎重的心情從事着。長篇小說和短篇故事，她都能寫，而且寫得很好。她的作品常常是經濟簡潔，鉤劃生動，筆觸輕靈，却含蘊豐富，諷刺幽默，發人深省。如：「綠幕」

(“A Curtain of Green”)，「寬網」(“The Wide Net”)，「金蘋果」

- 55 •
- 「(“The Golden Apples”)」等，均屬之。(本文係應本刊編者之囑，改寫自曾發表於「聯合副刊」的拙文「美國南方女作家韋緹與「樂觀者的女兒」」。)



「書評」與我

白 痴

人是羣居的動物，也是盲目附隨的動物，大家都耐不得寂寞。小林提議消夜，結果，大夥兒就跟着出去了。寢室裏靜悄悄的，只剩我一個人。天花板上的吊扇，有氣無力地扭動着嬌軀，似乎是受不住熱浪的侵襲。我呢，一個上下班的「機器人」，呆板的工作，單調的生活。舖在眼前的道路，用幾個指頭就可以數得出來。除了結婚、生子的生物使命以外，簡直一無所有。而我也時興「三更燈火五更雞」這玩意兒來折磨自己，來參加大專

聯考。空白重疊着空白，白茫茫的一片。在這種蒼茫裏，白紙上印着的黑字，就成了我唯一的色彩，唯一的消遣。

雖然說我們這裏是「開發中」，可是文明的產物——書籍——倒是不少。重慶南路那一排「書縱隊」，加上中國、中華兩個「書總部」，龍蟠虎踞，蔓延千里。

有人批評我，說我是「買書專家」。花了半生的血汗錢，得到的是一堆堆的「書僵屍」。不但我的眼睛累得透不過氣來，就連我這一條老命也差點被書本活埋了。花花綠綠的新臺幣換來的，是一本本的「高級廢紙」。要不是碰到「書評書目」，我真的要不知所終了。

老實說，「書評書目」裏面，我比較喜歡書評，而不喜歡書目。因為，前者可以使我知道那一本可以買，那一本書不必買，省得花一筆冤枉錢；而後者所列的那一行行

「黑名單」，看得人眼花撩亂，心生恐懼：「還有這麼多的書沒有看！」

就拿近的來說吧。我本來要買一套「大系」來充充門面，可是，一看到「評大系」的文章，不是冷嘲就是熱諷，我的荷包就縮緊了。結果，只買了散文部份而已，姑且把它們當「選集」來欣賞罷。

又，看到第五期「下期重要預告」裏有林柏燕先生的「評西方文明下典型的牢騷小說——何索」，以及他在第四期裏發表的一篇「論午夜牛郎的窩囊人生」，個人覺得林先生似乎有輕視「洋著」的心理。對這兩本稍有名氣的書，一口咬定這是「牢騷」，那是「窩囊」，未免也太那個了。

其他，還有很多火藥味很濃的文章。雖然「書評」強調「不要涉

及人身攻擊」，可是，讀書人的修養也好不到那裏。話不投機半句多，拳打腳踢，棄文就武，那是兵家常事。人畢竟是脫不了「情慾」這一關，連清高的儒生也無法例外。「兩月新書」算是較冷靜的了，所有新書都輕輕一筆帶過，沒有人間煙火味。

現在，我每兩個月才買兩本書：一本是「書評書目」；一本是「書評」所推介的著作。比如：我看到朱星鶴先生評介「把生命放在手中」，覺得不錯，就跑到巨流圖書公司去買了一本。這樣一來，書籍的花費就少了，而我也可以慢慢地咀嚼，慢慢地精讀一書了。我要感謝「書評」的出現，使我不會成爲「買書狂」的大頭蒼蠅；它像一顆定心丸，使我成爲一個能安靜地坐冷板凳的「看書專家」。

宿舍裏的夥伴一個個地回來了。有的跑到「查某間」去找小姐，發洩一下煩悶的精力；有的到酒店去「今朝醉一回」，冀圖忘掉世間的繁雜。我們這輩年輕人理想很多，心情雜亂無章，不知所從。雖然說條條大路通羅馬，可是問題在不知道走那條路才好。過去，我也曾迷失在「書陣」裏，一無所獲；現在我不會再「亂亂轉」了，因爲，我有「書評」指引我一條「看書之路」。

「記號學導論」

胡基峻

何秀煌 著

五十四年 臺北文星書店印行（註）

二十四開本 三四三頁

這是第一本，而且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本用中文寫的記號學書籍。即使在上世界上，恐怕也算得上第一本取名為「記號學導論」的書，不過，由於評者不是「消息靈通人士」，這一點還不敢十分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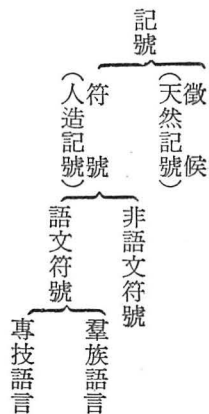
以「記號學」為語用學、語意學和語法學三個分支的總稱，是三十多年以來的事。在這三個分支中，語法學不成問題是一門新興的科學；語意學雖然有許

多主要問題尚在爭論中，但這些問題之為語意問題，則是不成問題的，正因為語意問題的密集討論，語意學已在加速成長中；語用學還沒有充分的討論，它的基本概念和主要內容還不十分明確。也許就是因為語用學是記號學較弱的一環，還不够與語意學和語法學鼎足而立，我們才不易見到號稱「記號學」的著作，連著者據為藍本的 *A Modern Introduction to*

Logic by John W. Blyth，也只是在行文中採用記號學三分法，既未標明書名為「記號學」，也沒有將三者分「部」介紹，事實上，語用學在 Blyth 這本十八章的書中只佔了第三章一章而已。語用學尚未成熟，因此，以語用學為三大分支之一的記號學也沒有完全成熟。就此一意義而言，著者將本書取名為「記號學導論」是空前大膽的嘗試。

儘管著者為本書取了一個才三十多歲的新名稱（實際上，本書初版時記號學年僅二十七歲，洛克雖創用此名，但無今日之實），但書中所導而論之的，並非全是新東西。其中有些是二千多年前的，有些是二千多年來歷代留下來的遺產，當然也有當代的新貢獻。照通常的說法，這本書包括有非形式邏輯和形式邏輯兩大部份，只是著者將非形式邏輯的部份分別以語用學和語意學加以處理而已。

著者以第一章和第二章為「序論」，分別導論「一般記號的性質」和「語文意義的互為主觀性」。第一章的前三節大致可用下表表之：



本書研究的主要對象是語文符號。讀者只要專心地從頭讀下來，自然可對上表有個簡明的初步了解。評者所謂「簡明的初步了解」，意思是說從這點簡明介紹中得到一點起碼的底子，並非說這就是定論。任何學科要進而參與討論，初步無條件的接受是不可避免的。對於著者的此項介紹也可作如是觀。

對於認知的討論而言，避免歧義與混合、分別使用與提指、以及分別對象語與後設語言 (P. P. 10-13)，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遺憾的是，我們這裏絕大多數舞文弄墨的人，對於這些重要的分際一直茫然無知。不久以前桃園發生一次大車禍，肇事的都是公路局的車輛，其中之一逸出黃線撞上了另一輛，造成了若干人傷亡。一家報紙的社論譴責那位越過黃線的司機「心目中沒有『交通規則』四個字」。如果評者是

這位司機，一定對那位主筆先生說出那四個字，或寫出那四個字給他看，證明本司機心目中確有那四個字，不然何以說得出寫得出。他要說的實在是在那位司機「心目中沒有交通規則」，而不是「沒有『交通規則』四個字」。像這種對使用與提指茫然不知區別地糊塗濫用，在報章雜誌上比比皆是，教頭腦清楚的讀者啼笑皆非。

著者在第一章的最後三節中分別介紹的歧義與混含、使用與提指、以及對象語言與後設語言，正如著者在每一個習題前面所強調的：能應用才算已瞭解。讀者必須養成警覺的習慣，自己避免犯這些毛病，同時，偵測別人的誤用，不為所誤。

在第二章中，著者對語言的一些性質作了一番深入淺出的介紹，像剝洋葱，一層一層地將我們如何學習語言、了解語言、和語言與世界的關係等問題交代得清清楚楚。在中文邏輯書中，評者至今不曾見過一本對這些問題的闡述出其右者。評者不願打斷著者行文之層次分明與前後連貫，這裏不予徵引。不過，評者不禁還是要引兩段：

這樣（藉着語言而）膨脹的世界並不全是虛

妄而有害的。常常它表徵着人類精神的嚮往與超升。詩歌、藝術、文學以及其他的精神價值就是人類心靈的開展與伸張；而這方面的沒落就常常顯出人類文明的萎縮。

在語言引起的膨脹世界裏，最可恨的莫過於謊言。謊言並不是說假話，而是有意以假亂真，欺騙別人，使別人誤以為謊言織成的內容也是現實世界的一部份。因此謊言世界是膨脹世界中膨脹出來的毒瘤。它不止不能潤育我們的心靈，提升我們的心境，反而使我們已建立的認知、次序與價值崩潰無遺，所以我們要清潔這個世界，首先就得割治這塊毒瘤。（P. 27）

在作認知介紹的同時，著者的感慨躍然紙上。凡是有心肝的人，目睹謊言充斥的怪現象；怎能不感慨？著者又何能例外？

著者以四章六十頁的篇幅導論語言的功能和部份非形式的謬誤，作為本書的第二部份，名云曰「語用學」。

語言有多種功能，著者只介紹了幾種主要的。實

實際上，語言究竟有多少種功能，還沒有人全列出來。能了解一些主要的功能，舉一反三，進而避免功能謬誤，實用的目的就算達到了。著者介紹的幾種主要的語言功能是：

在認知的用法中，著者分別以「記述的功能」(P. 36G) 和「邏輯的功能」(P. P. 37—40) 為子題加以介紹，並說明「認知用法的語言在日常生活中，特別是在學術討論裏，佔着舉足輕重的地位」(P. 57)，在思想表達之「場合，只有認知用法的語言得天獨厚，它不只能夠避免我們在思考的過程中遭受與我們的思考不相干的因素的干擾，同時，甚至能夠幫助我們理清清晰的思路，直通問題的核心，達到緊嚴思考的目的」。如果沒有認知用法的語言，經驗科學與／或演繹科學之成立，殆不可能。

在非認知的用法中，著者分別介紹了表情的功能、儀禮的功能、和規約的功能 (P. P. 40—42)。著者沒有也無必要盡舉「所有的」非認知功能，而且，他「對語言的分類並不是獨一無二，不可改變的。這種情形正像我們將生物區分為動物和植物並不是唯一可行的分類一樣。……並不是上帝造萬物的時候，造

一些動物，造一些植物，又造一些既(不)是動物又(不)是植物的生物。它們所以會演成這種局面完全是因為我們分類的結果」(P. 58)。從培植討論學養的觀點上看來，最重要是不要把認知的用法和非認知的用法糾纏在一起，只要能達到這個目的，則非認知的用法如何分類或介紹到何種程度，都是次要的問題。

著者在第五章中專闢一節來討論認知心靈的養成。他說：

最基本的「討論的學養」就是一種學術的真實，它的內容是「是什麼就說什麼，不是什麼就說不是什麼；不管爲了什麼原因，不管在什麼情境之下，絕不把是什麼說成不是什麼，或把不是什麼說成是什麼」。只有在有了這種真誠之後，我們才能不受自己的成見、愛憎和私利等因素的影響，我們才能精進思考和認知。凡事只問是真，是假，是對，是錯，而不問對我有什麼益處，有什麼實際利害。這是參與討論的最基本的學養和心理準備，我把它叫做「認知的心靈」。

可是我們往往看見許多人在討論問題的場合

，並沒有具備着這種認知的心靈，他們常常盲目地堅持己見，固執地保護自己的論點，好像他一生的光彩和名譽就與這個論點緊密地關聯在一起似的。當他與別人的觀點不同的時候，他總是極力保衛他自己的觀點，極少承認自己的錯誤。這樣的人幾乎把自己看成真理的代言人，不自覺地以為凡是真的或對的總是出自他的嘴巴或手筆。假如在討論的場合，任何一方如此地把論點的真假對錯與自己的輸贏觀念混淆在一起，則這場討論一定無法達到致知的目的。這樣看來，可見認知的心靈是進行討論的必要條件。（P.P. 62—

63）

這是培養認知的心靈在心理所必須具備的修養。很遺憾的是，這方面的修養培養起來偏偏硬是比登天還難。儘管人們也稱讚「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實行者，但一到涉及自己的場合，却完全是另一碼子事。縱觀近幾十年一些大大小小的論戰，不流入潑婦混戰者幾希，由此可知在心理方面培養認知心靈之難。評者之所以引介這兩大段文字，就是要強調這方面修養的重要；不僅在口頭上說，尤其要實際地做。

著者接着指出培養認知心靈在學養方面必須修習

(A) 邏輯、語意學和語用學

(B) 科學方法

(C) 近代的解析技術

等科目。這本「語號學導論」就是為了試圖幫助讀者獲得(A)部份的學養而寫的。

就某種意義而言，本書的主旨可分兩方面：即，一方面消極地使讀者自己養成警覺的習慣，避免或減少蹈犯種種謬誤，而且避免為別人所犯的謬誤所誤；另一方面積極地使讀者的思考和言論正確。

本刊第五期要目

林正弘：評「語意學概要」

陳芳明：「中國現代文學大系」詩部份評議

廖運範：評「健康的生活」

壹闡提：我喜愛的書

每冊十二元（郵票通用），請將書款存入郵局劃儲金戶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或將郵票寄臺北
市郵政39—33號信箱書評書目社，當即奉上

果讀者能將這一部變成讀者自己的東西，也將是對讀者發展認知心靈方面最有用的部份。第三部份為讀者提供了一套初步語意理論，如果讀者對語意學發生興趣，大可以此為基礎，進而深究甚至參與語意學前線上的討論。

作爲一本現代邏輯教科書而言，第四部份是本書較弱的一部份。當然，這是從現代基本邏輯的觀點上說的。從傳統邏輯的觀點上看來，第四部份已經非常豐富了，應包括進去的幾乎都應有盡有了。

評者在這裏所謂本書的第四部份「較弱」，意思是說：在這一部份中，語句演算的五個推論規則不足以證明所有對的論證，謂辭演算也只限於證明A E I O的直接推論與三段論式及其變式。儘管要證明語句演算的對錯有真值表可用，但是，受了空間的限制，如果一個論證包含的相異語句「太多」，則真值表「太麻煩」。例如，一個含有六個相異語句的論證，在真值表上就要畫六十四行；如果一個論證含有八個相異語句，在真值表上就要畫二百五十六行。也就是說，一個含有n個相異語句的論證，在真值表上就得畫

2ⁿ行。試問一個二百五十六行的真值表怎麼畫法？一個論證只含有八個相異語句總不能說它含的語句「太多」吧！

真值表雖有以歸謬法爲基礎的簡表，但是，著者並未引介。其實，即使引介，也只能減少使用真值表的麻煩，而不能完全消除真值表的弱點，尤其不能取消推論規則而代之。

照本書明文列舉的五個推論規則，連

p · p
p ∴ p

這樣簡單的論證樣型都不能證明。有更多更複雜的論證樣型在這五個推論規則的證明力以外。

語句內部結構上的差異，絕不限於A E I O四種。除了A E I O四類主賓辭式的語句之外，還有別的主賓辭式的語句，以各種不同項目的關係語句。但是，在本書中，我們能夠處理的却只有A E I O四類語句的直接推論和由這四類語句構成的三段語式及其變式。

著者在本書中採用了四個三段式的對錯規準。應用這四個規準的確可以檢查出二百五十六個三段論證中的二百三十二個是錯的，而且可以檢查出十五個對

的。但是，剩下的九個雖未違犯四個規準，但必須滿足一個條件，即：Barbari, Celaront, Cesaro, Camestrop 和 Camenop 的小詞必須有存在意含，Darapi, Felapton 和 Pesapo 的中詞必須有存在意含，Bramantip 的大詞必須有存在意含，才是對的。否則，它們就是錯的。雖然著者在同章（即第十六章）第七節以「特稱化的三段式」為子題做了補充說明，但在處理上，評者認為，在同章第四節之末即應加一條「規準5」，說明在上列各三段式中詞、中詞、或大詞沒有存在意含時，則該三段式是錯的。當然，在第五節之末加上這條但書可以收到相同的效果。因為，如果不註明是否有存在意含，根據四條傳統的對錯規準，這九個特稱化三段式是對的；而根據零式判別法，則它們是錯的。有的時候，多重覆一點是有益而無害的。

零式判別法，和傳統的對錯規準一樣，只能應用於主賓詞式或表達主詞或賓詞的指謂值是否等於零，對於內容結構稍複雜的，像「臺中在彰化與苗栗之間」之類的句子，完全無權過問。

這就是評者所謂本書「較弱」的地方。不過「弱

」並不等於「病」。讀者可以讀其他的書，例如林正弘先生的「邏輯」（三民書局出版），以補本書第四部份之不足。這裏所謂「弱」是取材多少的問題，基本觀念之正確性絕無問題，絕非一些不知邏輯為何物的「理則學家」抄襲半個世紀以前老掉牙的日本「論理學」所可比擬的，讀者大可放心細讀。評者勸讀者放心細讀，並非本書絕不會錯，而是說，就目前我們對這方所有的知識而言，本書的基本觀念是正確的，絕未把一些已知為錯誤的觀念濫收進去，至於書中的錯誤，正如著者在「再版序」中說的，「讀者可以以得自書中的知識而指出」來。盡信書不如無書。高明的讀者讀任何書都該在書中找錯，讀本書也不例外。

註：「記號學導論」，自五十八年九月十五日起，改由大林書店印行，每冊四十元。

■ 如發現本刊有裝訂錯誤 或污穢缺頁者請寄回更換

何著「記號學導論」中的一項錯誤

林正弘

胡基峻先生在「評何秀煌的『記號學導論』」一文中曾表示：該書並非沒有錯誤，但那些錯誤讀者可自行改正。然而，筆者發現有一個錯誤是初學者很難自行改正而容易產生誤導的。

原書第三〇四頁說明「完備性」(completeness [何先生譯做「完全」])的地方及其註腳如下：

(2) 完全——所謂「完全」就是由這組設理，我們可以推衍得出所有對的語式(註2)。

〔註2〕根據 Gödel 的證明，一個系統若一貫，則不完全。此證明指出「設理化系統」的限制。

作者此處(第十七章)是說明一個公理化(作者稱為「設理化」)邏輯系統的完備性，而不是說明數論或其他系統的完備性。假定作者不是說明邏輯系統的完備性，則完備性的定義應如下：

設 ϕ 為該系統中的一個語句，則 ϕ 與 $\neg\phi$ 之中至少必須有一個可以推衍出來。

作者沒有這樣定義，可見他只指邏輯系統而言。既然如此，則〔註2〕的說明是錯誤的。因為 Kurt Gödel 證明了邏輯系統可以既一貫又完備。他並沒有證明一切系統若一貫則不完備。他只是證明：數論系統若一貫則不完備。作者把兩者混為一談，很容易使讀者誤認為邏輯系統或一切系統都不可能既一貫又完備。

出版社和書店介紹之九

杏文出版社

杏文出版社是七位門外漢，在沒有錢、沒有經驗、只有理想的情況下成立的。

這七位好漢是臺灣大學附屬醫院內科總醫師廖運範、謝博生、高德治、李竹雄、郭壽雄、柯麗鏞及余政經等人，他們曾同學七年，共事三年，而今青年人的熱情和抱負又將他們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以壯大「杏文」來造福國民。

民國六十年八月間，在宋瑞樓教授擔任臺大內科主任的任期內，內科的幾位總醫師在每天早上都有一段時間，和宋教授一起討論科內的各種問題。

有一次，他們談到用中文寫病歷的問題。大家都覺得用中文來記載病歷，可免詞不盡意的毛病。

當時，宋教授曾很感慨的說：「只有未開發或開發中的國家，才有用外文寫病歷或讀外文教科書的怪現象！」

只爲了這句話，兩個月之後的一天，這幾位總醫師公決要在他們一年任期之內，把內科的經典「赫里遜內科學」譯成中文。

在總醫師任內，每位總醫師除了教學、研究外，還要兼管行政、

程榕寧



醫務，整日忙個不休，唯有午飯時才有短暫的休息，而這一年裏，他們研討「內科學」用的就是休息時間。

國內一直缺少中文的醫用教科書，他們在翻譯「內科學」時，所遇到的困難也就特別多，許多專有名詞是從來沒有人翻譯過的，他們得絞盡腦汁想出一個最恰當的來。

於是，在分工翻譯的那段時間裏，他們總是利用中午的休息時間，聚集在宿舍裏互相訴苦、互相請教，甚至於集體創作。

工作完成一半的時候，他們將成果送給宋教授過目。宋教授十分滿意，認為他們將全書譯完後，可以集冊出版。

由於「內科學」工程浩大，他們決定分上、下冊出版。上冊既已譯好了，理應先出版。於是，他們捧著心血結晶，四處訪晤出版商。

他們不願意把「內科學」這樣的一本好書糟蹋掉，因此，希望在印刷方面也達到「精美」的標準。他們找了幾家出版商，竟然有人想用五萬元新臺幣來買這本四百五十萬字的譯稿。

本來他們並不是爲了稿費而翻譯的，但是，又怎甘心被人如此剝削？何況七個人的一年時間、精力、學識，就只值五萬元？找不到理想的出版社，就讓「內科學」胎死腹中嗎？

幾經研商的結果，他們決定要在任內把「內科學」出版。沒人幫他們印，乾脆自己來。

六十一年二月間，「內科學」完全譯就了。

七個人便七手八腳的忙起來，每人先拿出一萬元臺幣，和印刷廠訂約印書，再向志文出版社老板張清吉討教各項問題，並向政府登記成立出版社。

爲了出版社的名字，他們也商量了好幾次。由於一般稱呼「醫學界」爲「杏林」，若直以「杏林」爲名，有點俗氣，便取「杏」字，以代表「醫學界」，再考慮到英文社名，因是集七人心力而成，便以“Sevens”爲名，而“Sevens”發音似「杏文」，在一陣掌聲中，命名典禮就此圓滿完成。

三月間，「杏文出版社」正式誕生了，他們同時在報章上刊出「內科學」預約廣告。

經過三個月的忙碌，在六月初，他們終於踏實的把「內科學」的上冊精美的印出來了，那份歡欣、興奮，非筆墨無法形容，且非局外人所能得知。

九月底，「內科學」下冊出版了，也受到極大的歡迎。像這樣一本專門、昂貴的巨構，能有五百位預約者，真是令人驚訝。

至此，宋教授的辛苦校閱、七個人的同心協力，才算開花結果，而剛好任滿的他們，也到了精疲力竭的程度。

他們清點一下他們所獲得的，不是金錢（連稿費也移做杏文出版社基金），不是人們的誇讚，而是有了一部中文寫的醫用教科書，只是這一項，就很令他們安慰的了。

忽然，他們都想到杏文出版社和剩下的「內科學」，不能放手不管呀！

廖運範醫師回憶說：「有人主張出醫學雜誌，以提高開業醫師的水準，由開業醫師，我們想到一般患病的大眾；由患病大眾，又想到無知民衆病急亂投醫、誤信廣告的情形，越談也越覺得可怕。原來，我們竟生活在一個充滿了迷信、庸醫、補藥、腎虧的世界中而不自知，報紙上充斥著『有病治病、無病強身』的妖言，電視上集欺騙大眾的聲、光、色於一爐，合力為錯誤的健康觀念做鼓吹，而文化界不肯口誅筆伐，衛生署如老僧入定，醫學界更是關在象牙塔內；上焉者潔身自好，下焉者甚至去做幫兇，做大眾心理或生理的劊子手。於是，在感慨、憤怒之餘，我們決定從象牙塔內走向十字街頭，向這種可怕的力量挑戰。」

由此，他們開始分頭在「準醫師」中找翻譯能手，再遍尋醫學上的不朽著作，經過精譯、細校後，推出與大眾有密切關係的「杏文保健叢書」。

在「發刊詞」上，他們表示：「健康即是財富，但是在現代化的社會生活中，健康的獲得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因為健康不只是病痛的免除而已，心理的安寧、生活的安全、適當的休息與娛樂、適當的工作環境等等

，都是現代人健康的重要環節。疾病發生了固然可以尋求醫生的幫助，但是上述各項的維護、疾病的預防，甚至於如何尋求適當的醫療照護等問題，都是依賴醫學者少，需要大家自求多福者多。因此，現代人健康的第一要件，在於對健康的正確體認，其次在於對生活中與健康有關諸問題的確當了解，再次才是對現代醫療內容的起碼認識。此一問題的重要性，在我們的行醫生涯中體認尤深，不幸的是在七十年代的今日，我們不但缺少一套能幫助大眾獲得上述要件的書籍，反而到處充斥欺騙大眾的醫藥廣告，因此我們不顧一切，集合了臺大醫學院師生的力量，勉力推出一系列通俗正確而可讀的著作，從各個角度去探討或指導健康的問題，我們期望這些努力，能為全民健康提供一份力量。」

至六月底止，「杏文保健叢書」共出八種，其中，都受到重視，而「健康的生活」已在兩個月中再版。在「杏文醫學文庫」類，現有的只有「赫里遜內科學」全譯本（及學生版）。這本為中文醫用教科書開先鋒的巨著，確實有刺激醫學院先進寫書的功用，有不少經驗豐富的老教授，也開始寫下平生閱歷的點點滴滴，真是可喜的現象。

「杏文」最初還怕「赫里遜內科學」會助長密醫的氣焰，但，繼之一想，密醫乃是社會問題，早已存在，縱使「內科學」一書不出版，密醫仍是鬼鬼祟祟的拿人命開玩笑，如果密醫真肯看好書，也許比不看書或看壞書要好得多。

「內科學」對外行人來說，可以看得懂，只是事半功半，太費精神。有位巴西華僑在聯合報上看到有關「內科學」一書的消息，曾來函購買，「杏文」婉言規勸，說明此書對他無益，而沒賣給他。

「健康的生活」在預約時，因為擔心銷數有限，成本會提高，而將售價定為九十元，後來，預約者超出預計，「杏文」再將售價改為七十元，凡是預約者多付款的，都分別退還。有許多讀者很敬佩「杏文」這種舉措，他們認為杏文有「良心」。

因為「內科學」是醫學經典，不能任由個人好惡而取捨，故而全書採直譯法，難免有西洋味道，至於「杏

文保健叢書」則是經過選擇、參酌國人情況而編譯成書。

有關「大眾疾病」類的書，如心臟病、高血壓……等，杏文出版社目前還不敢編譯，理由是：中國人一向喜歡自己醫自己，如果真的生了病，照著書本來治病，有時反而對病況有害。他們準備將國人「心理健康」建設得達於起碼標準後，再計劃出版疾病類書籍。

「杏文」出書，很守規矩，凡是能與原書作者、出版單位取得連繫的，都先徵求翻譯的版權，如「內科學」一書，原出版單位就曾要求版稅及限定出版數量。付版稅是項龐大的負擔，但，「杏文」寧可自己窮一些，絕不願「偷」。而「杏文」在美國也有資料供應站——是他們的大學同學林哲雄，他很有選書的能力，最近他搜集了「背痛怎麼辦？」「怎樣避免不必要的外科手術」「關節炎可以治癒嗎？」等珍貴資料，「杏文」正在加工趕譯，以饗讀者。

「杏文」的海外代銷處是香港友聯圖書公司，國內則由外務員東奔西跑，創業維艱，「杏文」創立已有一年半了，七個股東却還沒見到賺來的錢的影子。

他們如果真想賺錢，只要自己開業行醫，財源必然滾滾而來。

他們的理想是，杏文出版社將來也有一天能像光啓社一樣，在電視上買段時間，來抗拒電視、報章上的醜惡、欺騙的醫藥廣告。他們感慨的說，「杏林春暖」和「醫門滄桑」的故事在中國也可能發生，至少，他們都願意竭誠幫助病家。

他們表示：「我們的力量很少，但，我們要盡力去做。」

「杏文」總企望有工商界人士與他們合作，由工商界出錢，他們奉獻智慧，使得「杏文保健叢書」的價錢能降到最低，如果能人手一冊，是大家的福氣。

以「強國強種，全民健康」為發行宗旨的杏文出版社，是出版界生力軍，希望他們的作為，能給國內出版界帶來新的啓示，開拓新的坦途。

大地出版社

爲了實現蘊思已久的計劃，也爲了許多傳世之作不被埋沒，姚宜瑛才當仁不讓的開辦了「大地出版社」。她本來是位鋒頭極健的女記者，十幾年前，爲了照顧家和孩子，悄然自新聞界隱退，只在家務餘暇裏，寫了「煙」（短篇小說集）和「明天的陽光」（長篇小說）等兩部書。

五十九年和六十年她主編「中國文選」期間，深深嚐到出版的苦滋味，却也更真實的了解出版界的情況，站在一個讀書人的立場，她的看法是：「出版界出的書汗牛充棟，實際够水準的却是少之又少。」

於是，稍作考慮和準備，在六十一年三月，衝動不減當年的姚宜瑛便在家中騰出一個房間，幾度「登高一呼」——號召有志一同者合作後，正式搞起出版了。

爲了給出版社取名字，姚宜瑛爲難了好久。她的人緣很好，朋友們都樂意替她動腦筋，她將所有的候選名字，都列在一張長紙條上，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

後來，她的一個朋友建議她選定了「大地」，並且詮釋說：「大地是萬物之母，妳酷愛大自然，以『大地』爲出版社之名，不是相得益彰嗎？」

姚宜瑛愛沈穩的大樹，它碧綠常青，它昂然挺立，它寧靜安祥，因此，她以一株茂盛的樹影作爲社徽，那樹影下是孕育萬物的大地。

其次，她再爲文庫定名。早在辦「大地」之前，她就有出版一萬本書的抱負，一位文友知道她的心事，便建議她以「萬卷文庫」爲名，但她聽說編中央副刊的一位夏先生曾立意以「萬卷文庫」辦出版，爲了慎重起見，她專程去請教夏先生，夏先生表示「願意割愛」。於是，她在「萬卷文庫」氣勢磅礴的頭銜下，着手書籍出

版。

到今年三月底，「大地」才滿一週歲，精選出版的十一本書全歸在「萬卷文庫」中。姚宜瑛計劃在年底，書的數量較多時，再予分門別類。

「萬卷文庫」中最受人注目的書有三本：「父母怎樣跟孩子說話」、「父母怎樣管教青少年」及「怎樣愛你的孩子」，它們都是教育孩子的好書。

姚宜瑛很愛孩子，只要是孩子的事，她都樂意去做。她常和關在少年管訓隊的孩子們接觸，有的是她認識的，有的是素昧平生的，但她都給他們安慰和鼓勵。

由於常和他們在一起談天，姚宜瑛發現「問題家庭才有問題孩子」，她所說的「問題」不只是指家庭破碎而言，父母本身性格上有缺欠或其他種種原因，都構成家庭中的各種問題，許多家庭外表上看起來很圓滿，而內在潛藏着種種問題，這些問題都在無形中影響到孩子們。

她說：「做父母的常常會因為跟孩子談話談不出個結果而生氣，也常常會爲了孩子不能實現自己的期望而懊惱不堪，原因便是言語、思想和感情上的隔閡。因為張先生翻譯的這本書提供了最直接、最簡易的新方法，使父母透過這些方法能直接接近孩子，贏得孩子的心。」

由於「父母怎樣跟孩子說話」的反應熱烈，姚宜瑛證實自己的出版方向很正確，除了覺得安慰外，她更立定志向——不一窩蜂的翻譯「熱門書」，而走她理想中的美好路線。

「父母怎樣管教青少年」是姚宜瑛與她的先生張天溥合譯的，以許多生活上的實例，告訴父母管教青少年的方法。

姚宜瑛表示：「管教十幾歲的孩子，是父母們最傷腦筋的事。十幾歲的青少年，在生理上，他們已經過兒童時期，不再事事依賴父母。在心理上，『自我』更隨着年齡成長，他們自尊也反抗，不能分辨是非好惡，却又自以爲是，拒絕父母的管教，和父母發生衝突，由此而造成許多家庭悲劇，造成社會上嚴重的問題少年。我

與張先生合譯此書，是希望有助於父母管教青少年。」

「怎樣愛你的孩子」由張劍鳴譯述，內容是向父母揭示愛的方法，使父母給孩子的深愛不致於虛擲，更進一步，替父母及孩子間建立起愛的橋樑，贏得孩子的愛，使父母對孩子的管教變得輕鬆、簡單。

「翻譯研究」是散文家思果寫作、治學四十多年的心血結晶。他把翻譯當成一門科學和藝術，在這本如軍用地圖的書中，告訴人那裏有地雷，那裏有險灘，那裏有流沙，也指示安全的道路，但它並不是導遊手冊。書裏所講的是實際有過的困難，不是憑空捏造出來的。

姚宜瑛稱許「翻譯研究」是本傳世佳作，贊美思果是位嚴謹的作家。她說，在該書發排時，寄居香港的思果常因書中的某一句話而來電更改，這種負責的態度，令人敬佩。

事實上，姚宜瑛的敬業精神，也不亞於思果。她常爲了使書的每一部分完美而苦思終宵，幾至不能入睡。以書的封面來說，姚宜瑛認爲，書的內容好固然重要，外表的裝潢也不可忽視，她要求「大地」的每一本書的外觀賞心悅目，有如一件藝術品。

因此，她從不錯過每一項畫展或設計展，她時時在發掘新人。如「風樓」的封面是在八件作品中選出來的，是湯麗華的傑作；「愛爾蘭手記」由臺大學生范良琦精心設計；「父母怎樣跟孩子說話」等教育性書籍封面，是由女作家羅蘭的兒子朱旭繪製；「傻子金寶」是出自女作家嚴友梅的兒子陳景泰的手筆。新人的作品清新而可愛，真能叫人眼睛一亮。

最近正在排印水晶的「論張愛玲的小說藝術」，雖已進行了半年，但因封面的設計未盡理想，正在趕工製作中。

除了封面，姚宜瑛也很重視封裏，她會選擇與封面協調的粉紅、淺黃、淺灰……等色紙作封裏，這是一般書籍忽略的。

姚宜瑛有意再加強書籍的裝潢，至於細節如何，要請讀者拭目以待。

許久以來，鮮有小說出版，好稿難求是主因之一。姚宜瑛已出版了林懷民的「蟬」，朱西寧的「蛇」和到季的「月亮的背面」不久亦將付梓。很多人都勸她少出小說，她却不忍小說被冷淡，她只希望她的勇氣能得到回響。

「大地」的計劃是多出版文學、藝術、教育、保健等類書籍，可是，會在什麼時候呢？姚宜瑛也不知道，並不是她找不到好作品，而是印刷廠不能配合。目前一家印刷廠總要替三家書局印書，他們是不遺餘力的爭取生意，可是一旦把稿子接下來後，就推三拖四了，常常會耽誤出書的日期，姚宜瑛都急死了，印刷廠才不理呢！唉！有什麼辦法，這是中國人的舊觀念。

最令姚宜瑛頭疼的是「盜印」問題。「大地」的十本書中，已有「風樓」和「父母怎樣跟孩子說話」兩本被盜印。她說：「搞出版的苦經很多，像印刷、紙、裝訂等都很麻煩，但最傷心的還是盜印問題。在臺北重慶南路的書店中，就能看到盜印書堂而皇之的在公開出售，南部早成了盜印的世界。」

姚宜瑛的切膚之痛，也是所有出版商們的苦衷，文友們都建議她上書蔣經國院長和王洪鈞局長，要求政府立法制止盜印事件，或是在革新事項中加上這一條，以雪「盜印」之名。她如果真這麼做了，文友們願意和她連名陳情。

另一種「盜印」方式是「強迫出書」和「擅自轉載」。姚宜瑛過去曾編過一本「當代女作家小說選」，每位入選的作家，都曾在事前被徵詢意見，並收到姚宜瑛寄贈的三百元象徵性稿費。姚宜瑛認為保障著作人權益的風氣，應儘速樹立，以整頓種種不正常現象。

對「大地」的未來，姚宜瑛充滿信心，她相信，只要選稿精嚴，出版够水準的書，久而久之，讀者有了信心，書的銷路也就不必擔心了。只是這生根的工作，要靠時間和努力來逐漸拓展。

先知出版社

青年人是可愛的，如能抱着造福同胞的理想，默默埋首工作的，就更可貴了。

「先知出版社」正是後者的代表典型。

由一羣青年，基於同一理想，胼手胝足，同心協力創辦的先知出版社，在去（六十一）年正式成立。它的年紀雖小，但在他們的行動上，言談裏和堅毅的神情中，令人覺得後生着實可畏。

替先知出版社催生的是鄔昆如教授和輔仁大學哲學系的部分同學。

鄔昆如教授是在獲得西德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後返國任教的，他滿腹經綸，視學生如手足，除了在課堂上諄諄教誨外，他還是同學們心目中談得來的好朋友。

在無數次的融洽談話中，鄔教授和輔大哲學系的同學們，由學理的探討聊到家常閒話、社會現狀，逐漸的，這羣承受正統哲學思想教育的師生，發現有一個神聖的任務在等待他們擔負起來，那就是「介紹正確而有價值的中西思想」。

這個工作雖然有人在做，但，到底有限，幾經磋商，他們決定以此作為「書生報國」的起步。

就在六十年的耶誕節，十二位有志一同者決議利用獎學金和寒暑假的工讀金，每人出資五千元，為立社基金，並且開始分頭瞭解出版界的狀況。

六十一年元旦時，他們籌足七萬元，在同學潘栢世主持下，以「先知」名義向政府申請立案，同時，展開出版工作。

爲了替出版社取名字，他們花了一番心血。原則上，他們不願與任何正式機構發生關係（即避免成爲某一

機構的附屬單位)，也許是因為他們都研究哲學，也許是因為他們都有「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勇氣，當「先知」突然被提出來時，他們一致雀躍的通過了。

兩個月後，獨立的「先知」的第一批書「從上帝到人」、「語意學的全面探討」問世了。由於先知的首批產品切實達到了該社成立的宗旨：「以介紹正確而有價值的中西思想為職志，期能促進文化交流，為現代中國青年提供一盞明燈，導向光明的未來。」先知贏得了許多位教授和同學的著作和金錢的支持。

十月份，畢業於輔大哲學系的傅佩榮，以新得到的臺大哲學研究所研究生的頭銜，接長先知出版社。

這位哲學園地的新生力軍，在大學時代就出盡風頭（其中尤以他一手成立的「哲聲合唱團」最為可觀），負責「先知」之後，在秘書劉武重、發行何錦勳（皆是輔大四年級學生）的鼎力合作下，正有計劃的朝理想目標昂首闊步中。

傅佩榮社長幹勁十足，他目前雖仍是學生，但「先知」的社務確已井井有條，令人刮目相看。從「先知」的出版目錄上，就不難察覺其份量和價值。

「先知」現有的圖書分先知叢書、先知文學、先知國學、先知文藝、先知大學叢書等五類，共有廿餘種。一、在叢書部分，到今年五月初止，共有九種，其中「發展中的存在主義」、「存在的童話」和「人的現象」都已再版。

「發展中的存在主義」和「存在的童話」都是鄔昆如博士的著作。前者所要指出的，不但是存在主義這門盛行的哲學的發展方向，更要指出每個人內心對自身存在的認識、抉擇和把握。如何在生命體驗中，解脫苦悶，超越荒謬？如何以仁愛和責任感，去和人們交往？如何以個人的努力，為世界、為人類、為自己創造幸福？本書從歷史淵源說起，暢論影響存在哲學的三位大師：祁克果、尼采和胡塞爾；然後再深入探討其核心人物，如雅士培、海德格、馬色爾、沙特等；最後介紹存在哲學的發展，如駕御術的產生、結構主義的興起等。是一本一反過去所謂介紹存在主義，而實質錯誤（以為存在主義全然消極、灰色、頹廢）的談存在的書。

「存在的童話」是鄔教授對人生的直接感受，而直接以「童言」表現的書，每一片段都是「現實」和「理想」的混合結晶。鄔教授說：「人不是荒謬的，世界也不是荒謬的；但是，人生在這個世界上却是荒謬的。在這荒謬的人生中你會遇上許多荒謬的事情。而這些荒謬的體驗，最能表現生動的，是以童話和神話的方式。」

「先知」正計劃出版的新書有「三度生命」（鄭聖沖譯）、「禪海」（南懷瑾著）、「李白乾杯」（碧竹著）、「斷羽」（葉海煙著）、「現代存在思想研究」（項退結著）、「真善美的故事」（丁貞旒譯）、「天香庭院」（張秀亞著）……等，近卅種。

另外，並敦請謝凡教授主編「先知法語叢書」、雷煥章教授主編「先知藝術叢書」等。

「先知」的稿源分爲兩種，一是接受教授建議，翻譯有價值的書；一是接受外來投稿。

每部稿子，都由該社的編審委員會，先行審查，通過後再編輯印行。目前預計每月出版新書兩種。充滿朝氣和勇氣的「先知」，在業務上有三大特色：

1 設有基本訂戶辦法——每出版新書，在三日內，郵寄到訂戶住址；訂戶如果對內容、印刷、裝訂方面不滿意，可以在三日內將原書退回，不必付款；如果願意保留，可在三日內，利用該社帳戶，在當地郵局劃撥存入該書訂價七折的金額。

目前，登記爲「先知」基本訂戶者，已有上百位之多。

2 發行業務創新猷——聘請居住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同學或朋友，負責當地經銷，職務是在該地批發及收款，名稱是「區代表」。

有些區代表基於「有力出力」的誠意，自願義務幫忙。

3 與印刷廠密切合作——「先知」曾在半個月中經過排版和三校程序，出版一本書，唯一的方法就是與印刷廠保持密切聯繫及合作。

雖然在技術上也曾出過一些小紕漏，但這是任何人、事在成長過程中免不了的。

一目十行·人人可學

特價10元

如何學習速讀

特價30元

記憶訓練目力機

全套100元

英文速讀自練資料

(三大冊精裝) 特價170元

速讀函授

招生

■十週結業，隨時均可入學。能增進中、英文速度三倍以上，並授記憶訓練方法。

■凡本週內入學者，均附贈右列四項書籍及教材，僅收30元；如僅參加中文速讀函授，祇收200元。

■郵撥一六〇四五號王孟石帳戶，一週內即陸續寄發講義及教材。

王氏速讀推廣中心啓

「先知」社長

傅佩榮說：「光啓

出版社曾和我們合

作出版四本書，站

在後學的立場上，

我們非常感謝光啓

提携的美意。」

「先知」不贊

成「挖一個坑，然

後自己跳下去」的

出版方式（即只顧

眼前的厚利，而不

顧慮出版事業的前

途，是否對讀者有

益等），而「先知

」也並不堅持真理

只在「先知」，不

過，讀者們是應有

比較和批評的權利

巨流圖書公司

(社版出江大原)

圖書最多

設計新穎

交通便利

服務親切

地址：台北市中華商場五棟二樓(武昌街天橋)5之11號
電話：三三三
郵政劃撥：一七三〇七三號

「家變」與文變

景翔

在訓練讀者的耐力上來看，王文興的「家變」是一本了不起的作品，要是能耐着性子把全書讀完的話，那麼無論再怎麼驚扭，再怎麼不通的文章，也都能看了。

在創造票房記錄的商業觀點來看，王文興的「家變」是一本成功的作品，很多閉起眼睛來瞎捧的文章，配合上一些活動，宣傳與廣告，的確達到了暢銷的目的。

可是在把它當一件真摯的文藝作品來細讀了之後，我却不能昧着良心來說「家變」是一本好書。因為一本寫作態度誠懇的書，絕不會在其中設下那麼多「作怪」的「文字障」。

沒看「家變」以前，我已經作了很多的「心理準備」，因為已經聽說了一些關於「家變」中文詞奇特的說法。我看王文興的作品，大概是從「現代文學」創刊號開始，雖然向來總覺得在那一批先後都著有盛名的作家中，王文興一直是比較弱的一個，但一個作者的成就，和他個人的學養及天份都有關係，作為一個讀者，只有權利喜歡或不喜歡，並沒有權利去要求他一定要達到怎麼一個高的標準，可是看了「家變」已近乎不通的文字與句法，却真正使人吃驚，而覺得讀者該有權利要求作者至少要達到某一種最低標準——通順——了。

就這麼說一個薄有文名，又執教在幾所有名大學裏的人作品不通順，連我自己起先也覺得有點過份。所以我首先假定是自己的程度不够，沒有看懂。當然這種假設是相當大膽的，因為想想自己讀了二十幾年的書，再說學問不多，但連有些非我族類的人用蟹行文寫的書都能看得懂，怎麼會看不懂本國同胞用方塊字所寫的書呢？但事實上硬是不甚了然，所以仍有

「家變」談

王鼎鈞 石公 李寬宏 景翹 關雲 隱地

小心求證的必要，也許該定下心來，學學別人「品茗苦讀」吧。這一看，果然看出些名堂來了。原來這本書雖是用的中國字，寫的卻不是中文。

用中國字寫出不是一般人用的中文的作品，我倒不是沒有看過。有很多用文字設迷宮的現代詩和散文，甚至於一些小說，都是這類的作品，有一個並不含很多惡意的形容詞來形容這類作品，謂之「晦澀」。晦澀實在不是一件壞事，有時甚至還可能是種藝術的手法和高超的技巧。當然也可能是作者功力不足的結果。

所以接下去，我就站在把「家變」視為「晦澀」的立場來細看分析。

據說有人是刻意求晦澀，來掩飾作品中真正的主题所在，但「家變」顯然並不屬於這一類，因為其中寫倫常的主题十分明顯。

據說有人之所以文筆晦澀，是想造成某種氣勢，或氣氛，但我在「家變」中也看不出有什麼特出的效果。

據說……

可是這樣推下去，恐怕非要推出個我一直在避免的結論來，畢竟王文興寫作到今天已有相當久的時間了。

那麼「家變」的文字彆扭，就不是「晦澀」了？

那麼究竟為什麼要用這樣詘屈聱牙的文句呢？

我想到可能爲了配合文中角色的身份吧。可不是嗎？這樣的例子也多了，就有大作家滿篇兒語，而收到極好的效果。因爲他文中主角就是個孩子。也有些大作家滿紙村言俚語，却沒有人責怪他們不够雅馴，爲的是書中人物就都是些鄙陋的粗人，書裏用字用語，是該切合角色身份才對，只是我們看到「家變」中的主角范曄，是「C大歷史系助教」，實在很難

想像會有從事「百年樹人」偉大工作的人却連話也說不通，或白字別字連篇。

那麼可能是一種「方言文學」的作品吧？懂得臺語的讀者，看起黃春明和王禎和小說來可以更易深入欣賞，也是不爭的事實。看了下「家變」中說主角籍貫是「福建福州」，又說他們曾住在廈門，於是找了個會說福州話的廈門朋友，請他唸上一段，不幸的是，在他苦讀數句後，實在無以為繼，在還書給我時，他的評語是：「這不是人話。」

這句評語乍聽起來很刺耳，但我沒有話去回駁，因為他實在說得很中肯。

想起一個很老的笑話，說有個人寫了一首很得意的詩：「壁釘掛錦春，遠竹吹我心，況指斑瑪假，肉耳墜金真。」可是沒有人看得懂他寫的是什麼，此公詳加解釋詩是：「壁上釘了釘子，掛着一張錦畫，畫中是春天的景色，遠處有人在吹竹簫，吹動了我的心，我的二哥（二兄兩字合而為況）手指上戴的斑指，那塊瑪瑙是假的，我的太太（內人兩字合而為肉）耳上掛的耳墜子，却是真金的。這詩還好在前二句寫景寫情，後二句寫實，真可謂有美皆備了。」

在「家變」中大半的文字都有類似的妙處，那首不通詩居然流傳這麼久，到現在還能讓人拿來當笑話講，如此看來，「家變」也有後望焉。

至於讀者的不幸，那「直是你該應了」。

試論「家變」

李寬宏

「他在接近家的時候不知為什麼突間想到家可能已經不存在……他迅速向前飛跑，想即刻看到究竟。他奔衝途中跌了兩次跤。他心快要跳出咽喉來了，他就要看到了！那房子安然如舊的座落在那裏，他舒了一大大口

氣。他閉上眼臉默想他什麼都可以失掉不在意，祇要是這個家尚在。」——「家變」第19節

「家！家是什麼？家大概是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一種制度！牠也是最殘忍，最不人道的一種組織！」——「家變」第152節

成長真是一種悲劇嗎？爲什麼以往我們所珍視的，所不可或缺，隨著時日的推移，知識的累積、視野的開闊却成爲我們所鄙視、所厭惡、所欲去之而後快的？

「家變」給予我們是極沉重的感覺。我們目睹一個小孩的成长，自兒時的強烈依戀家和父母，到長大後的虐待父母，厭恨家庭制度，這其間有多少的矛盾、衝突和掙扎？

我們每個人都或多或少經歷過書中主角——范曄的心理過程。兒時對父親的極端崇拜，到後來漸漸發現父親的「短處」，終至最後偶像的破滅。只是因爲書中的父親，「實在」就不是一個很體面的紳士——他身體瘦弱，腳有點跛，個性懦弱，知識淺薄，顛頂無能——，再加上貧窮的壓迫，父母的經常吵架，以及范曄一心嚮往高貴生活的浪漫傾向，使得整個衝突變得極端尖銳。

歸根究底的說，「貧窮」是家變的主因。范曄喜歡讀詩，畫畫，看舊俄時代的小說，聽孟德爾松的音樂。所有這些對於音韻之美，構圖色彩之美，音樂之美，與生活之美的愛好，更加深了他對周圍環境的不滿，也使得他內心的掙扎更加強烈。爲了「想且時甩掉環境和生活的壓蓋」，他自慰，到河裏划船，望著「灰雲片中陡然出萃一顆銀亮的寒星……將他對他的將來的一切期望寄掛在這一顆星銀上。」

有一顆星銀，幾幾乎差點出現在他們的生活中。他父親偶然碰到一個以前的朋友，這朋友說有一位華僑要和他合夥做生意，希望范曄的父親也參加，每月可以有三千元左右的收入。全家人狂喜地期盼這件事情的成功；范曄的母親高高興興地到廚房煮飯；他父親「則一直以著他那宛如入夢國的笑暈來做著他的清拾臥房和收拾內衣的瑣務」；而他自己「更是則一直落在激宕之中，注望著四周圍的舊桌椅舊席面和顛瘡殼牆，覺得這一切

即將可以換新的了。」這是苦旱求雨的心情，也是惟一一次可以防止日後「家變」的關鐵。但是那一顆星銀却何其迅速地隱去了！他們所遇到的這位「彌賽亞」只是一位愛幻想的窮公務員，不久就去世了。他的爸爸不但沒賺到一分錢，還「賠」了兩百元的奠儀。又一次證明他父親對於改善他們貧窮環境之無能！從此，他就「改以另一種的——不是憐憫——而是卑夷的眼光去看咧他之父親。」

貧窮導致了見解的淺顯與風度的欠缺。在他幼年時，父母把一些幼稚可笑的想法教給他（每頓飯後用熱毛巾滿頭滿臉蒙住，說是有益健康；不要以白毛氈罩在頭上，會不吉利；碰到打嗝時把竹筷子押十字交放在杯子口喝水……等等）使他在這些觀念下習以為常地生活十多年。待到心智較為成熟的年歲，他不禁卑夷起父母的淺顯。這種觀念的差異越來越強烈，等到他發展出一套「非孝」的理論時，他已經和父母在思想上處於兩個極端，而他也為自己日後的家變找到邏輯的根據。

「家變」一詞可能自「政變」來，意謂著家庭中領導權力的轉移。如果廣義地說，應該可以指對家庭中領導權力的挑戰。那麼他二哥應該是家變的「前鋒」。二哥與他是同父異母兄弟，一向對家中任何人就沒什麼感情。但是引起他（二哥）與父母決裂的原因，却是他（二哥）的婚姻。父母反對的理由是：女孩子是個酒家女，又是個臺灣人。於是二哥對父親說：「然而我要告訴你的事實是，你遠比臺灣人不如，你還比不上做個酒家女的……你偏窄底地域觀念頑固、腐朽、荒謬：她的做酒家女完全是爲了幫助生病的父親：你甚而陷害你的兒子，濫意破壞他的終生幸福！你說你那裏比得上她？」這是父親初次經歷到的公然背叛，原因也是觀念的差異。

兒子對父親的背叛似乎是一次比一次強烈。大哥悄無聲息地離家而去；二哥在與父親劇烈的爭吵後離去；范曄則虐待父親，使他受不了迫害愀然出走，然後自己成爲家庭的主宰。自始至終，父親對於二哥和范曄都是心底的鍾愛。縱使二哥當面侮辱他，威脅要殺他；范曄折磨他，不准他吃飯，甚且禁閉他，他仍然深深地愛著他們。最令他失望的當是范曄。范曄小時讀書成績不錯，父母都以他爲傲。有一次他從班上拿第四名回來，他爸爸高興地說：「我有這樣一個兒子盡够了。有人有黃金銀券我不羨慕，我有個值得千萬金的好兒子。有個這

樣的兒子便是什麼財富都比敵不了！……」可見他實在是父親拮据的物質生活中的一個精神支柱。沒想到這個爲父母所誇耀的「讀書伯」，後來却以他的知識來鄙視雙親的無知，真是個諷刺。

迫害父親的還有母親。母親是個無知而心胸狹隘的婦女，她的心理負擔最少却訴苦最多。她對范曄說父親的壞話，有意無意地疏遠他與父親的感情。她對二哥明顯地表示出不友善的態度。極強烈的嫉妬心，使得她知道父親和那位女同事說了話，就一口咬定父親與她有曖昧關係，一定要父親承認，而且要他下跪賠不是。父親對於這種屈辱的無言忍受，使范曄由憤而恨，恨父親的懦弱無能。貧窮加上父母的經常吵架加上老父的無能和偶像的破碎，終至使家變成「地獄」，終至引發了「家變」。

王文興所用的文字精鍊而樸實，極適合於這一個普通公務員的家庭悲劇。章節的分割乾淨俐落，省却許多「過門」時的贅字贅詞，使得整個故事看起來非常緊湊。所用的一些象徵可以讓讀者意識到范曄的逐漸成長，以及家庭風暴的越來越烈，如書中三「部」中每一「部」都出現過一次飛機，每一次作者就乘「機」交代了范曄是時的年歲。前兩次飛機出現時，范曄都匆匆忙忙奔跑出去看，而且對第二次飛機的描述也比第一次要詳細，成熟的多。這很容易使我們想到范曄對於遨遊天際（也就是掙脫現實樊籠）的渴望，無形之中也令我們感到他心智的成長。可是第三次飛機出現時，范曄却不跑去看了，而只是嫌機聲吵，把正看著的書闔起來。這件事發生在父親企圖與華僑合夥經商之後，是不是意味著范曄對周圍環境的完全絕望（所以再也不想看飛機），而沈淪於書中的世界以求解脫？

另外一個象徵是颱風，也是每「部」各有一次颱風。第一次颱風時，他年紀還小，正沈浸於家中的祥和與對父親的崇拜中，所以「覺得房屋非常溫熱安謐」。第二次颱風發生在二哥與父親激烈爭吵乃至決裂之後：「每每一大風颳來時就像要把整座木樓全然，附帶連他，一起掠清。」第三次的颱風發生在他、母親、父親三人的激烈爭吵後，這時已變成：「房間裏的三面玻璃遭受暴風吹碎，……整個屋子裏讓風給吹得一片狼亂，一片瘴眼。」

書中的音樂性是一個很大的特色。王文與企圖利用文字來造成一個可以感覺的世界，希望讀者可以聽到聲音，看到景像，聞到味道。而書中的形象與味道主要還是來自聲音：

「於夏天夜晚時經常下午一陣熱帶巨雨畢盡，空氣顯得極其沁清。他媽媽在房子徐舒的整拾四處的衣裳和瑣雜。

夜晚放置月光牌蚊香的裊裊淡煙。

深夜時他聆及蟄蟲的響顛像耳鳴。」

再加上一些作者自己創造的擬音句，和特意控制的節奏（全書的節奏是越來越快），使整本小說有點像一齣神劇，旋律性極強的詠嘆調，與旋律性較弱的宣敘調，交互參差著漸漸推向高潮。

從「父親的裸體教他驚駭住：他的裸身純白得像百合花，且從來少有見過這般圓而結實的肉肌」的幼時幻像，到「他慕然發現他之父親原來是個個子奇矮的矮個子，並且他一生以來第一次查覺到他的父他原來是個拐了只脚的殘廢」的殘酷現實，對他是很痛苦的心路歷程。慕然發現小時候所崇拜的英雄，實際上是一個根本就與心中的典型相反的卑微人物，這一傷破滅的衝擊是够大的。偶像的倒塌令他「恨父不成材」，乃至一見生厭。所以等到他體力漸壯，且掌握家中的經濟大權，實際上成爲一家之主時，使時常虐待老父，以洩心中鬱恨。

父親出走後，他與母親的生活居然「髣髴還要更加愉快些」。一個原因是他兒時對母親的崇拜沒有那麼強烈，日後的失望也就微小得多。另外一個原因——讓我們暫時忘却頗爲時髦的佛洛伊德的仇父戀母傾向——也許應該是「強壯卽道德，懦弱卽罪惡」，「適者生存」等等現實而殘酷的哲學。在這種觀念的前導下，拋開「落伍」的父子親情，然後驅逐一個又老又醜，軟弱無能的父親，似乎是很自然而然的。——特別當這個兒子是個強壯而有「見地」的「新青年」時。

然則我們實在很想知道後來范曄有沒有再做那種夢，做那種「像這樣白天不會覺得任何慊疚的事，到了晚

上就會明亮的覺得」的夢？

「家變」與「龍天樓」

隱地

讀「家變」，不禁使我想起作者的另一本書「龍天樓」以及筆者於五十五年四月寫的「龍天樓讀後」，我願意摘錄其中一部份：

這個刊於二十七期「現代文學」上的中篇，是歸國不久的王文興從民國五十三年五月開始執筆至五十四年十一月方纔脫稿的作品，它可以獨立的四個故事，是一篇完全以男性為主的小說。它成功地製造了懸疑，並且激發了我們內心的情緒。王文興以四個故事揭露了人生真相，不但完成了小說家的使命，同時也自然的展露了他埋藏着的才華和深厚的功力，特別是第一個故事，無論敘事技巧、氣氛的處理、和帶殘酷性逼真的情感表達各方面，在在都使人為之刮目；然而可惜的是，就像有些只能粗看的女人一樣，「龍天樓」經不起細讀，更經不起分析，問題不在於它的主題與故事，而完全是在於它的文字。

臺大外文系畢業後到愛渥華讀文學創作的王文興，他對現代小說的理論和技巧，自然有相當研究；使人意外的，他抓到了像「龍天樓」這麼好的題材却未能適當地予以處理安排，歸根結蒂，我覺得王文興在文字使用上有欠斟酌，一般來說，用字最基本的原則首求正確，其次纔講求簡鍊純淨，王文興喜歡亂造詞彙，他的句子似乎很少推敲，想到就寫，固然因此而表露了「才氣」，但也不免使人有「粗糙」的感覺。

我並不主張保守，或永遠地一成不變。相反的，我反對目前部份毫不運用思想的作家，一味蹈故襲舊、拾人牙慧，一遍又一遍地使用着腐舊的陳腔爛調，而不肯推陳出新地創造新穎而有意義的句子。但若要創新，必

須有所依據，起碼也應該保持正確的原則，而王文與像是頗為懷念「東方」，他用彷彿是我國的章回小說文體來表達，所以在不知不覺中使用了「不數年」、「因是之故」、「無下刀處」等等等半文不白的文字，同時，他的作品又夾雜了許多像「我得當心勿讓悲哀吞了我的聲音」這樣歐化的句子，遂使我們覺得王文與的文字實在有點不倫不類，以本篇一開始那句：「日中的時候，市場的騾攘已汐退許多，是時宛如六月中蜂羣飛去以後的蜂窩，祇剩下三二隻嚙嚙的留在窩裏。」就是很典型的屬於王文與式的警扭句子。接下來，他用了許多累贅的比喻與形容，反反覆覆地解釋說明，其實只告訴了我們：在市集的對街，有一座老舊的叫「龍天樓」的山西酒館。這開頭兩段讀者讀得吃力，作者寫得也未必輕鬆……

經過了長長的七、八年，王文與又有小說發表了（民國五十九年，志文出版社曾出版王文與的「玩具手槍」，惟「玩具手槍」一書除「第三研究室手記」外，均係舊作改寫），這一次，他的文字變得更加奇怪，已不能單用警扭形容，我們必須很不客氣的說，它簡直已經變成錯誤和不通啦！

王文與爲什麼會寫出這種怪異不通的文體，我想，這絕對和一個作家的觀念有關，王文與曾說：「我從來不聽別人的批評，……至少我覺得這裏的文學水準太低，假如我生活在一個文學水準很高的國家，或許我會接受別人的看法。」

又說：「今後我國的作家，如欲達到够格的水準，就必須向西方學習，思想和技巧一律學習。」（見五十八年七月號「純文學」思兼君「對文學的態度」一文）

對一個「從來不聽別人的批評」的小說家，如果再繼續對他的文章有所批評，實在也是自討沒趣，不過，當我聽到某大學教授說「家變」是「中國近代小說少數的傑作之一」以及某文學雜誌認爲：「王文與先生大膽捨棄中國小說舊有之常規，另闢蹊徑，爲中國現代小說創立一種嶄新的風格」之後，我覺得還是應該發出一些不同的聲音，因爲，如今爲「詰屈聱牙」甚至錯誤不通的文字已經成了一股流風，許多年輕的模仿者，也都以

能寫一些怪異文字自以為是「天才」，影響所及，實在很使人引以為憂。

今年五月十三日，經常在華副寫方塊的陳克環女士，寫了篇「棄屋築巢」，她在文內說道：有些作者故意製造一些與文法相悖的奇詞怪句，以求表現獨特的風格，有樑有架的房子不住，在樹上築巢，誠然是自由又奇特，終屬開倒車作風。

她又說：文學創作主要還是思想上的啓發，文字只是表達思想的一種工具。作者講求文字的美，如同廚師講求餐具的精美，同屬於美的追求。但是，將大部份心力花在創造新名詞和怪句法，以示與衆不同，那就像一個廚子光是在器皿上窮耍噱頭，用盤子盛湯，用湯匙裝菜，讓人忙個昏，却難以飽腹一樣。若是希望饗人以美食，還當在烹飪上多下功夫才是。

說實在話，二百零九面的「家變」，從其中抽出任何一段，都像一個有才氣却不知如何用適當文字加以表達的小學生的作文，任何一個國文老師看了，如果不用紅筆去改它一番，都會覺得沒有盡職。以下略舉一些組成「家變」待商榷的文句（如果要認真的找，這樣的句子每頁總有三、五句）：

(1)……他要找人聊下天，乃是他去了友人家。友人跟他許久不見，必留他同桌用飯，以是他晚飯未歸。

(十一頁)

(2)他便開門閃出來告訴其母親。(十二頁)

(3)一點半時，他感覺也無妨去問下他的哥哥。雖則他深識父親去那兒可能性幾何。(十六頁)

(4)仍是他出來去公共電話亭。(十六頁)

(5)父親的缺點之中大概最令之感覺而察的缺點是，也是——應該說，父親其人的平日喜歡做勢扮演的戲劇化、戲劇化、戲劇化！(一八二頁)

(6) 關之乎隔不久他應該再外去尋索他的父親的安排及計劃，這一個做兒子的他幾乎可以說都已經就要忘記掉了。(二〇〇頁)

(7) 在這一時候的平靜的該一段的時間的裏面……(二〇〇頁)

什麼叫「仍是他出來去公共電話亭」？什麼叫「在這一時候的平靜的該一段的時間的裏面」？這樣怪異的句法，出自一向提倡文字「精省」的王文興手筆，真是不可思議，如果說這也是「一律向西方學習」的結果，我奉勸王君還是乾脆以英文創作算了，不要再來糟蹋我國的語言文字。

王文興喜歡顛倒用詞，把「困惑」寫成「惑困」(十一頁)；「着衣」寫成「衣着」(十四頁)；「身體」寫成「體身」(十五頁)；「懷想」寫成「想懷」(三十七頁)；「肌肉」寫成「肉肌」(五十二頁)；「希望」寫成「望希」(七十四頁)；「安靜」寫成「靜安」(九十四頁)；「發生」寫成「生發」(一〇〇頁)；「婦女」寫成「女婦」(一二〇頁)；「侮辱」寫成「辱侮」(一八七頁)；「蔬菜」寫成「菜蔬」(一八七頁)；「看待」寫成「待看」(一八八頁)；「相對」寫成「對相」(一九七頁)；「滋味」寫成「味滋」(一九八頁)……也許福州人和本省人一樣，習慣把詞倒用，「人客」是「客人」；「風颳」是「颳風」；：但不管如何，語言一旦變成文字，特別是寫給絕大多數講國語的讀者(王君的小說總不會只寫給福州人看的吧!)。閱讀，應該考慮大眾的習慣性。某教授說，「家變」的特色有三，其中之一是「文字精確」真是不知從何說起，如果認為「看待」變成「待看」也是文字精確，乾脆「教授」改成「授教」算啦！

歐陽子的「論『家變』之結構形式與文字句法」是幾篇連續出現的評「家變」比較客觀的評文，她不贊成初學寫作的人，拿王文興的風格作為典範——她說：「這是非常危險的，因為王文興的『缺點』極易模倣，但他用以補償——或企圖補償——這些缺點的種種特殊效果，却是很難捕捉學得的。即使學到，用得不多，也就

立刻喪失新鮮，失去功能。所以依我目前的看法，我還是希望王文興的風格，不但「空前」，而且「絕後」。

我個人則認為王文興的「家變」如果確如歐陽子女士所說：「家變」之誕生，在自由中國現代文壇放出了一道難得的新鮮異彩；則起碼還須附帶一個條件——就是不寫白字，造字雖說沒有必要，至少代表是王文興自己的發明；文言單字混入白話句子，則起碼表示王文興學貫古今；慣用詞之倒置，若能注意詞性有無變換，意義有無走失，也未嘗不可偶爾運用，甚至主詞、動詞、與其他詞類爲了強調什麼而重覆出現；問題是最好這種重覆是必要的，現在我們不必細究王文興式的冗長、累贅的句子，重覆得是否必要，但有一點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就是白字別字的一再出現；「興奮」寫成「欣奮」，「彷彿」寫成「恍佛」，「預備」寫成「豫備」：：我們可以看出，顯然是王文興甚爲得意的「創作」，但把「緘默」寫成「咸默」「媽媽說她不認得路」寫成「媽媽說她不認的路」；「顫慄」寫成「擅慄」；「偏要」的「偏」，寫成「普偏」的「偏」；與致的「致」寫成細緻的「緻」；「嗣後」寫成「伺後」，……：「譬如」寫成「僻如」，「挫折」寫成「措折」……：就很難使人明白王君的葫蘆裏在賣什麼藥，老實說，就算變魔術，也要熟能生巧，若生手生腳，讓人看出了破綻，也會使人喪失信心，王文興要是想發揮西洋文學技巧，把所學的十八般武藝全部耍出來，奉勸王文興，要緊的是先買一本「說文解字」，把每個字每個字的一般常用法，弄得清清楚楚之後，再來標新立異，樹立所謂的獨特風格吧！

歐陽子說，王文興企圖以冗長迂迴的句子，象徵范曄心中對父母的感情糾葛與牽絆，以及他那愈積愈重，欲擺脫而不能的自囿心情。還有人說，王文興句子怪的地方，都是使用在描寫部份，對話還是很口語化的，以上兩點，似是而非，如果你仔細「苦讀」會發現「家變」中的人物，不光是形容范曄用冗長迂迴的句子，刻劃范父和范母的內心，何嘗不也一樣？至於對話，那一段不拘口？第九頁范曄對母親說話，用的全是歐式對白，日常生活裏，我們從來不曾這樣說話，就是搬到舞台上，請天才的演員復誦一遍，我想，聽起來還是皮膚會跳

無源頭可尋。亂得使人心慌。

最後我要聲明一點的是，王文興的「家變」，並非一無可取，優點部份歐陽子已說得十分明白（大部份還略顯誇大），我這兒不表苟同的是王君的文字，所有「家變」中的「文字變」，我大概只能勉強接受十分之三，另外十分之七，我看應該送到文章病院徹底開刀治療。

漫談「家變」中的遣詞造句

關雲

——一個傳播語意學的觀點

如果我們留意一下上個月中央日報的廣告，以及這幾期的「中外文學」月刊，便不難發現：在自由中國現代文壇上，正誕生了一本「標新立異」的小說，這本小說就像一位披著「長髮」的青年走在街上一樣，行人都約而同的爲之側目。而這本小說的名字就叫「家變」。

「家變」的作者是王文興先生，他是倡導「現代文學」的功臣之一，他畢業於臺大外文系，並獲美國愛我華大學小說創作班的碩士學位。據說他的這本「家變」，費了六年工夫才完成。「家變」曾在「中外文學」月刊連載六期，現已出版了單行本。在「家變」之前，他還出過兩本書：「龍天樓」與「玩具手槍」。這兩本大作我都一一拜讀過。我私下很欽佩他的才華，也很欣賞他獨特的小說風格。所以，他的第三本大作「家變」出版之後，我又仔仔細細的拜讀了一遍。

「家變」在「中外文學」月刊連載期間，曾引起不少的爭議，它真是一本「毀譽參半」的小說。五月十八日，中外文學月刊社與環宇出版社，特別在臺大舉辦了一次「家變」座談會。列席的先生有：顏元叔、林海音、朱西寧、子于、羅門、汶津、張漢良等人。而王文興先生，也以「被告」身份出席了這次座談會。當天晚上

，我有幸躬逢盛會，聆聽了許多名作家對他的「批評」。當然，結果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會談也就匆匆結束。

「家變」一書的主題正代表着傳統家庭觀念的改變，它的主題「正確」與否，那是見仁見智的事，所以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之內，但，他那些「怪句異詞」所造成的「文變」，却有一談的必要。因為，這正關係着我們語言「交通規則」存廢的問題。我不是學西洋文學的，我對西洋文學的理論可說一竅不通，我沒資格從「現代文學」的觀點，來批評他的「文變」，不過，我却願意以一個研究「傳播學」的身份，從「傳播語意學」(Semantics of human communication)的觀點，來討論「家變」的語言問題。

所謂「傳播語意學」，本稱「普通語意學」(General Semantics)，它的功能有四：(1)幫助個人評價他的世界。(2)改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3)促進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了解。(4)消除語言(思考)上的毛病。這裏所說的「語言」，包括說的話和寫的字。

我們曉得，在地球上，人類是唯一具有「語言」的動物，因着語言，人與人才能交換思想，溝通感情；因着語言，人類才能產生豐富的文學作品。但，人與人之間的語言傳播(或溝通)，並不如我們想像中的那麼順利。我們常常聽不懂別人話裏的意思，我們也常常看不懂別人的文章。當然，造成「傳播失敗」的因素很多，比方：教育程度的不同，欣賞角度的不同，領悟力的不同，心理狀態的不同，經驗的不同等等。然而，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那就是語言上出了「毛病」。而這種語言上所出的毛病，傳播學者便稱之為「語意障礙」(Semantic Noise)。語意障礙可包括：句子不通，用冷僻或未曾見過的字眼，用高度抽象名詞，用艱深的詞句，用曖昧(不知所云)的句子，用冗長累贅的句子，用二分法的字眼，把事實與意見扯在一塊等等。傳播語意學的目的，就是要減少這些容易引起「曲解」或「誤解」的語意障礙，藉以促成傳播者(如作家)和受播者(如讀者)之間的共鳴、共感和共知。

文學作品，不管詩也好，散文也好，小說也好，都是藉文字為媒介來表情達意的一種傳播型態。因此，無

論詩人、散文家和小說家，假如他們想要使讀者能「了解」他們的作品，那麼，盡量避免「若干」語意障礙，似乎是一件值得考慮的事。我用「若干」兩字的意思是：因為文學語言究竟不是科學語言，所以它不必「完全」遵守傳播語意學的原則。比方，假如規定作家都不准用「亭亭玉立」一詞，而都改用「身高一七〇公分」的話，那麼，意思雖然不會受人誤解，可是「美感」却完全消失了。而文學語言所要表現的正是「美」——一種不能用「科學」方法來分析的美。沒有了美感，那人生不是顯得很枯燥無味嗎？所以，就「美」的觀點來看，傳播上的某些「語意障礙」，也許不但是文學的缺點，而且還是它的一種「優點」呢！

詩人余光中先生認為，從本質上說來，文學的較高境界，是內在的獨語，不是外在的對話，詩的境界尤其如此。……既然文學只是內在的獨語，作家的第一任務便在表現自己，為了完美的表現，他應該有權利選擇他認為最有效的文字和語法。限制作家的語言，等於限制他表現自己的幅度和深度。（見「逍遙遊」）不過，就「傳播語意學」的觀點來看，作家並沒有使用語言的「絕對自由」，他的語言應該受到部份的「限制」。而這種「限制」，並非爲了要扼殺作家的「靈感」和「才華」，只不過是爲了使他的作品發揮更大的傳播效果罷了。比方，底下有三種句子：(1)他一個人高高興興地爬山去了。(2)他懷着愉悅的心情，獨自登山去。(3)彼獨人興悅地爬嶺去啦。第一句很口語化，第二句比較「文」一點，第三句「文白夾雜」，看起來很不順，而傳播語意學就是要「限制」類似第三句型的語言。傳播語意學不但不反對「春天的脚步近了」「星空，非常希臘」這些句子、反而覺得它們很有美感。然而，像「存在的意義的虛無的女郎之間的乳浪」「他影幻中的四度空間的自瀆」這些不知所云的句子，這些混亂的語意，傳播語意學難道不應該限制它們嗎？不錯，文學是文字的「藝術」，但文學往往也是文字的「魔術」，傳播語意學的功能，就在破除文字的魔術，使真正的文字藝術得以發揚光大。在我們的文壇上，那些是「藝術家」，那些是「魔術家」，一般人是很難區分出來的，所以，我們唯有藉着傳播語意學的「照妖鏡」，才能識別出他們的真偽。

就我個人的淺見來看，由於文字技巧的不同，文學作品可以略分爲以下四類：(1)「陽春麵」式的文章。(2)

「牛肉麵」式的文章。(3)「三鮮麵」式的文章。(4)「大滷麵」式的文章。「陽春麵」式的文章，最白話也最容易看懂，但吃了却會營養不良。「牛肉麵」式的文章，多費了點「潤飾」工夫，所以前者要高明一點。「三鮮麵」式的文章，珍詞秀句，洋溢文間，要比前兩種文章更高明一點。至於「大滷麵」式的文章，便是一種稀里糊塗式的文章，一種「語意障礙」最多的文章。牛肉麵與三鮮麵雖然「不純」，但至少，麵一端上來，你還看得到麵條，可是大滷麵却不同，麵端到你跟前時，你連麵都看不清楚。假如作家要寫「大滷麵」式的文章，那傳播語意學家，只好出來找他「麻煩」了。

也許有人會說：文學創作跟新聞報導不同，新聞報導以明白曉暢為主，而文學創作應該儘量講究「修辭」。不錯，文學是需要修辭的，但修辭的目的，是要讓人看得更「順眼」，而不是讓人看得起「反感」，換言之，修辭不能修得太「離譜」。就拿火車來比喻吧，不管你搭的是慢車，平快，對號快，莒光號或光華號，但有一個原則：你不能出軌！那就是說，你必須在大家共同約定的文字軌道上，改良你的文學「裝備」。再打個比方，那怕你開車的本事再高明，你也不能違反交通規則。大家都認為紅燈停止綠燈行，而你偏偏要認為綠燈停止紅燈行，這是萬萬使不得的。車輛有車輛的交通規則，同樣，語言也有語言的「交通規則」。以語言（文字）為媒介的作家，是沒有「權利」違反語言「交通規則」的。理由很簡單，人人要是都不遵守它，那麼，語言社會就得天下大亂了。

談了這麼多道理，現在就讓我列舉一些「家變」中的句子，來看看王文興先生是否違反了語言的「交通規則」。

- (1) 仍是他出來去公共電話亭（一六頁）
- (2) ……但他仍闔翼有甚奇跡生出……（一九頁）
- (3) 絮携着那綉有玫瑰的書包趨起。（三七頁）
- (4) ……他方覺到醒轉覺到甚遲而未加細研那感覺的原因。（四〇頁）

(5) 囊來頭一次想及死亡。(四三頁)

(6) 「喔，爸爸你在法國大學畢業，是啖？」他崇敬底仰諮。(五一頁)

(7) 門院中之杜鵑花燦發，度出一陣輕辛的辣息。(七五頁)

(8) 然而他看審到他父親仍仍坐賴地席上，好幾次都無法子起身，他因是感到一腔憐然，他遂伸出手援協幫起父親。(一〇二頁)

(9) 這年的年終他啓俱了一本日記簿。

(10) ……此一父親忙忙的疾步着，彼已能够目見不遙灰空中的臺省氣象所建築。(一三〇頁)

(11) 這一天的夜時晚飯吃得很氣調靈陰。(一三三頁)

(12) 他范嘩大叫大躍地蹦騰着，射身射回他的自家的房間中去略。(一六六頁)

(13) ……他對他的父親的心目印象竟然有了一次悅怡的改抽。(一七〇頁)

(14) 他底父的經常侵害到他獨自閱書時的他父親所發出的屢屢種聲雜。(一七九頁)

(15) 在這退休了以後的他之父親和母親彼等所蝨居的這一個房間中所呈眼的榻上床服和艸藉的衣布概都爛襤猥敝不堪。(一九六頁)

(16) 在這個時候很可以率常的看到他之父親與母親兩個人相伴的拖撻着小小的碎步在他們的是一個光線陰暗的偏促湫小的空氣不流通的眠房之中點動……(一九六頁)

限於篇幅之故，這些「怪詞異句」，我不想再列舉下去了。就我主觀的見解，我覺得以上這些句子大半是「魔術」而不是「藝術」。難道「家變」中的一字一句都是「魔術」嗎？其實也不盡然，「家變」中也有許多精練的「藝術」語言，如「風鬻了樹。他在窗框密閉的室中，迎對窗子。背後響着父親與母親的動靜。房中一亮一晦，風把窗外遮護的桂花樹颯風的原故。枯葉讓颯風橫向吹刷。在桂樹深枝間，有頭文絲不動的鳥鵲兀止」。(一四四頁) 如「於七月末秋季新伊的夜央，從枕上常可聽得遠處黑風一道道渡來空其空氣的鐵路機車車輪

輪響，時響時遙，宛似秋風吹來一張一張的樂譜。」王文興先生能寫出一手漂亮的散文，我就始終不明白：他爲什麼在「家變」中，要用「魔術」來破壞「藝術」的氣氛？

我們再拿王文興先生的「龍天樓」與「玩具手槍」爲例，來談一談他的文字技巧。如「白日像一枚銀幣，已飛越過山頭，照耀下這座於五百餘尺山下的沙港，令那原是一池膠墨的黑水，頃刻化爲水銀。」（見龍天樓第三頁）如「六點鐘時，無邊無際的黑暗，像潮湧一般，鯨吞了整座臺北市。天氣冰冷，一觸到肌膚，就跟鋼鐵一樣，冷得似乎具有一種刻骨的，腐蝕的破壞力——也就像化學實驗室裏用的強酸溶液。」（見玩具手槍第一頁）他的修辭技巧，不得不令我暗暗佩服，也不得不令我想起余光中先生所謂的「現代散文」來。余光中先生認爲，目前中國的散文，可以分爲下列的四型：

(一)學者的散文：包括遊記、傳記、序文、書評、論文等等。

(二)花花公子的散文：太濃、太花。

(三)浣衣婦的散文：太淡、太素。

(四)現代散文：講究彈性、密度、和質料的一種新散文。

余光中先生主張散文早該革命，我們應該剪掉散文的辮子。他說：在「逍遙遊」，「鬼雨」一類的作品裏，我倒真想在中國文字的風火爐中，煉出一顆丹來。（見「逍遙遊」一書）余光中是煉出一顆丹來了，而且煉出來的是一顆「金丹」。他那篇「逍遙遊」，實在寫得好。以王文興先生的才氣，我相信他也照樣可以煉出一顆「金丹」來。可是不曉得他不是「走火入魔」了，在「家變」中，突然煉出一些「怪丹」來。真叫人不可思議。

記得王文興先生在「玩具手槍」的序文裏，曾說過：「……我對於小說的情節，甚至細節，都沒有多少改動，所改的主要在文字。我希望我的小說一律都是用最精省的文字寫成，這在目前我還沒有辦到，在未來不知辦不辦得到，在過去更是未辦到。我的努力就是在祈圖更改過去——像個卅的婦人更改她廿時代的衣裳，她要

與羊齒葉之內，遠矚遙遙的青草廣場。晨霧似草地上發冒的氤氳白毛。」據張漢良先生的解釋是：「艸」是象形字，「草」是假借字。今天借字行本字廢。作者在前面用了「艸」，很明顯的是要恢復個別的草是象形的這個概念，強調艸是一個視覺意象（Visual Sign）；後面又用「草」字，一方面說明大片草地便不再象形了，另一方面却強化了「草」這個概念。

我本人唸過中文系，修過文字學，對中國文字的演變，也略知一二。中國文字由於兼有「形音義」三種特色，所以「文字遊戲」特別多。比方「此木爲柴山山出，因火成烟夕夕多」，比方「長亭短景無人畫，老大橫拖瘦竹筇。回首慚雲斜日暮，曲江倒蘸側山峯。」還有許多「回文詩」「猜字遊戲」等等。但，這種文字遊戲，畢竟不是一種「正途」。就以象形文字來說，從甲骨文、金文、篆文，演變到今日的楷書，早已產生不出什麼視覺意象。今日的「魚」字，怎麼看也不像真正的魚，今日的「鳥」字，怎麼看，也不像真正的鳥。（你之所以覺得「魚」字像魚，是因為你已經知道魚字是「象形」字，換言之你已經有了「先入爲主」的看法。）所以，如果要強調視覺意象的效果，何不放個甲骨文在裏頭，或者乾脆畫一堆草，附一張草原的圖片，豈不是更有視覺效果？

從「傳播語意學」的觀點來看，文字只是一個符號，而不是東西的本身。不管中文裏的「魚」也好，不管英文裏的（fish）也好，當我們看到「魚」或（fish）這個字時，我們馬上就聯想到一種水生的脊椎動物，一種肉類的食物。因此，文字的視覺意象是間接「聯想」到的，而不是直接「看見」的。再說，你所以看到「魚」這個字，不會聯想到真正的魚，那是因為你吃過魚，看過真正的魚或魚的圖片。換言之，你已經有了「魚」的經驗，否則「魚」這個字，對你來說，是沒有意義的，它不過是一堆用筆劃湊成的字罷了。可惜，許多小說家不明白此點，他們非要用文字來跟圖像媒介——電影、電視、照片——一爭長短，而忽略了小說的真正任務——反映人生或批評人生，實在令人百思不解。

還有一段對話，張漢良先生解釋得更妙，這段對話是范曄與警官之間的對話：

「你叫什麼名字？」

「范擘。」

「噢……？」

張漢良先生的解釋是：「鵝」字從「鳥」，「我」聲作者造了一個從「口」，「鵝」聲的字，代替我們平常慣發的「哦」或「啊」，後面再加上一個「擘」把音拖長，是爲了讓我們看到警官像鵝一樣扭頭，發出鵝的聲音，除了聲音與形狀逼真，也許我們還體會出那警官官僚與懶散的味道。我不曉得王文與是否有此意思，假如真有的話，那以後我們也可以做造他的「精省」理論，把句子壓縮成一個字。比方，我們形容某人心亂時，不必用「他急如熱鍋上的螞蟻」，我們改用一個「懶！」字就行了。還有「你好白鵝」的意思，如果真是要使讀者意會他白得像隻鵝的話，那麼，以後我們也可用「你好黑鵝」來形容某人黑得像隻烏鴉了。其它還有許多「古里古怪」的說法，我不想再學出來。我個人總覺得，象形、形聲、會意、指事這些字，不是這麼搞法的。中國字現在已經够多够亂的了，我們要想整理刪除都來不及，怎麼可以自己隨心所欲的再造呢？假如大家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造字，不管別人懂不懂，那麼，我們的傳播系統馬上就要瓦解，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再說，如果讀者在看「家變」時，還得弄一本「說文解字」在身邊，那豈不是太「虐待」讀者了嗎？

王文與先生的「家變」，雖然以中國文字爲媒介，雖然「造」了些象形，假借字，可是在「本質」上，他這本小說不是中國式的，而是西方式，我可以大膽說一句話：這本小說籠罩了一片「尤里西斯」(Ulysses)的陰影。「尤里西斯」的作者是喬艾斯(James Joyce)，喬艾斯是傳統小說的叛徒，他是一位使小說詩化的現代小說家，他的語言相當晦澀，愛造新字、夾雜外語，他喜歡搞「心靈的獨白」，他的文體充滿許多「隱喻」，也充滿許多朦朧的「象徵」。他這本書曾被禁了十四年，才准發售。

就中國文壇而言，「家變」當然是一本空前的「創作」，可是就世界文壇而言，「家變」只是西洋現代小說的「再版」而已。想到「家變」，我心中便有一個困惑，那就是：我們應該迎頭趕上西方的「科學」，可是

，我們是不是也該「迎頭」趕上西方的「文學」？（我指的是文學創作，而不是文學理論。）依我個人的看法，「科學」沒有國界之分，而「文學」却與一國的文化背景、社會環境有關。換言之，中國文學應該有中國民族的特色，即使中國的「現代文學」也不能盲目的跟著西方現代文學走。別人搞「存在主義」我們也跟著搞「存在主義」，別人搞「意識流」，我們也跟著搞「意識流」，總以為文學愈「現代」愈好。這種想法，實在有商榷的必要。

我們中國的詩、散文、小說、戲劇，由於受到西洋文學的影響，如今紛紛產生了所謂的「現代詩」、「現代散文」、「現代小說」和「現代戲劇」。而這些中國的「現代文學」，一般人往往看不懂，究其原因，可能有底下兩種：(1)讀者的文學「細胞」不够，而鑑賞力也太低。(2)作家在玩弄「文字魔術」，自欺欺人。就以詩來說罷，顏元叔先生認為：詩可以艱深，不可以晦澀。……艱深可以是詩的一種優良德性。但是，晦澀只是詩人的思想情操與（或）語言能力混亂薄弱的浮現而已。（見「文學的玄思」）詩不可以晦澀；散文、小說，尤其是詩化的現代小說。當然也不可以晦澀。文學語言的晦澀（如同大糰麵似的混淆不清），是作家本身的責任，因為他沒做好「傳播」工作。詩人余光中先生也說過：「對於現代詩的作者們（包括我自己），我想提出一項「自律運動」，要求闖紅燈的同伴們對自己，對讀者，對後人負起責任來。這項運動包括三條建議：

- (1) 不寫自己也不懂的作品。
- (2) 不寫自己也不喜歡的作品。
- (3) 不盲目接受或反對傳統。」（見「掌上雨」）

寫現代詩的人應該自律，寫現代小說的人，也該好好「自律」一番了。假如「家變」是寫給幾位文學評論家看的話，也許「家變」的傳播成功了。但，假如「家變」是要寫給一般大學程度的讀者看的話，那也許「家變」的傳播失敗了，而它失敗的最大原因便是：語意障礙太多。（王文興先生可以做一次讀者意見調查，證明我的推測正不正確。）

有些自命不凡的作家常說：「我的書是寫給自己看的，其他人看不看得懂，那不關我的事。」這些都是「口是心非」不負責任的話。我有個建議：要寫給自己或一、二位「知己」看的作家，最好不要出書，既出了書，你就要向讀者負責，並接受讀者的批評，不管他的批評對不對。還有些作家，好像很瞧不起一般大眾似的，你要他寫點「清楚」的文章，他就以為是「降格以求」。別人看不懂他的文章，他就拿「曲高和寡」來「自我解嘲」一番。其實，曲「高」固然和寡，曲「怪」也照樣和寡。一部文學作品（科學理論例外）只有少數幾個人看得懂，恐怕不是一種「榮耀」吧，你能讓一千個人看得懂，為什麼不讓一千個人看得懂？讓大家都都有福氣欣賞你的傑作，並不就是「迎合低級趣味」，也許是你運用傳播的技巧，要比別的作家高明得多呢。

我相信王文興先生絕不會自命為「超人作家」，更不會是一位瞧不起一般讀者的小說家。所以，我懇切的希望，他這種歐化而又晦澀的「家變」小說，是國內文壇上的一支「再見全壘打」。因為，他所駕駛的文學「跑車」已經超速了。因為他無意中已經違反語言的「交通規則」了。我們的文學評論家，既然散文妹妹的那根「辮子」應該剪掉。請問：小說哥哥的這堆「長髮」，是否也該理掉呢？

六十二、五、廿五寫於政大新聞館

附記：從「傳播語意學」的觀點，來看「家變」，也許會引起許多文學家的不滿。但我以為，目前文學家中「當局者迷」的人實在太多，他們有各式各樣的理論來「自圓其說」，所以我不得不從另一個角度，來討論「家變」，得罪之處，還請作家們多多包涵。

「家變」之變

王鼎鈞

裝潢的「潢」字，現在大部份都寫成了「璜」，年輕的「輕」，大部份人喜歡改用「青」字。水果，多少

人不知不覺寫成了水「菓」。

連我在內，都有意無意的認為，「瓊」字旁邊有塊玉，才有裝飾性，比弄進來一灘水要好得多，水漬使人聯想到骯髒殘破。水果的「果」，本來已經有一棵樹（木），樹上掛着桃子或椰子（田），要是再加上幾片綠葉（廿），豈不更像一棵水果樹嗎！

作家是使用文字傳達意象的人，他利用字義、字音，也利用字形。爲了效果，我想他可以使用俗體、譌體、變體。他不能故意用錯別字，或者製造一些奇字？如果「能」，數量上宜否有所節制？這是王文興先生的「家變」給我們帶來的課題。

再說造句。國語的句型、句法，原是以北平話爲圓心，以北方的「普通話」爲圓周，所畫成的一個圓。國語運動就是這個圓周不斷的擴張。國語運動家早就注意到一個現象，國語離「圓心」遠了，就開始走樣，湖南人的國語，跟北平話小有出入，因爲湖南固有的句型句法有一部份「歸化」了國語，北平話的某些句型句法與湖南話折衷妥協。這種情形照樣發生在廣東或者臺灣。

這是一個自然的現象，但是也是一個有限度的現象，倘若超過了某種限度，脫離「圓心」，飛出圓外，句型句法大量的方言化了，還能不能算是國語的文學呢？我們可否將它看成方言小說？這是「家變」帶來的第二個課題。

我是一個很「中庸」的讀者，能接受「變數」，但是不能接受極端。舉例說，當王文興先生發表「龍天樓」的時候，很多人說他的文句怪誕、彘扭，我却深受那種「拗句」的吸引，從心裏歡迎他的實驗。但是「家變」一出，我的痛苦來了，因爲王先生變得太極端、太過分，我很懷疑有這種必要。

「家變」實際上是「文變」。前面說過，這一變是有來由的。不過，前面也說過，那種變故是有限度的。本來，語文的這種發展是迂曲的，緩慢的，有些成分是偶然的，而且是在其他多種因素的節制調和之中發生的。可是王先生把這一條路線拉直，加速，排除了其他因素，爲它設計了一個必然的死角。這種做法太極端。

我們的語言文字，將來不會變成「家變」的模樣。即使有這種可能，文學家的責任是防止它。我說防止，並不是完全主張保守，（雖然保守派的觀點和方法也有可取之處），更多的期望要放在創新上。「家變」是創新嗎？我個人沒有這樣樂觀。我認為，「家變」最多祇能算是創新的預備，也就是大建設前的破壞工作。這工作或者有其必要，但是我非常惋惜的是，竟然由王文興先生動手來做。

變則通乎？

石公

王文興的「家變」，我是好奇而讀，也是慕名而讀。看了一期以後，我就感到很奇怪，爲什麼他要把文字搞得這樣顛三倒四，而且又是注音符號，又是羅馬拼音。是有意捉弄讀者、虐待讀者呢？還是另有一番高深的道理？有的人解釋說，他是企圖打破文字組合的常規，以及詞彙、常用語的顛倒，以表現一個家的變，是一種嶄新的嘗試。我嘆口氣說，「真是世變，世變哉！」

我雖是個教「之乎者也」的國文老師，頭腦倒並不太多烘，一向是「不薄今人愛古人，新詞麗句必爲鄰。」看「家變」時，開始是抱着輕鬆欣賞的心情，繼之以認真研究的態度。手裏一支紅筆，認爲精彩之處，圈點點點，遇到警扭之處，勾勾槓槓。直到後來，勾不勝勾，槓不勝槓，而故事的內容也壓得我心情愈來愈沉重，我幾乎不忍卒讀了。平心而論，王文興對故事的結構，人物心理的刻劃，主題的把握確實是有他一番匠心的，可是他用如此怪異的文字來表現，是否能增加他預期的效果呢？

「家變」刊完以後，就先後有顏元叔、歐陽子諸先生的評介，我都仔細拜讀了。接着又是「中外文學」十三期的座談記錄。聽說還將有更盛大的座談會。「家變」能掀起這股討論的熱潮，實在是文壇的好現象。我所期待的是批評立論的公正，無論師友，或王文興的受業弟子，都能各自發揮卓見，而不強作解人。讀者諸君，

更要以自己的眼光批評「作品」，也批評「批評文章。」我想有興趣、有耐心拜讀「家變」的，絕不是沒有鑑賞力的等閒讀者。

我，跟林海音說的一樣，也是個普普通通的讀者。（其實她是客氣話，她接觸的新人物多，閱讀廣，鑑賞力自高。）我也有幾點普普通通的意思，一吐為快：

一、王文興如果企圖以打破常規的怪異文字，直接顯現一個家庭的變故，我認爲他花了那麼大力氣，所收效果並不大，甚且是相反的。因爲讀者必須透過文字，體認作意，欣賞它的奧妙精微之處。那麼首先就得抖落那些重複累贅的字眼，整理顛倒的詞組，改正錯別字，然後再耐心讀下去。如此一來情緒上不免受到挫折，這是欣賞文章的阻力。固然，像文中的「體身」、「女婦」、「惑困」、「待看」之類的顛倒，一看之下，腦子裏自會把他轉回來，至多感到點警扭，說一聲「何必呢？」（那麼王文興的苦心也就白費了。）但像那些累贅重複扭曲冗長的句子，（太多，不必列舉。）真叫人剪不斷，理還亂，至少我這個普通讀者的心就煩起來了。歐陽子先生舉引了些例子並加以整理（中外文學一卷十二期六五頁）林海音女士是索性不管它，只看內容故事，因爲她有近二十年的編輯經驗，習慣於看怪文章（中外十三期一六五頁），但試問是否人人都有歐陽子的修養與耐心，人人都有林女士二十年的編輯經驗呢？爲學固當先難而後獲，但看小說究竟不比作學問。（以「家變」爲研究對象者自當別論。）像搞章句的要逐字逐句推敲，辯其真、僞、衍、佚。小說則總要予人以寬濶天地，才能深入其中，欣賞技巧，探討主題，以見作者匠心獨運之處。而現在作者處處拿文字與人作對，抗拒讀者。正如子于先生說的，「靠近的時候，它却用語言把我推開。」（中外十三期一六八頁）這豈不是他求變求新之心過切，而故弄玄虛以立異鳴高呢？張系國先生讚美王文興的小說是一種平民文學（十三期一六六頁），王文興其他的小說，我看得少，不敢亂下批評，至少「家變」不「平民」，因爲作者沒有作到平易近人，使無論年輕人、老年人，一般讀者都能接受的程度。固然張先生所謂的平民文學是指內容而言，但內容也得賴文字表現、傳達呀！廣大的讀者羣中，只有少數「高水準」的讀者起共鳴繼之而大爲嘆賞，焉得謂之「平民」呢？

張先生又引顏元叔先生的話，說王文興的作品特徵是「真」，我認為「真」的第一條件，就是不矯揉造作，如果王文興平時說話、講課都是「像這些的這麼個樣的」，提筆爲文時，這類句子（我不稱之爲句法，因爲「實實」的無法可言。）自自然然地流瀉而出，不遑整理，那才是「真」，可是我不信王文興是這樣說話講課的，我也懷疑他於着筆之初，就是用這種調調兒寫的，用這種不像人話的句子寫文章，豈不阻碍他的泉湧文思？我猜想他是以正常的方式構思安排，寫完以後，再苦心的修改，「潤飾」，化了六年歲月，才成此難以共賞的奇文。試讀篇中「妙句」，處處斧鑿痕跡，處處矯揉造作，焉得謂之真？古人文章詩詞中然也有顛倒句法，如衆所週知的杜甫詩「香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如姜白石詞「亂落江蓮歸未得」，「想垂楊還弱萬絲金。」等都是刻意求工，予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但他們也僅僅偶然戲筆，以見才華，（希望「家變」也如此。）大部份作品都只是在造意上求工，造句上求平易，才能有「人人意中所有，人人筆下所無」的真切感。王文興以怪異文句表現真，無異緣木求魚。批評家要爲之強作解人，徒費心力而已。

二、如果真像歐陽子先生所說的，王文興是爲了拍攝范曄與衆不同的說話或思想方式，象徵他心中對父母的感情糾葛與牽絆，以及他那愈積愈重，欲擺脫而不能的自囿心情，（中外十二期六五頁），那麼這類迂迴扭曲，重複句子，至多只能出現在范曄的語言中，以描繪他的心理狀態。但何以對話反大部份通順，愈是敘述之處愈怪，愈令人費解。須知小說不同於詩歌散文，詩歌散文是作者直抒胸臆，心情矛盾紊亂時，筆下也不由得矛盾紊亂，直接的呈現正符合於現代的意識流。如屈原的離騷，庾子山的哀江南賦，杜子美的北征，頗多顛倒、重複、忽喜忽悲，忽近忽遠的句法，這是他們感情自然的流露，這才是不失真，才是天地間第一等好文學。西洋文學名著中，定不少此等好例證。可是小說的作者是幕後敘述人，無論他以全知觀點或特定的統一觀點來寫，作者本人永遠得保持客觀冷靜的頭腦才能設身處地體認書中每個人物的心情。爲了傳真傳神，在寫某一人物時，不妨以鄉音、土語或特別的語調詞彙來描繪，例如范曄的父親稱許兒子「讀書伯，讀書伯，」范曄說「所有的人類都要死個光光。」范曄的母親說「就我母子兩對啄。」都非常傳神而口語化，（對啄可能是客話

但很形象化，可以懂得意思。）在我國歷史文學史記中，司馬遷就非常善於描摹語態，例如寫項羽這個狂飈式的粗獷人物，望見秦始皇就說「嗟呼，彼可取而代也。」語句短促而不加思索，寫老謀深算的劉邦見到秦王，却是「嘆息曰大丈夫當如此也。」語調舒緩而沉着。高平原君起初低估毛遂，說他「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連稱三次先生，其後，毛遂辦外交勝利歸來，他又連稱三次毛先生，這一類的重複，都是作者故意強調，強調得極爲有力而醒目，豈似王文興的「那樣子的情形那麼個樣」，「回家回往去省看一視」，「抓得出兩個原因是主要最要的原因而來。」「那麼個樣」的叫入費解？「那麼個樣」的牽強？

爲了刻劃范曄心情的煩惱或他母親盼待父親的殷切，說話語無倫次，或是帶上土音，倒是一種技巧。但王文興未把握此點，在對話方面反都比較順暢，（當然怪字仍不免，尤其是注音符號、英文羅馬拼音、文白雜用，使人有應接不暇之感。）我在此想起宋詞人周清真的一首少年遊，可作爲描摹語態神情的好例子，此詞下片是：「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活霜濃，不如休去，直是無人行。」周清真躲在床下，竊聽李師師挽留宋主，十二分的殷勤迫切，有點語無倫次，他巧妙地直接把它「拍攝」下來。照正常次序應當是「馬活霜濃，直是無人行，城上已三更，向誰行宿，不如休去。」（譯語體是馬又滑，霜又重，一個行人都沒有了，這麼三更半夜的，你住那裏呀，還是別走啦！）可見得好的技巧，無論古今中外的作者都一樣有這份匠心，只是當時沒書評家發掘，也沒新名詞稱道它就是了。

歐陽子先生說他接近末尾時，因過份被捲入范曄的煩惱中，以致在他應該抽身之際，沒能乾淨脫離（十二卷六六頁），這大概是王文興用全副心魂體會書中人物心理，深入到了不能自拔，影響他晴明的頭腦，文字也到了無法操縱的地步，如真到這種地步，我個人認爲最好是暫時擱筆。痛定思痛一番以後再寫。因爲能出能入，保持心理距離，才可以寫小說。打個比喻，好萊塢名演員費文麗，因演「慾望街車」（好像是此片），體驗劇中主角精神分裂過分深刻，以致自己也患了精神分裂，不得不輟演一段時期。一個身心過分疲憊的人，實無法以客觀分析的頭腦，體驗劇中人格與心理，寫作又未始不然。

三、我不反對方言文學，爲了增加人物的生動活潑，偶一點染，可予人以真實感。但必須註明國語，使人看了一目了然，同鄉看了發出會心微笑。「家變」中詰屈聱牙的句子，如果一部份是福州話或客話，却又不註明，是否要求個個讀者都是作者的小同鄉呢？若都各寫各的方言，一個讀者要欣賞名家作品，還得是個語言學專家哩。舉個例子，我的故鄉土話稱「拖鞋」爲「鞋拖」、「單袍」爲「袍單」，晒太陽叫「晒晒暖」，「飯吃過沒有」說成「飯吃過罷未。」我如爲了描摹老祖母口語，寫了這類字句而不加國語說明，豈不是第二個王文興呢？

尤其不可解的是同音字互用，錯字、別字、注音符號、羅馬拼音全部出籠，中年以上的讀者還得現學注音符號，沒喝過洋墨水的還得現學英文（文中有英文文法之句如「下『這』車」加指詞），王文興對讀者的要求也太多了。「家變」焉得不曲高而和寡。我就不知道說「嗎」與「ㄇㄚˊ」、「ㄉㄚˊ」與「啦」有何分別，「di」與「狄」，*hey*與「嘿」有何不同。若論視覺的新鮮刺激，徒使人反感、疲勞而已。也許我是太淺薄的讀者，實無法領會其中精微奧妙之處。

最矛盾的是王文興既要打破常規，創造新詞彙、新句法，却在范曄母親口中，說出「萬劫不復」這樣文縷縷不口語化的話來，顯得格外不調和，而且不切合范母平時說話習慣，和她的智識程度。

四、自創新字新詞彙，在美國很普通，但也得大家公認習用之後，約定俗成，然後編入詞典。比如何凡創造了「惡補」二字，大家都認爲非常恰當，用到今天，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字來代替。（如果王文興硬要說成「補惡」，只好由他。）這是好的創造。家變中只有以「車亮」代替「車廂」，我覺得很好，形象化且具有音響效果。還有幾處好的造句如「小手臥在父親緩和的大手裏」，「臥」字極佳，「每回來的都不是父親」，正如五代詞「過盡千帆皆不是」是好句法。可見創新不是造新詞彙，而是造新意，不落前人窠臼。記得在早期某詩人的一首詩中有「一臉坎坷的肌肉」之句，以「坎坷」形容肌肉，造意新，含意亦深。現代詩人鄭愁予的詩「再跨前一步，便是鄉愁。」何曾有一個生硬難解之字，可是有餘不盡之味，溢於字裏行間，如易成「愁鄉」，

豈不味同嚼蠟。我很欣賞余光中先生的一首詩「滿月下」：「那就折一張濶些的荷葉，包一片月光回去。回去夾在唐詩裏，扁扁地，像壓過的相思。」構思造意至於化境。詩中的「月光」、「唐詩」、「相思」都是人人習見的名物、詞彙，但意境是嶄新的。他需要說「光月」、「詩唐」、「思相」以取勝嗎？他有一段話很足以發人深省：「藝術追求的是美感的總效果，不是局部的語言。……愈能使不同的因素化合成和諧的整體，愈能以不類爲類，愈能顯示作者藝術的深湛。」王文興如深體斯言，才能以「不類爲類」。韓愈說「艱窮變怪得，往往造平淡」，我們期待他於變怪之後，產生平易近人的文章。

張漢良先生說作者更新了語言，恢復了已死的文字，把（當作使）它產生新生命，充分發揮文字的力量，（中外十二期一七七頁），羅門先生贊他將詩的質素大量注入小說的語言，引起小說語言發生質變，獲得新的生機與效果。（中外十三期一七一頁）他們的看法，我實在未敢苟同。在我看來，王文興恰恰以他的矯揉造作，扼殺了文字的生命，殘酷地使原來活生生的文字僵死了。可是朱西寧先生却硬說「讀者應該試着習慣王文興，而不應該要求王文興來習慣於讀者，讀者沒有權利做這種要求。」（中外十三期一七六頁），王文興真個這麼權威嗎？「家變」真個是天地間第一等好文章，人人非讀不可嗎？就算讀者無權對他作此要求，讀者不高興習慣於他這種怪裏怪氣的文字總可以吧！西方哲人孫泰耶那（George Santayana）說：「名著之產生，由於作家與羣衆的合作而後成，文學上之成就，賴於作者之說服力者居半，賴於讀者之接受力者亦居半。」「家變」文字沒有說服力，大多數讀者不能接受，也就不是必讀的名著，更無義務非適應它不可。

張健先生說「往往第一流文學不是用流利的文字寫出的。」（中外十三期一六九頁）這並不意味不流利的文字，一定是好文學作品。平心而論，「家變」中有其結構、造意、刻劃極佳之處，但恰巧都是比較通順流暢之筆。也許我閱讀程度淺，只能於通順之處欣賞他的技巧。顏元叔先生贊美范母因想看戲又不認得路，對兒子發牢騷的話，直可比擬紅樓夢的鳳姐兒，（十一期六九頁）這段話裏就沒一個古怪字兒，所以一氣呵成。但認爲它可比擬紅樓夢，却有點過譽。這種對話，在今天的電視劇（Soap Opera）裏就有的。

五、還有一點，我原打算不提而仍感不能已於言者，就是「家變」的主題。作者極力渲染兩代間距離之形成，爲所謂的「代溝」下注腳。

我並不掩耳盜鈴地反對談「代溝」，但做爲一個中國人，對本國數千年文化傳統與家庭倫理觀念，應該有一個基本的認識，以後與西方各國的家庭、社會情況作一比較，才不至妄下論斷。事實上，直到大都市高度工業化的今天，中國的家庭制度，只是適應生活環境而逐漸改變形式，精神上絕不會崩潰的。即使在西方，父母子女之間也不能不以愛維繫，只不過他們兩代之間權利義務觀念較爲分明而已。自從代溝這個新名詞輸入之後，年輕的一代強調它，以它爲藉口，專家們以西方學理爲根據，偏重了青少年心理變化而忽略了對他們倫理道德的灌輸以消彌代溝觀念。家庭、學校、社會教育的未能善爲配合，如再加以像「家變」這樣的作品，爲一部份心智並不成熟，認識並不清楚的青少年作代言人，而否定家庭制度的存在，這才是真正的危機。

我們試分析家變中范曄的心理轉變，父子關係之惡化，主要的是由於父親停留在老階段，兒子「進步」了，心智成熟了（我並不認爲他是真正的成熟，因爲成熟包括理智道德觀念與思想行爲。）父親因工作受打擊，退休以後，經濟一天天拮据，在兒子心目中，父親由權威而變爲窩囊廢，依賴價值既沒有了，乃由厭惡轉爲憎恨，在中國的人情倫理道德上，說得過去嗎？別說中國，在西方也不至如此薄情與殘忍吧！我在美國接觸過多種形式的家庭，大都市的，小城鎮的，農村的，他們親子之間都處得融融洽洽，彼此的關懷只是程度上的差別。他們的社會福利制度健全，家庭倫理觀念不同，感情淺薄點是事實，但也不會像范曄那樣恨得要鬧倒父親。他在日記上寫「家是什麼，家大概是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一種制度。……事實上，如果我們開眼看一看人家其他的異種西方國家文明，看看其他的高等文明，就會知道根本就不認爲什麼孝，不孝是重要的東西……」多麼怵目驚心的字眼。我並不期望小說家以寫「孝經」的心情寫小說，但從事寫作的人必須有他道德良心上的責任。個人始終堅持藝術與人生是不可分的，小說表現人生，自應透過藝術的手法，提出問題，暗示正確的路途，以求真喜美的一致。存在主義的濫用與高度工業化的社會，一度使西方青年迷失，而今天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已逐

漸發現中國倫理道德之可貴，乃至老莊思想之平易近人，而愈益傾慕東方文化。爲什麼我們自己反而如此的徬徨、迷失。何況中國現代的父母，都已隨着時代往前跑，並不像范曄父親的故步自封，母親也並沒那麼落伍，「家變」的技巧再好，內容却並無代表性，范曄的內心衝突的理論根據是非常脆弱的，也就是說這種可能性是非常少的，因此不易爲廣大讀者所接受。記得顏元叔先生在本年五月八日的人間副刊上評「秋決」的民族藝術，我很同意他的看法，他的結論大意是說：由於西方人道德情操與人生觀的局限，以至不能接受「秋決」所顯示的中國民族意識，不能引起他們的共鳴。可見我們的民族意識有其倫理道德的基礎，不是西方重視物質文明的現實人生觀所能體認的。我引顏先生這段話的意思是希望中國的小說作家，一定要顧及中國人的道德情操，把握此點，才能發揮他藝術的至高境界。一個出生長大在中國家庭，享受了父母之愛的青年，即使喝飽了洋墨水，還是個道地的中國人。他既有相當的文學造詣，就當用其所長，以獲得廣大讀者心靈深處的共鳴。「家變」雖掀起討論熱潮，王文與個人的影響力還不至嚴重到「斯人不出如蒼生何」的程度，但作爲一個讀者，却不能不有此虔誠的寄望。（不敢要求）

總之，「家變」這篇小說，無可否認的，王文與是費了一番經營苦心的。內容故事結構形式，寫兩代的隔閡之形成技巧上都非常成功。他儘可用創新得合理的文字出之，而不必如此以辭害意，出奇致敗。（他自己當然認爲是成功。）王文與的名氣，已成爲一部份學習寫作者的偶像。令人擔心的是他的別開生面，引起好新奇者的仿效。那真要苦了我們這批國文老師。因爲文章要寫得通難，寫不通太容易了。而且不通的文句是由你隨便造的。如果學生們寫了，老師們刪改了，學生就說老師落伍，連王文與的小說都沒看過，那又怎麼辦呢？歐陽子語重心長地不贊成初學寫作的人拿王文與的風格爲典範，（十二期六七頁），我希望真有創造力的初學寫作者，即使崇拜王文與，也不要學他。學得再像，也不過是他的婢奴（奴婢）而已。如今的年輕人，個個想當天才，誰又願意作奴婢呢？

寫至此，我忽然想起佛經經典裏一段故事：維摩詰病了，如來佛囑文如師利去探望他。因爲維摩詰智慧才

情太高，一般弟子都不能領略他的妙語。文如問他爲何病了，維摩詰答道：「因爲衆生病了，所以我病了。」文如頷首而笑。這個啞謎，我這沒有慧根的人不太懂。我猜想是維摩詰大慈大悲之心，因大千世界的衆生都有病，所以他也不忍不病，以己之病療人之病。是不是今天的文壇大家，都有病，所以我們的大文豪不得不病呢？

最後讓我來套王文興的「風格」寫幾句，以博讀者一笑：

凡故弄虛玄的之墨筆，我特特底不能受納。讀「家變」好像有如鋸生鐵一若。它是這麼樣的這般的惑困我牙。於是所以想起廿餘年前的「愛德樂夫」，他其之大作稱名「世界永遠沒有戰爭」，裏中內有「兩耳燕飛」、「立如松」、「坐如弓」等等，遭被人罵極，人都恨達之。而今日現在之名作有異不同他之原因，因緣於有研究之碩士或博士。青年學生輩崇敬對他無比。流風影響無極，怎得不要聲申了志，幸作者他原本好文章，伺後望希彼回復原格風！讀者遂乃將愛喜並欣賞之。

並作歪詩二首以誌其盛：

一、

「家變」奇文驚海內，人人爭說王文興。

得失寸心誰解得，生先（先生）本自冠倫羣（羣倫）。

二、

不奇不變不名家，變到窮時路也斜。

寄語授教（教授）慎下筆，門牆桃李免池差（差池）。

這是亮軒先生發表於今年五月二十二日聯合副刊上的一篇隨筆，我們非常喜歡這篇文章

，打電話給亮軒，他同意我們轉載，並且他還另外為本刊寫了一篇「幾本最難忘的書」

何不讀書

亮軒

在我們的周圍，有的人忙得要死，有的人閒得要命。忙的人很少會忙於讀書，閒得難受的人，也很少想到買本好書來品味一番。開書店，搞出版，辦雜誌，在一般人的觀念中，都認為是自尋絕路。在文盲尚不及百分之一的這個文明古國裏，書籍遭到如此的冷落，真是絕大的諷刺。

已經有太多呼籲大家讀讀書的文章發表過了，甚至可以見到「國家命脈所繫」的驚人之筆，無奈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小市民的消遣是上西門叮逛逛，喝杯八塊錢的咖啡。大市民則打打網球、高爾夫球，那叫做「強身救國」。夜總會可以熱鬧到凌晨，若非法則規制，直可以城開不夜。而書店呢？就算在最熱鬧的鬧市裏，能支持到晚上十點還不打烊就很不錯了。在這個知識爆發的時代裏，我們的表現，似乎連後知後覺的資格都沒有。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也不是一夜之間震垮的。我們的讀書風氣消沉若此，淵源有自。將近二十年的填鴨式教育，已使得年輕的一輩失去了讀書的胃口。一旦離開了學校，沒有老師硬性指定課外讀物，並限期交上讀

書報告，自己便想不到要找本書讀一讀。一般人只讀兩「刊」——報紙副刊與電視週刊。讀副刊多少有點悠悠然見南山的味道，眼睛碰上了，姑且讀它一讀，反正不會造成像讀一本大書似的有永遠讀不完之感的心理負荷。讀電視週刊則純是爲了助看電視的興趣。這兩種態度，離真正讀書的精神還遠得很。

如果我們承認讀書是件要緊事，首先該做的，便是起身出門到書店去買本書來。讀的時候，忘掉老師、忘掉「家庭作業」，視其爲神聖的權利，一個自己可以給自己打分數下評語的權利。剛開始的時候，也許真會覺得有點不耐煩，連讀個序都覺得吃力，不過別洩氣，稍稍將就點讀下去，它也許還是比不上連續劇那麼有魅力，因爲它居然使你化了錢之後還要用腦筋。但它至少已經發揮了一種長處——使人開始用腦筋。再費神，也不至於像軋頭寸那麼令人頭痛，同時不必付利息。連不識字的人都曉得，讀書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說是盲目也好，讓我們先無條件的接受這個「真理」吧！

漸漸的，情況一定會有改善，我們每多懂一點書的時候，相對的也多懂了一點自己。懂了自己，便連帶的多懂了一點與自己頗爲相似的別人。透過書，我們的視野放寬了，胸襟開闊了，認識加深了。依稀的，我們感到本身並不是在擁擠的人羣中的一個寂寞的人，古往今來，正不知有多少「至親好友」哩！一本好書竟然像魔術家的水晶球似的，可以玲瓏剔透的反映出人類的歷史與世界，裏面還有一個活生生的我自己。且不論「發財學」之流的實用價值，單單那份快意，便值回書價。許多人一邊看電視一邊痛罵電視荒唐，一邊應酬一邊抱怨應酬無聊，殊不知解決之道近在眼前，只消買本書打開來看就行了。不要以爲有的書只有看一兩次的價值而捨不得買，我們何曾因爲吃得多吃得少而計較過飲食的份量？涉獵百十本書之後，能增加一滴靈魂的血，便是可觀的豐收，何況絕不僅止於此。

也不要怕沒有好書讀，不是「才俊輩出」，焉能「知識爆發」？人口膨脹的結果，當然也使得願意從事出版文化事業的人依比例增加。虧得他們糊塗，雖然書籍市場比百貨公司冷清得多，時而傳來驚心動魄的倒閉新聞，他們還是在「罔顧事實」的埋頭寫書、編書、出書。十個出版家有十一個都抱定「能維持便繼續搞下去」

的宗旨。他們辛苦耕耘的目的是要繼續耕耘，所謂收穫，容或有之，但依其他商界的眼光看來，可真是很不够生意經的。就這樣，讀者每月可以看到百種以上的新書。逛書店是最輕鬆愉快的事，一步之內，可以瀏覽到幾百本的書，用不著像買衣服買皮鞋似的要勞駕店員，拿給你「試看」。隨便你走到書店的任何一角，都不會有位謙恭的監視者亦步亦趨的跟著你。看够了不買，也不會遭受白眼。你如果連這一點閒工夫都不願花，也沒關係，報章雜誌上儘多書評的文章，固然不見得完全客觀公正，比起大力丸大補丸之流的各式廣告，却要靠悅目得多。

我們從牙牙學語到認識幾個字，再能讀幾篇書、寫幾行勉強達意的信函公文，其間不知經過了多少艱苦，花費了多少金錢。無數聖哲睿智跟「糊塗人」嘔心瀝血的作品紛然雜陳，正是暗示我們要利用這一身絕活，善自珍攝，培養出一個富麗的心靈。若猶自讓這種異於禽獸的大好資材懵懂失落，無論掙得多大的功名利祿，也只等於在暗無天日的幽谷中蹭蹬了一世。

只要一舉步，邁上書的階梯，便可自我超渡到山巔的艷陽天裏。

幾本最難忘的書

亮
軒

要問我讀過多少書，我可以很輕鬆的說出幾百本來，也可能上千，實際情形我並不清楚，也沒有統計的價值，因為事實上除了證明我個人喜歡讀書以外，什麼意義都沒有。就好比一個老影迷看電影，儘管看得再多，也不能單憑這一點來證明他「會看電影」。

看書真有些跟看電影相似，有的書是朋友說很好才去看的、有的是太有名，不得不看，懂不懂是另外一回事。有的是信手翻翻，看的時候大概連書名都沒放在心上。且不論看書的動機跟態度如何，看過之後，有些書倒真的在心裏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連帶的也直接間接的對個人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力，甚至左右了人生觀。這幾本書與古今名人列舉的「必讀書」大不相同，其中可能包括「絕對不必讀」的書。單從這麼一個簡單的事實，就可以歸納出一個簡單的結論：書的好與壞、該不該看，未必是書評家可以決定的。只有用自己的心眼去看來，才算得上上策。

我必須先嚴格的限定自己只能舉出十本，否則的話，必然一發不可收拾。

(一)、吳鳳畫像。在那一年看的這本書已經不記得了，只能確知當時尚在識字不多的年齡。一種長方形橫翻的版本，厚厚的有一百多頁。那裏出版的也不記得了，畫得很好，絕對比現在一般的兒童漫畫讀物出色。畫跟文字是分開的，文字在畫幅的旁邊，兼「說話」跟「說明」兩種作用。這本畫傳敘述的既然是真實故事（多年後才見到懷疑其真實性的考據文章），便已經很吸引我了，而情節曲折、人物個性強烈、又是一個平凡得連孩子都能懂的悲壯的故事。記得看到吳鳳被山人用箭射死以後的情節時，震驚得大哭，一路哇哇的哭到看完後，仍然抽抽不止。也許那時還沒到達懂得「低聲飲泣」的年齡吧？

(二)、木偶奇遇記。看這本書時應在小學三、四年級之間，那時我自己頗能與木偶匹諾曹產生心底的共鳴。匹諾曹的頑皮、說謊、孤苦無告、無異乎正是我自己的寫照。匹諾曹的委屈，也正是我的委屈，在如此的心理背景下，這本書的感動力自不待言喻了。「要做一個乖孩子真不容易」，這是我當時的感覺。至於有沒有下過決心做乖孩子則不得而知。

(三)、水滸傳。第一次看這本書時，約摸是十歲，當時看不太懂，好像也沒看完，但是對書裏幾個人物已有極深的印象，隨口已能喚出他們的名字跟外號。武松的了不起是以後才領會到的，魯智深的乾淨俐落與粗中有細，當時便令我折服不已。英雄識英雄的情節與場面，很養成了我日後的幾分「豪傑氣象」。我的身體自幼孱

弱，從這部書裏，多少也得到了一點寄託。十幾年來一直不斷的看這本書，可能還是跟「借古英雄拳頭」的心理有關，當然也因此而一直不喜歡不用拳頭的宋江吳用。

(四)、牛伯伯打遊擊漫畫輯。這是當時很流行的漫畫書，牛哥在情節處理上的確出色，每次把牛伯伯逼到一個毫無希望的絕境裏，然後又出奇制勝的使牛伯伯反敗為勝。我簡直迷得不得了，甚至下決心將來也要做漫畫家。牛哥筆下的人物，我至今還能畫出幾個來，都得歸功於當時練習之勤。曾經畫了幾張投過稿，全遭退回，只有一張被採用，題目是：「牛伯伯也愛看中國兒童報」。因牛伯伯而引起的做漫畫家的痴夢，一直到初中畢業前才算完全放棄。

(五)、江湖俠義傳。這部由不肖生寫的武俠小說，篇幅比水滸傳還大，文詞比較淺近，共分五冊，世界書局版。我是一氣讀完的，真是痛快極了，裏頭有武功、有法道。紅雲老祖跟呂宜良鬧了五冊書，最後是「武」一道不同路，不分勝負，其精可知。該書又與清末的歷史有點關連，更增色不少。這部「大部頭」書使我以後一直不怕看大書，而且還有點迷信書越大越好，所以以後也看過了不少「磚頭小說」。對一般的武俠小說乃至於現在的武俠電影電視，我一直都提不起勁來，可能正是因為癩頭早已在「江湖俠義傳」裏過足了。

(六)、胡適著中國哲學史。這本書後來改名為「中國古代哲學史」，我看的那本還沒改成這個名字。看這本書時，正在剛剛考上高中之後，心情舒泰安祥，因此也在書上做了一些眉批夾批，這是我做「批」的開始。我之所以做批，正是作者胡適藉該書教給我的懷疑精神。我第一次看到有人以權威的姿態批評孔孟，真是又吃驚又佩服，雖然我不一定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此後過了好一段「懷疑時代」的日子，直到最近三數年，才開始覺悟出「不輕疑」比動輒要人拿證據來的懷疑更重要。

(七)、生活的藝術。林語堂著，原來是用英文寫的，經人譯成中文。這本書固然被標榜為「閑適」之作，其實表現了一個傳統書生「活」的一面。林語堂要教人過閑適的生活還是強調閑適的心情，我不確知，但看過此書後，沖淡了我原本劍拔弩張的個性，並且曉得了生活與美有不可分的關係。在服役受訓的最緊張的日程中，

我總不忘帶上這本書，偷空看一兩段，調整一下心理的節奏。

(八)、異鄉人。卡謬的這本中篇小說，真把我給嚇了一跳，因為我真的不得不同意他表現的「生命就是這麼一回事」的論點。這本書打開了我的「現代觸覺」，我逐漸能從另一個角度去看一些所謂的異端邪說，有時並能進一步的同情、了解、以至於同步。我欽佩於卡謬的並非是他的智慧，而是他誠實的勇氣。無論我做什麼、碰到難題時，我首先檢查自己是不是真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說什麼，這種習慣的養成，必與「異鄉人」一書有關。

(九)、泰戈爾詩集。這本書到底看完了沒有，我自己也不知道，從來沒有順序的看過，也從未連續不斷的讀過半小時以上，但是到底翻閱過多少次，我自己都算不清了。隨便從什麼地方開始，到什麼地方結束，都很够我咀嚼玩味的。透過他的詩，我真的看出了一星恒河的智慧——那種隨處都能窺見神靈的智慧。我癡迷於泰戈爾的簡單、博大與寧靜。這本書我買過許多本送人，但願不會有人誤會我太小兒科。

(十)、弘一大師傳。這本書是在三年前看的，陳慧劍著，三民版。弘一大師的「華枝春滿，天心月圓」八字，變成了我心中對於「完美」一詞的具象憧憬，這八個字也寫盡了弘一自己的一生。他的故事告訴了我「捨得」，無數的苦惱挫折，多因「不捨得」而起。他也教給了我「責任」，爲了維持五百年來的一顆僧種，他放棄了數不盡的榮華，甘願做一個在凡人眼中苦得不能再苦的苦行僧。他更啓示了我如何從嚴格的自我克制中汲取道德的甘泉。一個純淨的生命，正是人世間最偉大的創作，涵蓋了一切哲學與藝術。弘一以簡單的佛號提示出這個原則，我由衷的感謝他。

真正影響到我個人的書，絕不僅止於這十本，而且，這十本書也未必都有「好的影響」。許多感應可能只是一廂情願的說法，難免有誤解。

但本文列舉書目是從近百冊書目中一再刪減重選才決定的，想來它們在我心中的地位的確也不容否認。我要感謝「書評書目」的編者給我機會寫這篇文章，使我又多一次的重新檢查了自己。年事漸長，在繁瑣的生活中，若非受到點催逼，是很難有與緻從事如此的一項「全心檢查」工作。



旂士黃

0 檔案設計原理

張系國主編，六十二年五月，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印行，十六開本，九十八頁，平裝三十元。我國目前正迅速邁向工業化的途徑，因此在資料方面，也需要更現代化的訊息處理系統，自六十年起，中研院數學研究所與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合作，進行計算機軟體系統的學習研究。本書是研究人員的部分成果，全書分八章，闡述檔案結構的設計原理，以及利用電子計算機，處理各種資料檔案的技巧。

1 生之掙扎 (原書名: *Man Against Himself*)

梅寧哲 (Menninger, Karl A) 著，胡海國，楊泰瑛，符傳孝合譯，六十二年四月，臺北志文出版社印行 (郵撥六一六三號張清吉帳戶)，三十二開本，四一二頁，平裝四十元，精裝六十元，(新潮文庫八六)。

作者為精神分析大師，曾任美國精神分析學會主席，除本書外尚著有：「*The Human Mind*」，「*Love*

Against Hate”, *“The Vital Balance”* 等書。本書主要在分析人性中之自我毀壞本能，作者認為世界的破壞，不能完全歸咎於命運和自然力，而還得考慮人本身的因素——自我毀壞的本能，作者以其臨床經驗，以實際病例來說明各種不同型態的自我毀壞方法，並且提出如何以「生之本能」來抗拒「死之本能」。

1 生活之藝術 (原書名: *The Art of Living*)

莫洛亞 (Mourois, Ardré 1885—1967) 著，秦雲、陳曉南合譯，六十二年四月，臺北志文出版社印行，三十二開本，二二〇頁，平裝二十元，(新潮文庫八十四)

作者是二十世紀傑出傳記文學家，著作有「雪萊傳」、「拜倫傳」、「雨果傳」等二十餘部，論文集有「幻想世界」、歷史著作有英法法三國史。在本書內，他以自然的筆調，法國人的哲人風度，分九章娓娓道出人類生活中，種種複雜而微妙的人際關係，如戀愛、結婚、家庭生活、友誼、工作、領導、以及如何思想，如何歡度晚年等方面的藝術。為現代人指出迷津，了解生活的藝術，走上幸福之路。

1 頹廢的超越 (原書名: *It's a Playboy World*)

班諾斯基 (Banowsky, William S) 著，鄭振煌、蔣永元合譯，六十二年三月，臺北莘莘出版事業公司印行，(臺北市林森北路八五巷六五號三樓，郵撥一六四七五號)，三十二開本，一一八頁，精裝二十元，(莘莘叢書十六)

由於一種只圖個人享樂的極端個人主義發展的結果，形成一股時下流行的花花公子式哲學，風糜了大半個世界，作者以嚴肅的態度，尋求這種哲學的內含和影響，指出許多享樂主義的缺點，也讚許其中許多優點，並且提出他所深信不移的改善之道，他塑造了新理想，要求世人超越花花公子，去追求更高的快樂。

4 機械工廠之工作準備

福斯 (Voss, Egon) 著，吳家駒譯，六十二年五月，臺北協志工業叢書出版公司印行，三十二開本，一〇二頁，平裝十五元。

工業管理的主要項目包括組織、成本、工作評價、工資、工作準備以及品質管制。而工作準備實為主要部分，對於分批製造的機械工廠尤為重要。本書從成本的立場將工作準備之應辦事項，如合理化及其成本之研討，製設計劃之擬訂，生產管制及追查考核等，均作較詳細，有系統的說明，且舉例提供參考。

4 實用板金壓床工作法

陳永濱編，六十二年四月，臺北協志工業叢書出版公司，（郵撥一三四九九），三十二開本，二〇六頁，平裝三十元。

板金工作已有數百年歷史，惟初期之板金工作係手工，工具也簡陋，以致所產之品質不易維持水準，生產速度亦極慢，與今日新型壓床之自動高速生產相去很遠。本書分十章，以一般板金加工用機械、工具及其工作法為主題，旨在介紹一般壓床加工知識，協助一般壓床工廠的從業者，瞭解壓床工作的原理，及提高操作技術與效能。

4 經營的指針

土光敏夫著，顏錦華譯，六十二年四月，臺北經濟日報社印行，四十開本，二〇四頁，平裝二十五元

作者現任日本石川島播磨重工業會社董事長及東芝電器會社社長，為聞名的工業家之一。在最近四年多的時間當中，在公司內外發言約一千次，輯印成書供員工閱讀，本書是自其中選擇一百篇，彙編而成，書中闡述他經營的方針，即實施他那著名的「科學的合理化主義」。

4 稅務與會計

林季鳴等著，六十二年四月，臺北，經濟日報社印行，（郵撥一四一八三號），四十開本，二六九頁，平裝三十元。（經濟日報創刊六週年紀念叢書）

本書蒐集了五十篇有關稅務與會計的論文，各篇均根據現行稅法，投資條例等有關法令，例如建廠開辦期間的

帳務處理，進出貨物的帳務處理，營利事業的轉投資規定，交際費、捐獻、廣告費、贈送品等等的稅務處理，營業稅及貨物稅處理，統一發票領用有關規定。

5 貿易策略與企業經營

經濟日報社輯，六十二年五月，臺北經濟日報社印行，四十開本，二五二頁，平裝三十元，（經濟日報創刊六週年徵文專輯）

經濟日報為慶祝其創刊六週年，特舉辦徵文比賽，這本書就是這次徵文的佳作集，共收三十六篇論文，討論我國對外貿易環境及其對策；也討論「當前國際經濟變局中的中小企業」的應變對策，有「發展高級工業」的呼籲，有「提倡企業管理人才的培育」，更希望進而「有組織的對外投資」。

5 美國玩具市場研究

劉邦忠著，六十二年三月，臺北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委員會印行，（臺北市中山北路一四五號四樓），二十五開本，一三六頁，平裝非賣品。

美國是世界最大的玩具市場，去年（一九七二年）進口佔市場需要百分之十二，約二億美元，主要輸自日港臺三地。近來我國玩具輸美急速增加，外貿會特蒐集有關資料，據以對美國玩具市場之大小，生產狀況，消費習慣，銷售情形，進口需求等加以探討分析。以較具體的美國玩具市場情報，提供國內業界作為開拓美國玩具市場，擬定外銷策略之參考。

5 中小企業的今日與明日

楊宏志著，六十二年四月，臺北經濟日報社印行，四十開本，二七二頁，平裝三十元。

作者任經濟日報工商服務部編採組副主任，去年十月隨團訪問日本工商企業界，返國後，自十二月初，以「中小企業的今日與明日」為題，在經濟日報連載，將旅日考察期間之所見所聞，深入報導並加以評價。凡五十四篇，書後收十二篇短文為附錄，均敘述國內中小型企業的現況。

5 出口貿易入門

林建國譯，六十二年四月，臺北經濟日報社印行，（郵撥一四一八三號）、四十開本，四二九頁，平裝五十元。（經濟日報創刊六週年紀念叢書）

出口貿易對臺灣經濟太重要了，這本出口貿易入門，專門介紹出口實務。從選擇出口市場起，到選擇代理商，國外考察，推展業務，並且對於貨運應備知識，如海運、空運、包裝等等，也介紹甚詳。

5 現行地政法令大全

廬山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六十二年四月，臺北市該社印行，（臺北三六四四信箱，郵撥一五五三三號）、二十五開本，一二四八頁，精裝五〇〇元。

本書收集了有關地政法令一〇五種，都是現行法令，資料截至今年（六十二年）二月公布者。計分八部分，(一)地政基本法令二種，(二)地權法令十一種，(三)地籍法令七種，(四)地用法令四十一種及有政令釋疑，(五)地價及土地稅法令三十種及政令釋疑，(六)土地征收及征用法令四種，(七)臺北市政府地政政令及解釋令，(八)地政有關法令，如獎勵投資條例，國有財產法、建築法等六種。

5 中國問題

羅素 (Russell, Bertrand, 1872—1970) 著，宋調平譯，六十二年三月，臺北有志圖書出版公司印行，(107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六號，郵撥一六六七七號)，三十二開本，二三五頁，平裝二十五元。（有志文庫九）

原書初版於一九二二年，四十三年後的一九六五年，中國的處境雖已改變，著者仍未稍予改動，予以再版。本書分十五章及卷尾語，其中大部分是時事性的討論，例如中國的人口問題、政治問題、文化問題。著者特別注重文化問題，認為將嚴重影響今後世界。其他非時事性部分，對中國的民族性，教育及工業，提出優劣的評論，並將之與西方文明作比較，可算是對中國人的文化與人格的討論集。

8 他與她

曾燕萍著，六十二年元月，自由青年社出版，三十二開本，二〇〇頁，定價二十八元。

本書作者為心理學教授，而善用文學筆調，描述男女兩性的愛情心理，發掘問題，指點迷津。全書共輯「男女有別」「瞭解異性」「一見鍾情」「白馬王子」「女性畫像」「學生情人」「性的教育」「魂縈舊夢」「綺夢難圓」「性與責任」「成熟的愛」等十一篇。另：作者「愛情的奧秘」一書，內容同為愛情心理分析，前由大江出版社出版，初版已售罄，現由巨流圖書公司再版，改名「少女情懷」，每冊定價二〇元。

8 劍橋秋色

季薇評選，六十二年四月，自由青年社出版，三十二開本，一九〇頁，定價二十八元。

這是一本散文選集，共選當代國內作家散文十九篇，文後各附短評，可以使讀者作更深一層的欣賞。季薇先生本身是一位散文作家，對散文欣賞的能力自然高人一籌。而本書最大的特色，就是所選作品，都充滿了一片愛心，誠摯感人。

8 鍾桂方塊選集

李鍾桂著，六十二年五月，自由青年社出版，三十二開本，一七〇頁，定價十八元。

李鍾桂女士為華視「電視方塊」節目主講人之一，本書是她一年多來的講稿輯印而成。過去一年多，國際間發生了許多大事，鍾桂女士都曾加以評述，閱讀本書使人有「溫故知新」之益。我們可以從舊事件中，尋繹國際新情勢發展的脈絡，更可以瞭解我國在國際姑息逆流中的處境和今後努力的方向。

8 移愛記

蔡文甫的短篇小說集，六十二年三月，臺北學生書局印行，三十二開本，二三五頁，定價二十元。

這是作者近數年來完成的十五篇短篇小說，描寫親情、友情、愛情……用各種不同的角度和技巧，分析人性、刻劃心理、探索生命的奧秘。

8 世界文學獎小說選

福克納等著，林俊德譯，六十二年四月，高雄文皇出版社印行（郵政劃撥四一七〇七），三十二開本，二五三頁，定價二十二元。

譯者選了諾貝爾文學得獎者福克納、赫塞、史坦貝克、海明威、賽珍珠的十一個短篇以及曾獲騎士雜誌創作獎、時代雜誌創作獎、普立茲得獎作，共十四篇小說，輯成本書，無譯序，譯後記，亦無作者簡介。

8 蟬

林懷民的短篇小說集，六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大地出版社印行，三十二開本，二三〇頁，定價二十五元。「蟬」曾於民國五十八年九月由仙人掌出版社印行，這次作者收回版權，並增加了「穿紅襯衫的男孩」，「辭鄉」兩個短篇，林懷民現在中國文化學院教書，政大教書，舞蹈與寫作是林懷民藝術生活的兩個一半。

8 鮑爾短篇傑作選

舜耕譯，六十二年三月，臺北林白出版社出版，二十四開本，三七〇頁，定價二十五元。

本書共收鮑爾短篇小說「好像一場夢」、「拋棄者」、「白家的天平」等十六篇，譯者認為，鮑爾善於刻劃人世間的不平，現代生活的矯飾以及人類疲憊不堪的心靈。

8 巴黎的憂鬱（原書名：*Le Spleen de Paris*）

波特萊爾（Baudelaire, Charles, 1821—1867）著，胡品清譯，六十二年四月，臺北志文出版社印行，三十二開本，三二〇頁，平裝二十元，（新潮文庫八五）

作者為法國十九世紀最偉大的天才詩人及藝術評論家，這本散文集是他晚年名作，與他另一本名作「惡之華」同享盛名。本書由五十篇散文構成，包括異鄉人、小丑和愛神、野女人與可愛情婦、寡婦們、旅遊的誘惑、仙女的禮物、黃昏、孤獨、慷慨的賭徒等篇。他以優美的畫面，深刻的人生哲理和深入淺出的心理描繪，諷刺性的半自傳小說體裁，娓娓道來。

8 小丑

唐鐸譯，六十二年三月，林白出版社印行，中英對照，二十四開本，四九四頁，定價三十元。

8 小丑眼中的世界

宣誠譯，六十二年五月，臺北志文出版社印行，三十二開本，二六六頁，平裝二十元，（新潮文庫八十一）。

本書是鮑（磐）爾獲得去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兩部小說之一，另一部是「與貴婦合拍的團體照」。作者透過本書主角小丑的自白，道出德國經濟發展奇蹟中，德國人當前的真像實情，揭露德國人戰後的虛無世界和青年的苦悶徬徨，對現實的不滿和對傳統的違抗。尤對德國戰後宗教領域的偽善空虛，加以尖銳無情的批判。

8 莫克博士收集的沉默

磐爾著，宣誠譯，六十二年四月，臺北志文出版社印行，三十二開本，一六一頁，平裝二十元（新潮文庫八十一）

本書收集了這位德國作家具有代表性的十篇小說，如「莫克博士收集的沉默」、「笑匠」、「公正者」、「首都日記」、「戰爭結束時」等篇，從這些作品表現出早年作者在軍中所見所聞，也顯露歐洲二十年來的痕跡。有的對殘酷戰爭作強烈的控訴，有的對德國戰後復興作辛辣的諷刺。

8 新聞線上

唐經瀾著，六十二年三月，臺北皇冠出版社印行，（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三十二開本，一九二頁，平裝十五元，（皇冠叢書第三三七種）

作者任聯合報採訪記者多年，本書蒐集他的經驗談：「研討新聞的正確性與客觀性」等十五篇，舉一些實例來敘述採訪新聞，「挖」新聞的訣竅，談記者進修，職業道德等迫切的問題，也透露了一些新聞圈裏的「新聞」

信書 箱評

編輯先生：

我是一位小學教員，公餘時間很喜歡看書，也經常利用假日專程去市區逛書店，而每次逛書店，決不空手回來。因此，每月固定薪水中十分之一的買書預算款，經常感覺不夠。

家居鄉下，買書極不方便。好在，由於文化事業發達，各報紙、雜誌新書預約廣告源源刊出，還可享受七或八折的優待，因此用郵政撥款購書，成為購買新書的良好捷徑。在十多年來預約新書的過程中，偶而會碰到「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的情形。如向臺北市楊××預約「如何使用瓦斯」乙書，及××出版社預約「典籍聚散考」，在預定出版日期超過半月後，寫信去問，回信說印刷廠延誤，但這一延誤竟達二、三年之久，雖連續寫信去問，全都石沉大海。這些文化騙子，實在令人痛恨！好在這到底只是少數又少數。

預約新書，最關心的是新書內容，雖不知其葫蘆裏賣些什麼藥，但是有很多出版社如純文學、志文、晨鐘等，每有新書出版前，必先寄來一份有關新書的內容簡介，我們可以從這簡介中看出是否值得預約？實甚方便。

很多書商是爲了賺大錢而印書，但也有些書商是爲服務讀者而賺錢。前年向商務印書館購買「人文庫」，書名「奇珍小說選」，書款十二元，出版後因成本過高，未列入「人文庫」，但是書還是照樣寄來，且未要求補寄差額款，一看定價，高達三十四元之多，其犧牲服務精神，的確使人欽佩。

雖然也曾被騙了幾次，但我還是樂於採取這種簡便的購書法——郵撥預約新書。日前又接到了一本新書，可能是書局怕污損新書，封皮外還包了一層報紙。打開

書，順便看了看那張舊報，是四月一日的聯合報，在第九版薇薇夫人專欄裏，她竟破例不避嫌疑，很詳細的將書評書目介紹給全國銷路最大的民營報——聯合報讀者。

的確，「書評書目」是一本住地比較偏僻地區朋友們購買各類圖書的指南針，貢獻甚大。我現在也是「書評書目」的長期訂戶之一，除了薇薇夫人所言之外，我還有一點建議，盼望貴社多費些心力，以達成讀者的願望。

因書評書目日期都值得珍藏，因此，希望貴刊能在每卷結束後，仿效「今日郵政」代替訂戶裝訂精裝合訂本，每六期合訂一冊，封面用硬皮面（或布面）燙金，所有一切費用（包括郵寄書費）全由讀者自行負擔，如此一來，不管是閱讀或是珍藏，都極方便，不知貴刊以為爲然否？

柯萬城 四月十二日

編輯先生：

「書評書目」第五期及拙作「評『語意學概要』」之剪稿均收到，謝謝。

拙作有兩處誤排：①24頁，上16行，……「『化約』(reduce)或『可……』」「或」字應改爲「成」字。②24頁，下10行「[uncation]」應改爲「[uncation]」。

本期沒有像T A先生那類書評，是否您們覺得溫和些較好？目前壞書充斥市面，若一味鄉愿，則受害者是讀者。我們雖不必涉及人身攻擊，但對不可饒恕的錯誤，仍不妨使用較重的字眼。否則，讀者無法辨別原書到底錯到何種程度。

林正弘 五月四日

××：

我覺得像陳芳明那種對某一作家全部或大部分作品做綜論的文章，可以使雜誌有重心；我也建議偶而對非常流行的書，大受非議的書，或擲地有聲的書，同時邀請許多作家批評，使讀者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認識這本書。

黎月珍 五月四日

編者先生：

在這「知識爆炸」的時代，人人不但要看書，而

且應看好書，然而貴刊前幾期的書目，都是將某些出版社的書全部收羅，似乎未經「精選」的過程，實有失「書目」的本意。

讀者 魏焯燿 五月五日

編輯先生：

我覺得出版社本身應有完善的審核制度，對於不值得刊出的書乾脆就別印了，否則，徒然貽笑大方，更甚者，不知傷害了多少強烈求知的同胞。我覺得，一本壞書的出版，出版社和作者都具有同樣的責任。

「隱藏的空間」一書譯者關紹箕君尚有「人這種動物」及「語言的暴力」兩書，據筆者看來，後兩本的譯文，通順流利，與前者判若兩人。

必 平 五月十六日

編輯先生：

兩篇談兩個中譯本的文章很好，若無如此嚴厲的批評，則翻譯界永無改進。那種譯本讓人看了未免害人太深。書局出版這種書，也是恥辱。

紐約一讀者

J111

編輯先生：

「書評書目」是一本嚴肅的，銷路限於高級知識份子的評論及介紹的刊物，封面設計很切題，最好永不變更圖案，只變套色，切切不可轉換成「皇冠式」的封面。

第四期王文敬君建議更改英文名一事，很值得考慮。貴刊刊首發行資料應列出編輯委員姓名，座右銘及要人訓詞之類小型八股切均不可用來補白，除篇名刊頭及文章插圖外，圖案補白亦應避免。

夏祖焯 六、十八

××：

我看了「六十一年短篇小說選」，對小說的前途甚感灰心，除了「高粱地裏大麥熟」比較圓熟以外，其他各篇毛病一大堆——而子于的小說，雖說有自己的面貌，但是總是那個調調，看多了也令人難耐。作家的最大敵人乃是自己，這句話寫小說的都該牢記在心。

李茂盛 五、二十六



●本刊自創刊號至今，書目也是我們所極力經營的一項，到本期止，我們提早結束了以出版社、書店為單元的書目介紹（不少讀者認為出版社的書目極容易取得，只要買一本書，書後均附有該出版社的全部書目），從下（七）期起，將刊登以作家為單元的書目，為了配合，我們將陸續刊出該作家之小傳，尚祈讀者提供寶貴意見。此外，另一個和書目相關的專欄：「出版界專訪」，亦將於下期停止，謝謝程榕寧小姐將近一年來為本刊辛勤的採訪。

●半年來，市面上的「紙荒」也波及本刊，一向我們採用大康六〇鎊印書紙，而第五期有部分紙張採用模造紙，這是迫不得已，好在本期已有改進，但存紙量有限，我們將儘力而為，以求期期能滿足讀者的希望。

●在一片「漲風」聲中，我們極不願告訴讀者有關漲價的問題，惟為了維持最低成本，我們不得不宣佈上漲三元，但原有訂戶，如在七月底前辦好續訂手續，仍以原價格計算，即一年（六期）五〇元，兩年（十二期）九〇元，從七月一日起，新訂戶訂閱的價格是一年六〇元，兩年一一〇元。

●本期由於「談家變」的篇幅超出預算，許多好稿均不得不延至下期刊出，計有「國文系學生必讀書籍舉要」（王更生）、「我讀『歌謠週刊』」（黃樹人）、「讀『風樓』」（丘秀芷）、「柯辛斯基的『魔鬼樹』及其他」（陶小怡）、「書評漫談」（朱繩祖）等。

●「午夜牛郎」譯者景翔先生，繼「十六位導演訪問記」、「惘然記」（刊「現代文學」五十期）之後，最近又譯了今年榮獲普立茲小說獎的「樂觀者的女兒」（該書作者韋緹，本期崔文瑜女士有專文介紹），於七月份開始分兩期在「文藝」月刊刊載。

●「書評信箱」的範圍，我們希望能逐漸擴大，單單針對「書評書目」的內容，編排提出批評固然歡迎，但我們更希望大家能發掘一些其他和書有關的問題及批評，三言兩語說出您對一本書的讀後感，等等，都是我

們歡迎的。

●過去幾期的「書評信箱」，大都從朋友給我們的信以及讀者來信中摘出，由於字數短，我們都沒發稿費，本期起，凡在「書評信箱」中刊出一則，如在千字以上，當按本刊稿費標準致酬，其他三、五百字甚至數十字的短稿，我們一律奉送本刊五冊，您拿到後轉送其他朋友，無形中，在提倡讀書風氣上，您也加進了影響力，相信是您樂意的。

●有關「書評信箱」來稿，請寄「臺北市三九——三三號信箱書評書目社收」。

●本刊徵求一冊王潤華先生譯的「偉大的蓋次璧」中譯本，如有讀者肯借給我們使用一段時間，請與本社連絡。

●本刊社址搬到中華路不久，現又搬回博愛路五十七號四樓，電話仍舊是三三三七六三，前一陣子因遷移住址辦理移機，當中有近十天的時間電話不通，現已恢復。

●讀者如欲購本刊一至五期（每冊十二元），除直接向本社郵購（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外，亦可至中國書城（大地出版社），中華書城（清流出版社）或巨流圖書公司門市洽購。

●讀者意見調查表有關資料統計，原擬於本期提出綜合報告，現因國外讀者的意見調查表最近纔陸續寄回，爲了更週密詳確起見，決定改在下期刊出。

●林柏燕「評西方文明下典型的牢騷小說『何索』」，題目在做鋅版時漏掉了「典型」兩字，特此說明，並向作者致歉。

●下期本刊將進入第二年，我們有許多新的計劃將展現，請讀者拭目以待。

●本期四十三頁晨鐘新書廣告「第二性」第一行第一個字「三」，應移到第一行末尾，係三卷之「三」；四十六頁第二行最後一字「家」應置第一行末尾，即「誠然予那手握字典就大搞翻譯的作家不小的當頭棒喝。」改版時不慎弄錯，特此更正。

批評索引 方 邁

民國六十二年四至五月份

壹、雜誌部份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次	年月
一時多少豪傑 (David Halderstam)	梅	達	克	拾 穗	276	205—208	62.4
「十五年來中國大陸的文學」 讀後(夏志清)	楚	山		幼獅文藝	232	6—7	62.4
斯坦貝克和「人鼠之間」	汪	洋		文 壇	154	162—168	62.4
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的研究 評介	楊	聯	陞	食貨月刊	2:3	88—95	62.5
黎晉偉與「五月風雷集」	張	徵	貞	藝文誌	91	19—20	62.4
「天地一沙鷗」的完美與自由 思想(李查·巴哈)	秋	水		幼獅文藝	232	4—5	62.4
愛的傳燈—從「天地一沙鷗」 談起(李查·巴哈)	江	雪	樺	文 壇	154	44—45	62.4
「天地一沙鷗」讀後感(李查 ·巴哈)	許	照	男	臺電月刊	125	33	62.5
我讀「天地一沙鷗」後(李查 ·巴哈)	莫	君	祥	新 知 識	70	21	62.5
讀「天地一沙鷗」有感(李查 ·巴哈)	無	名	氏	土銀行訊	22:4	44—47	62.4
海鷗是你自己—簡介天地一沙 鷗(李查·巴哈)	陳	普	緣	菩提樹	254	39	62.4
「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李查·巴哈)	中	外	文	摘	10:4	107—112	62.4
倫敦教授與「天籟」(凌耿)	卓	里		中央月刊	5:6	148—151	62.4
張君勳比較中日陽明學引言讀 評	艾	奧	林	學 園	8:6	16—17	62.4
「日文書刊所載有關臺灣土著 論文目錄(-)」讀後(吉原彌生)	于	嘉	雲	人類與文化	2	44—45	62.4
「中國現代文學大系」詩部份 評議(洛夫主編)	陳	芳	明	書評書目	5	34—49	62.5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	次	年月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一書讀後(桂崇基)	黃	大	受	中華書訊	3	8		62.4
周著「中國經濟史綱」簡介(周金聲)	陳	少	廷	大學雜誌	63	80		62.4
一頁痛史的重溫—「民主自由被出賣的歷史悲劇」讀後(Hamilton Fish)	張	亞	灃	中央月刊	5:7	146—149		62.5
史坦貝克與憤怒的葡萄	田	維	新	中央月刊	5:7	91—98		62.5
「包可華看世界」中的幻象與現狀	桂	文	亞	皇冠	39:2	174—175		62.4
老子的文學價值	陶	滌	亞	文壇	155	30—37		62.5
老殘遊記的價值(上)(劉鶚)	李	辰	冬	學粹	15:3	11—14		62.4
羅志淵先生著「西德政府及政治」評介	曾	濟	群	東方雜誌	6:11	34—40		62.5
新現代詩的起點——羅青的「吃西瓜的方法」讀後	余	光	中	幼獅文藝	232	10—30		62.4
自卑與超越(Alfred Adler)	吳	英	璋	現代學苑	10:5	42		62.5
評狄約翰著初級及中級漢語讀本	朱	文	長	東方雜誌	6:10	63—68		62.4
社會工作專業化之研究(蔡漢賢)	白	秀	雄	社會建設	16	144		62.4
評介「把生命放在手中」(趙雲)	朱	星	鶴	書評書目	5	93—100		62.5
李宗黃回憶錄	胡	庸		現代學苑	10:4	42—43		62.4
「妻與妻」讀後(楊青蘊)	吉	維		青溪	71	100—105		62.5
我思故我在(笛卡爾)	達			現代學苑	10:5	41—42		62.5
「我國大學文學教育之聲平議」糾謬(趙滋蕃等)	顧	俊		世界評論	20:6	28—34		62.5
有感於「夜空下」(林南)	趙	雲		幼獅文藝	232	194—197		62.4
平心論武陵人(張曉風)	衛	民		大學文藝	15	49—53		62.5
評「武陵人」的演出(張曉風)	魏	子	雲	幼獅文藝	233	223—226		62.5
「東南亞之華僑」評介(Victor Purcell)	張	興	唐	文藝復興	40	6—11		62.4
評介「帕麥斯教爵士」(Jasper Ridley)	程	琮	英	史蒼	3	88—90		62.5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次	年月
所羅門王的指環 (康樂·勞倫茲)	蔡式淵	幼	獅	37:4	49—50	62.4	
軍人 (B. Herbert & James T. Wooten)	那遜	拾	穗	277	205—208	62.5	
美國法律漫談 (Harold J. Berman)	陳長文	人與社會	1	62—63	62.4		
美國企業的現在與未來 (美國新聞總署一九七〇年輯)	李紹盛	社會建設	16	145	62.4		
班家四人寫成的前漢書 (班超等)	李甲孚	海外學人	23	58—64	62.5		
教會為何興亡? (凱利的為何保守教會會發展?)	季憲人譯	鐸聲	11:4	33—34	62.4		
政治發展的理論 (江炳倫)	張京育	人與社會	1	61	62.4		
江著「政治學論叢」讀後 (江炳倫)	溫秀紅	憲政評論	4:4	31	62.4		
「思考的藝術」 (Rudolf Flesch)	齊以厚	書評書目	5	30—33	62.5		
科學與文化 (R.B. Lindsay)	達	現代學苑	10:4	41—42	62.4		
苦讀細品談「家變」 (王文興)	顏元叔	中外文學	1:11	60—85	62.4		
論「家變」之結構形式與文字句法 (王文興)	歐陽子	中外文學	1:12	50—67	62.5		
淺談「家變」的文字 (王文興)	張漢良	中外文學	1:12	122—141	62.5		
高踏明晰與低迴諷刺—論芥川龍之介的文學風格與成就	賴祥雲	幼獅	37:5	94—96	62.5		
唐太宗與貞觀之治 (施義勝)	邢義田	現代學苑	10:4	43—44	62.4		
馬爾泰手記 (R.W. Rilke)	康侯	現代學苑	10:5	43—44	62.5		
「真理與事實」的啓示 (丁熊照)	陳光棣	古今談	96	3	62.4		
「真理與事實」讀後感 (丁熊照)	吳怡	古今談	96	4	62.4		
論傑克·倫敦閃耀著異樣靈魂光芒的自然文學—讀「原野的呼喚」	江雪樵	文壇	155	46—55	62.5		
姚克的「清宮秘史」和孫瑜的「武訓傳」	蔡丹治	幼獅	37:5	84—89	62.5		
剪掉批評的辮子	陳芳明	中外文學	1:12	92—100	62.5		
文學的新生代	李國偉	中外文學	1:12	80—91	62.5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次	年月
從中國的「現代文學大系」談到美國的「這是我的最佳作品」	雨	田		書評書目	5	67—73	62.5
企業管理的世界一評「現代企業管理」(伍理斯)	何	兆	寧	今日世界	507	29	62.5
評介巴特費爾德之「基督教與歷史」	周	樑	楷	新時代	13:5	31—33	62.5
「莊子的政治思想」(蔡明田)	邢	義	田	書評書目	5	62—63	62.5
瑪嘉列特·米德一兼及其新作「黑莓的冬季」	美	新	處	書評書目	5	50—52	62.5
李冰是「馱糧的駱駝」(梨花開的時候)	桂	文	亞	皇冠	39:3	148—151	62.5
「健康的生活」(美國醫學協會)	廖	運	範	書評書目	5	15—19	62.5
動態社會工作(廖榮利)	白	秀	雄	社會建設	16	143	62.4
貧窮對策；(美國)財富重分配方案粹編 (Theodore R. Mermor)	徐	震		社會建設	16	141—142	62.4
曾氏家書論學述略(曾國藩)	黃	盛	雄	學粹	15:3	19—20	62.4
雲樓閣讀新記一1.「敦煌漢碑記錄」(郭永亮) 2.韓百詩譯註卜郎卡班「蒙古史」讀後	陳	祚	龍	民主潮	23:4	23—25	62.4
讀吳萬谷「超象樓詩」書感	蔣	勵	材	建設	21:11	35—36	62.4
「森林記事」裏的純情與孤獨感(赫塞)	桂	文	亞	皇冠	39:2	172—173	62.4
看羅青的雙行短歌集	林	煥	彰	青溪	71	114—119	62.5
「短篇小說透視」讀後(王鼎鈞)	吉	維		青溪	70	159—166	62.4
評介「短篇小說作法研究」(威廉)	覃	思		新文藝	206	153—164	62.5
統治英國(Daphne Du Maurier)	赫	瑞	那	拾穗	277	204—205	62.5
源氏物語桐壺與長恨歌(紫式部與白居易)	林	文	月	中外文學	1:11	8—20	62.4
吉拉斯「新階級」讀後	楊	起	元	獅子吼	12:4	26—29	62.4
「道家與神仙」讀後(周紹賢)	波	多	野	太郎	4	8	62.5
「當代貨幣論理與政策」(林鐘雄)	何	瑞	坤	經濟學報	7	86	62.5

篇	名	評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次	年月
評介：農業的內捲—印尼生態變遷過程 (Clifford Geertz)	黃應貴	人類與社會	2	24—27	62.4	
新的寫作角度—「漫談美國」 (林慰君)	桂文亞	皇冠	39:3	146	62.5	
語意學概要 (徐道鄰)	林正弘	書評書目	5	20—27	62.5	
讀了「趙元任夫人的自傳」 (楊步偉)	萬春芝	新知識	69	16—17	62.4	
臺北人 (白先勇)	辛鬱	人與社會	1	62—63	62.4	
評臺灣的報紙副刊 (下)	蕭蕙蕙等	書評書目	5	76—92	62.5	
「臺灣的鹽業地理之研究」評介 (何金鑄)	周維亮	鹽務	43	52—55	62.4	
評柳著「臺灣金融發展的研究」 (柳復起)	謝天	臺北市銀	4:4	27—28	62.4	
評榮之穎的「臺灣現代詩選」	戴維林	幼獅文藝	232	132—141	62.4	
製造商與貿易商都該有的書 (臺灣企業指南 Kompass Taiwan 1973)	志失	綜合月刊	54	82—84	62.5	
論韓愈的作品 (上)	劉中穌	文藝月刊	47	32—42	62.5	
讀閔徵草堂筆記書後 (紀曉嵐)	杜負翁	壽世	9:9	13	62.4	
評岩上詩集「激流」	陳鴻森	青溪	70	70—77	62.4	
歷史論集 (Edward H. Carr)	趙林	人與社會	1	61—62	62.4	
吳敬梓與「儒林外史」	丘秀芷	新文藝	205	106—112	62.4	
難忘的老長官—讀「戴笠將軍的人情味」有感 (喬家才)	勞建白	中外雜誌	13:5	48	62.5	
讀姚譯顏惠慶英文自傳感言 (姚崧齡)	張忠絨	傳記文學	22:4	29—32	62.4	
「翻譯研究」讀後 (思果)	吳鯤生	書評書目	5	124—126	62.5	
不可相提並論—讀「藝術家眼中的世界」有感 (賴德邁)	孔嘉	臺北攝影	625	10—11	62.5	
我讀過墨人的一「魔障」	書迷	中華書訊	3	8	62.4	
靈性的訊息—麥寇·班芮地的詩	余素	青溪	70	31—33	62.4	

貳、報紙部份

篇	名	評者	報紙名稱	版	年	月	日
「談大一英文」讀後(下)(顏元叔)	徐振東	中央日報	9	62.4.1			
推介「學生科學文庫」(師大師專教授等編)	高梓	中央日報	9	62.4.3			
評「社會科學的性質及發展趨勢」(魏輔)	郭振羽	中央日報	12 9	62.4.12 4.13			
李著比較新聞學書後(李瞻)	陳立夫	中央日報	9	62.4.14			
再談大一英文(顏元叔)	唐玉堯	中央日報	9	62.4.19			
「談大一英文」讀後(顏元叔)	維平	中央日報	9	62.4.28			
「讀者評言」讀後(陳燕)	熊小南	中央日報	9	62.4.29			
人與社會(四月創刊)	彭歌	中央日報	10	62.5.5			
「子女姓氏」讀後(誓選)	張正祥	中央日報	10	62.5.9			
梁著「開羅會議」簡介(梁敬鐸)	沙學浚	中央日報	10	62.5.11			
中國史學名著(錢穆)	彭歌	中央日報	10	62.5.16			
自信與自知(讀錢穆的中國史學名著)	彭歌	中央日報	9	62.5.22			
從張愛玲的小說看作家地位的論定	林柏燕	中華日報	9	62.4.1—2			
「潮流與點滴」讀後(陶希聖)	文交	中華日報	5	62.4.2			
批評的失敗—西雅圖散草(Henri Peyre)	林綠	中華日報	9	62.4.4—7			
評「明代驛遞制度」(蘇同炳)	星斌夫作 孫雪岩節譯	中華日報	10	62.4.5			
中文系學生的苦悶—「大學教育論叢集」讀後感(中華日報)	擎天神	中華日報	9	62.4.9			
評介「銀河」(龔湘萍)	嶽峯	中華日報	5	62.4.9			
華副三月份小說	周伯乃	中華日報	9	62.4.11			
我讀唐詩三百首詳析(中華書局編)	王逸祥	中華日報	10	62.4.12			
主觀者言	朱西寧	中華日報	9	62.4.12—14			
思想意識沒有時空的限制—讀「天地一沙鷗」的感受(李查·巴哈)	黃紹祖	中華日報	9	62.4.15			
評介「冒險犯難記」(鄧文儀)	文真	中華日報	5	62.4.16			
紅樓夢對婚姻制度之影響(曹雪芹)	費海璣	中華日報	9	62.4.16—17			
評「文學創作與欣賞」(王逢吉)	金劍	中華日報	10	62.4.19			
「談中文系學生的苦悶」並致擎天神同學	江筠	中華日報	9	62.4.20—21			

篇	名	評者	報紙名稱	版	年	月	日
一本好書（海穆·基·吉諾特的父母怎樣跟孩子說話）	叢	林	中華日報	9	62.4.22		
「大學文學教育論戰集」讀後（中華日報）	陳	訓章	中華日報	9	62.4.22—23		
推介「苦未盡·甘不來」（徐詠平）	小	笛	中華日報	5	62.4.23		
「旁觀者言」讀後（雨田）	蕭	天	中華日報	9	62.4.24—26		
我讀「啞謎」（呼嘯）	文	文	中華日報	10	62.4.26		
中文系學生的出路（讀擎天神中文系學生的苦悶）	于	大成	中華日報	9	62.4.30		
「注音符號新教材」讀後（柯遜添）	鄭	發明	中華日報	5	62.4.30		
我讀「旅程」（應未遲）	海	歌	中華日報	9	62.5.1		
答「主觀者言」（朱西寧）	雨	田	中華日報	9	62.5.2—5		
我讀「教育研究與實踐」（余瑞霖）	吳	玲	中華日報	10	62.5.3		
評介「歐西文壇新風貌」（崔文瑜）	廖	清秀	中華日報	5	62.5.7		
評「非此非彼」（舒暢）	林	柏燕	中華日報	9	62.5.8—9		
推介「我愛中國」（愛爾娜）	劉	國光	中華日報	10	62.5.10		
公式乎？創作乎？—華副四月份小說後讀	程	昌	中華日報	9	62.5.12		
得罪者言—專覆林柏燕先生（評張愛玲）	水	晶	中華日報	9	62.5.13—51		
我讀「林肯外傳」（Dale Carnegie）	林	慈璋	中華日報	5	62.5.14		
「生活與倫理」課文的商榷（國立編譯館主編的第十二冊）	黃	麗飛	中華日報	5	62.5.14		
繫「抓住就寫」（孫如陵）	田	子	中華日報	9	62.5.15		
文藝界新「偶像」（鄭慶慈）	南	郭	中華日報	9	62.5.17		
閒話「不是閒話」（曾門）	林	鍾隆	中華日報	10	62.5.17		
「旌旗邈邈」會不通嗎—為國劇正詞請益於吳延環先生	黃	麗飛	中華日報	9	62.5.20		
讀「雜記趙家」（楊步偉）	文	文	中華日報	5	62.5.21		
簡介「中華藝術史綱」（譚且罔主編）	雨	弟	中華日報	10	62.5.24		
我看黎世芬的「餘糧」	王	鶴霄	中華日報	9	62.5.25—26		
紅樓夢與婚姻制度（曹雪芹）	張	欣伯	中華日報	9	62.5.27—29		
我讀「怎樣辦好國民小學」（林財興）	公	孫張	中華日報	5	62.5.28		

篇	名	評	者	報紙名稱	版	年	月	日	
評介「中國社會歷史的分析」(陶希聖)	維	揚		中華日報	10	62.	5.	31	
朵朵小花—「紫色毛線衣」讀後(小民)	小	魚		大華晚報	10	62.	5.	7	
簡介梁著開羅會議(梁敬婷)	吳	平		大華晚報	10	62.	5.	7	
思果的翻譯研究	程	榕	寧	大華晚報	10	62.	5.	7,14	
一本談論代溝問題的書(The Gap by Richard Lborer & Ernest Fladell)	關	雲		大華晚報	10	62.	5.	14	
向善—評介「宋瑞勵志文集」	方	堃		大華晚報	10	62.	5.	21	
李慧淳研究水滸傳	程	榕	寧	大華晚報	10	62.	5.	21,28	
「書評與書目」	薇	薇	夫人	聯合報	9	62.	4.	1	
美國南方女作家韋緹與「樂觀的女兒」	崔	文	瑜	聯合報	14	62.	4.	14	
水晶鐘	彭	歌		聯合報	14	62.	4.	22	
史迪威事件(Barbara W. Tuchman的史迪威與美國之在華經驗)	彭	歌		聯合報	14	62.	5.	12	
福賽斯的「敖陸秘卷」	張	時		聯合報	14	62.	5.	17	
中國筆會季刊(The Chinese PEN)	彭	歌		聯合報	14	62.	5.	19	
「我們這一幫」(Philip Roth)	彭	歌		聯合報	14	62.	5.	26	
一部男性小說—談「激流」	崔	文	瑜	聯合報	14	62.	5.	27	
評論「半生緣」中「自然主義」的色彩(張愛玲)	水	晶		中國時報	12	62.	4.	8—12	
從另一個角度看「鳥叫」(翔翔)	袁	則	難	中國時報	12	62.	4.	13—15	
再談莎翁聲籍三種中譯(梁實秋、虞爾昌、方平譯)	施	穎	洲	中國時報	12	62.	4.	26—29	
牛魔王的悲劇(吳承恩的西遊記)	姚	詠	萼	中國時報	12	62.	5.	8	
「秋決」——民族藝術	顏	元	叔	中國時報	12	62.	5.	8	
談「白蛇傳」(馮夢龍)	王	拓		中國時報	12	62.	5.	23—24	
傑恩柯克脫的世界(評柯克脫文選)	李	慕	白	中國時報	12	62.	5.	26	
索忍尼辛與「一九一四年八月」之含義	徐	昌	麟	譯	大華晚報	10	62.	4.	3
吳敬梓與儒林外史	逍	遙		大華晚報	10	62.	4.	9	
新面貌新未來—「心理操縱學」的奇妙效果(Maxwell Maltz)	關	雲		大華晚報	10	62.	4.	9	
賽珍珠的「銀蝴蝶」	魯	丁		大華晚報	10	62.	4.	16	

篇	名	評	者	報紙名稱	版	年	月	日
語意學的全面探討 (Robert L. Benjamin)	李	師	鄭	大華晚報	10	62.	4.	23
值得喝采的「勇士們」(Samuel Vane)「四勇士」的原著 (James Dickey)	關	雲		大華晚報	10	62.	4.	30
「天地一沙鷗」讀後 (李查·巴哈)	鳳	兮		新生報	10	62.	4.	16—20
對「孝道與法律」的檢討 (文心然)	志	兆		新生報	10	62.	4.	25
寫在「輪」之前 (Arthur Hailey)	彭	歌		新生報	10	62.	4.	28—29
人口問題 (讀李爾航的七十年代臺灣人口問題新評議)	史	銘		新生報	10	62.	4.	29
杜甫「昭君怨」的欣賞	思	潛		新生報	10	62.	5.	15
看話劇「長白山上」(王生善)	楨	榆		新生報	9	62.	5.	24
我讀「諸葛安」(文文)	林	秀	英	新生報	10	62.	5.	28
「人生的光明面」給我的影響 (皮爾)	康	子	英	國語日報	7	62.	4.	3
實用的「兒童提早寫作方法」(黃基博)	馮	俊	明	國語日報	3	62.	4.	3
我讀「小蝌蚪找媽媽」(林鍾隆)	曾	門		國語日報	3	62.	4.	8
王筠的說文研究	蘇	尙	耀	國語日報	3	62.	4.	12
「鸚鵡皮杜妮」的研究 (羅傑·杜沃森)	陳	正	洽	國語日報	3	62.	4.	15
「說文通訓定聲」介紹 (朱駿聲)	蘇	尙	耀	國語日報	3	62.	4.	19
「泡泡兒飄了」的含義 (徐正平)	林	桐		國語日報	3	62.	4.	22
劉半農譯「貓的天堂」讀後	任	之	渙	國語日報	3	62.	4.	26
一篇有問題的論文—「兒童與書」讀後 (Anthony Storr)	鍾	隆		國語日報	3	62.	4.	29
「雪中鹿」的研究 (味麗安·雪林)	陳	正	洽	國語日報	3	62.	4.	29
「小麻雀的眼淚」的創作效果 (張彥勳)	林	前		國語日報	3	62.	5.	6
我讀「沒有國家的人」(愛德華·埃佛特·霍爾)	曾	門		國語日報	6	62.	5.	6
我看「么兒的日記」(鬮瀛)	泰	朝		國語日報	7	62.	5.	9
「兒童錯別字的分析研究」讀後 (臺北市國語推行委員會)	馮	俊	明	國語日報	3	62.	5.	10
數字與語文—「紅樓夢」在語文上的貢獻 (曹雪芹)	黃	守	誠	國語日報	3	62.	5.	10,17,24,31

篇	名	評	者	報紙名稱	版	年	月	日
「小白楊」讀後（蘆笛）	藍	溪	國語日報	3	62.	5.	13	
讀「冒氣的元寶」（唐逸陶）	林	鍾	國語日報	3	62.	5.	13	
談謝啓昆「小學考」	蘇	尙	國語日報	3	62.	5.	17	
我讀「小太陽」（子敏）	參	悟	國語日報	7	62.	5.	19	
「最美的花朵」（林鍾隆）	會	行	國語日報	3	62.	5.	27	
蔣夢麟先生的「西湖」	宋	東	國語日報	6	62.	5.	27	
「李氏山房藏書記」讀後（蘇東坡）	陳	宜	國語日報	6	62.	5.	27	
曾信雄著「不是閒話」推介	藍	祥	國語日報	3	62.	5.	29	

附 註：

1. 雜誌批評索引，因有些雜誌未能準時出版，無法列入本索引。
2. 篇名後之括弧，係被評書或文章之原作者。

刊登廣告·請打電話 三三三七六三

本刊是國內第一本談書以及報導出版界動態的雜誌，所有訂閱或購買的讀者，可以說絕大多數都是愛書的朋友，除了主動且義務性的提供「兩月新書」園地外，我們也歡迎各出版社或書店在「書評書目」上刊登廣告，對於文化廣告，我們訂的廣告價格特別低廉，因為我們很明白，出版界不像其他各行各業擁有較多的資金。

以下是本刊的廣告價格：

- 封底（彩色全頁）三〇〇〇元
- 封底（彩色）二分之一：一五〇〇元
- 封面裡全頁：二四〇〇元
- 封面裡二分之一頁：一二〇〇元
- 封底裡全頁二〇〇〇元
- 封底裡二分之一頁：一〇〇〇元
- 首頁全頁：一四〇〇元
- 內頁全頁：八〇〇元
- 內頁二分之一頁：四〇〇元
- 內頁四分之一頁：二〇〇元
- 補白：一〇〇元

書目

本刊書目部份，將分三個單元進行，出版社和書店為第一單元，以作者的次序排列為第二單元，圖書分類為第三單元，也就是說，每一本書出版後，前後將會在本刊的書目上出現三次。一旦三個單元陸續刊畢後，我們將出版「書目1、2、3」，以供應社會上一般讀者的需要。現在我們進行的是第一個單元，刊登各出版社或書店的全部書目，本社如此做純係義務性質，不收任何費用。讀者如欲訂購曾在本刊書目上出現過之任何書籍，一律照定價八折優待，海外讀者另加郵費百分之五十。

⑩ 杏文出版社

書名	譯著者	臺/幣
1005 赫里遜內科學	臺大內科醫師合譯	學生版 500元 精裝本 600元
1006 內科病案討論 (第一冊)	謝博生編著	100元
1007 健康的生活	陳炯明主編	平裝 60元 精裝 70元
1008 微恙彌珍	胡海國·廖素娥合譯	22元
1009 初為人母	楊泰瑛·王南焜合譯	12元
1010 細菌剋星	吳晉編譯	18元
1011 手術與你	蔡挺英譯	18元
1012 青少年的性問題	鄭泰安譯	25元
1013 與父母親談問題	楊庸一·王溢嘉合譯	25元
1014 女人與疲勞	陳昌平譯	20元

⑪ 大地出版社

1015 父母怎樣跟孩子說話	張劍鳴譯	25元
1016 父母怎樣管教青少年	張天溥譯 姚宜瑛	25元
1017 愛爾蘭手記	彭歌著	24元
1018 風樓	白辛著	22元
1019 論藝術	張秀亞譯	平裝 20元 精裝 30元
1020 斑衣吹笛人	吳奚眞譯	平裝 20元 精裝 25元
1021 傻子金寶	劉紹銘譯	平裝 25元 精裝 30元
1022 芥川獎作品選集(-)	劉慕沙譯	平裝 28元 精裝 33元
1023 芥川獎作品選集(-)	劉慕沙譯	平裝 25元

1024	翻譯研究	思 果譯	平裝	50元
			精裝	70元
1025	怎樣愛你的孩子	張劍鳴譯	平裝	28元
			精裝	48元
1026	蟬	林懷民著	平裝	25元

⑫先知出版社

1027	從上帝到人 (修訂再版中)	W. James 等著 傅佩榮編譯		20元
1028	語意學的全面探討	Robert L. Benjamin著 傅佩榮、陳文聰、楊世雄合譯		20元
1029	發展中的存在主義 (再版)	鄔昆如著		20元
1030	青年與國難	馮滙祥著		20元
1031	存在的童話 (再版)	鄔昆如著		15元
1032	人的現象(簡縮本) (再版)	德日進原著 鄭聖沖編譯		20元
1033	神的氛圍	德日進原著 鄭聖沖譯		25元
1034	卡繆的眞面目	傅佩榮編		20元
1035	基督信仰的創始者	Dodd 原著 鄭聖沖、夏敏合譯		30元
1036	現代存在思想家 (增訂再版)	項退結著		25元
1037	三度生命	鄭聖沖編譯		25元
1038	利瑪竇傳	羅 光著		20元
1039	牧廬文集(一)羅馬四記	羅 光著		30元
1040	牧廬文集(二)臺南五年	羅 光著		20元
1041	牧廬文集(三)臺北七年 (哲學)	羅光著		20元
1042	牧廬文集(三)臺北七年 (宗教)	羅光著		20元
1043	牧廬文集(三)臺北七年 (生活)	羅光著		20元
1044	牧廬文集(三)臺北七年 (述往)	羅光著		20元
1045	天香庭院	張秀亞著		25元
1046	眞善美的故事	丁貞婉譯		25元
1047	中國古音學	張世祿著		20元
1048	周易禪解	藕益大師著		60元
1049	四書藕益解	藕益大師著		40元
1050	禪海	南懷瑾著		50元
1051	惘惘野霧中的孤夢	李仲亮著		15元
1052	李白乾杯	碧 竹 著		20元
1053	斷羽	葉海煙著		20元
1054	哲學縮型	常守義著		40元
1055	哲學史縮型	常守義著		40元

本刊過期雜誌

(一至五期)

每冊售價12元

(原定價10元)

合購優待價八折48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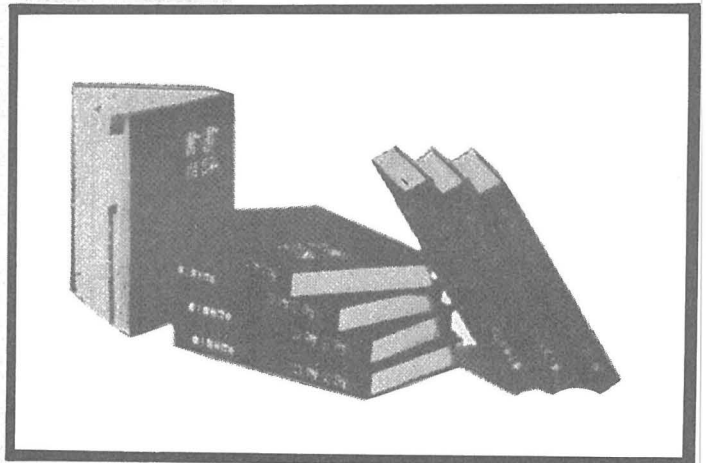
(郵票通用)

劃撥26224號書評書目社

本刊合訂本出版了！

布面精裝·每冊特價50元
劃撥 19274 號書評書目社

書書
目評
CRITICISM
&
CATALOGUE



代售 司公書圖流巨 (社版出地大) 城書國中
(社版出流清) 城書華中